

周禮正義

詒澤題

拾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周禮正義卷六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秋官司寇第五

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疏司寇

第五者阮元云第五唐石經作第九非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者司寇於六官為第五於四時當秋故象之而稱秋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是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

以司寇為北方水官與經義不合不足據云寇害也者說文支部云寇暴也又一部云害傷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馬融書注亦云司寇主誅寇害云秋者道也者鄉飲酒義云秋之言愁也愁之

曰百祿是孳今詩幽風破斧孳作道又說文走部云迺迫也重文道或作酋案迺字通鄭說即

本鄉飲酒義又釋名釋天云秋酒也酒迫品物使時成也續與迺音義亦同云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者御覽時序部引洪範五行傳云西方金其性義春秋繁露陰陽義篇云秋怒氣

也故殺御覽時序部引三禮義宗云秋之言摯斂藏萬物司寇主刑亦象之也書周官僞孔傳亦

云秋司寇利姦順時殺云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者說文刀部

今隸變作刑失之說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白虎通義刑罰篇云聖人治天下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

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
疏使師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者大宰六典云五日刑典以詰

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刑禁事相因邦禁亦刑典也書立政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又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僞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官隸釋漢石經準作辟辟法義同平法亦掌邦禁之義彼蓋通司寇長屬言之立政孔疏謂專屬士師未稿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者廣雅釋詁云禁止也謂立邦禁所以防遏姦惡於未犯之前賈疏云案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罰王者恐民

以姦入罪故先設禁示之防其姦惡若有不忌為姦然後以刑罪之云刑正人之法者大司寇注云刑亦法也謂刑者立法所以正人於已犯之後引孝經說者賈疏云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刑也過出罪施者下冊為善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

皆災肆赦估終賊刑引之者證司寇行刑當審慎也詒讓案王制云刑者刑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說與孝經緯同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鄆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鄉士主六

疏大司寇卿一人者刑官之正也書立政云司寇蘇公左成十一年專云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又定四年傳云康叔為司寇書彼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僞孔

傳云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並即此大司寇卿也云小司寇中大夫二人者刑官之貳也云士師下大夫四人者刑官之攷也云鄉士上士八人者賈疏云其職云掌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

八人分主六鄉故謂之鄉士詒讓案鄉士亦謂之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云正於周鄉師之屬案鄉師蓋鄉士之為故彼注下文即引鄉士職文為

證此正與大司寇為秋官大正異國中六鄉同獄蓋即與大司寇所治官府同處故鄉士即以司寇之屬士為之鄉士職云掌國中者鄉士以主六鄉之獄訟為專職而六鄉地與王國城郭相比

故國中之獄訟亦鄉士兼掌之本職不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者舉內以咳外實則此經凡言國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難得兼及於國中而圖中之名則不通於六鄉也注疏說並未據互

詳本職疏注云士察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士師官主聽察云主察獄訟之事者賈疏云訓士為察者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士案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命理騰傷察

創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

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詒讓案古通以士為刑官之稱書舜典皋陶作士即刑官之正故大司寇亦曰大士大或作泰晏子春秋諫

上篇景公曰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周書王會篇亦有泰士彌士彌士蓋小司寇也士又通作理文子精誠篇云皋陶暗而為大理管子法法篇作皋陶為李又小匡篇云資胥

無為大司理李字通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則黃帝時已立此官李法即司寇官法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者微子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士師典獄

之官也引之者證彼士師與此士師官同曲禮六大亦有大士王引之謂即士師之屬則與刑官之正同名非周制也云鄉士主六鄉之獄者謂主國中至距玉城百里六鄉之獄也今案鄉士兼

主國中獄而鄉里實在國城之外官名鄉也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士者以六鄉地大獄訟繁多是其專職也

人疏注以刑吏為司寇與大史非也賈疏云自大司寇以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

而府史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疏遂士主六

遂士者此官與縣士方士訝士並分主郊遂公邑都家邦國獄訟之官故次鄉士之後注云遂士主六遂之獄者此與上注鄉士主六鄉之獄文例同疑亦先鄭說也不著鄭司農云者注引

舊說亦有冢上章而省者如鍾師注云鼓讀如莊王鼓之鼓即冢上章鄭司農云鄉虞聖獸而省是其證也賈疏云其職云掌四郊四郊有六遂之獄故也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所

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注公邑地廣人眾故官多方苞云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職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旬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為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案方說是也遂士掌六遂之獄而兼掌六鄉外之四郊官名遂士者亦以六遂地大是其專職也地遠又兼掌四郊故官特多至六遂之餘地為公邑者其獄訟自別掌於縣士

詳疏說並非互

縣士中七十二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之獄故鄭於縣士職注云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

曰縣之獄者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之獄故鄭於縣士職注云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

中獄者縣在四百里中故舉中以言其實外內皆掌之耳詒讓案此先鄭義也本職注引先鄭云

地本職注破先鄭固不從此義也又此官實掌四等公邑賈云三等者謂甸公邑掌於遂士其說

非也詳前疏云縣士主縣之獄者此與鄉士注文例同蓋亦先鄭說也縣士掌野亦謂之野司寇左襄十八年傳鄭炎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云野司寇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云方士也是以鄭此注云方

士主四方都
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疏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四方之

厭訟非直迎賓客為獄訟為主故亦士言之也
迎也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重文逆訝或從是聘禮注云訝迎也者後掌訝注同說文言部云訝相
迎四方賓客者本職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
送逆之是也訝士或亦謂之行李詳本職疏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朝士主外

疏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建邦外朝之法左

九棘右九棘之事以朝士為詢眾庶讞疑獄故屬秋官但序官之法秋官雖為刑獄所施至於防
禁之屬皆在秋官又於賓客是主人所敬故鄉飲酒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
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注云朝士主外朝之法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朝
門外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此朝在臯門內庫門外是也詒讓案韓非子外儲說右三朝內朝二朝
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轡戮其御彼廷理蓋即朝士請侯
三門外朝在雉門外說文佳部雉古文作雉或省為弟與茅形近故韓子作茅門史記魯世家築
雉闕門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主

疏司民者此官掌民數小司寇掌獻民數於王故司民

亦屬司寇注云司民
主民數者據本職文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

司刑者此官與司刺並總掌刑法之事故亦屬司寇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

疏

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說文刀部云君

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通言之凡殺皆曰刺云三訊罪定則殺之者小司寇本職注同以其職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等又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知三訊罪定民言當刺則

殺之也春秋經書魯殺大夫並謂之刺僖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經刺公子偃左傳杜注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穀梁范注說同案春秋

秋書刺即說文刺之本訓然與此經之義亦足互證但三刺之法兼有宥赦則刺者不必皆殺此官以司刺為名者亦偏舉一端為義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約言語

疏

刑禁事相成故亦屬司寇注云約言

語之約束者釋名釋書契云約束之也大史注云約劑要盟之載書及券書也盟辭券書並以言語相約束之事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盟以約辭告神殺牲飲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泄牲曰盟

疏

司盟者盟必有約書故家司約而次

之云府一人者掌盟書之藏左僖五年傳云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注云盟府司盟之官又二十六年傳說成王賜周公大盟亦云載在盟府是也注云盟以約辭告

神殺牲飲血明著其信也者說文罔部云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飲血珠盤玉敦以立牛耳罔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

明今經典並从古文省釋名釋言語云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案約辭即本職所謂盟載是也殺牲飲血詳玉府疏引曲禮曰泄牲曰盟者證盟有殺牲之事鄭彼注云泄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

盟書孔疏云異義云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諾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賀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飲血所以盟

之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二王非鄭所用然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

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

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下云贊牛耳桃荊又左傳云孟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也殺梁信九年范

注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詒讓案國語晉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周初有

盟禮故此經設司盟之官觀禮記方明之祭穀梁之義必不可通故許鄭咸不從之異義說盟牲

引毛詩說者小雅何人斯傳文彼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據詛牲而言與左傳鄭伯詛射類

考叔正同孔疏謂詛用一牲非也其盟牲當禘用六牲不徒以豕犬雞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

刑馬壓羊盟墨子明鬼篇云齊莊君之臣王里國中里微訟三年而獄不斷乃使之入共一羊盟

齊之神社史記平原君傳毛遂結楚趙之盟亦兼取雞狗馬血是皆雜用六牲唯公羊襄二十七

年傳說衛公子鱒與妻子盟則以雉為不用牲竊意六牲之中大盟詛當

用大牲小盟詛則用小牲韓毛許鄭並謂尊卑異用諸說乖異未容泥也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也職主疏職金者賈疏云

案其職云掌凡

金玉之戒令又云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

之事故在此注云職主也者享人注同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為惡曰厲厲士主疏司厲者掌舉沒盜賊人

厲司寇任器與罰金同人司兵故冢職金而次其後注云犯政為惡曰厲者毛詩小雅正月傳

云厲惡也言盜賊之人干犯政令而為姦惡此官主治之也云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厲士即謂司厲下士其職云掌盜賊之任器先鄭注釋

為兵器又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寔是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犬人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秋

官也庖人注云犬屬司寇金也

豐六十五

四

WENZHOU LIBRARY

月令注云犬金畜說文犬狗之有縣讀者也賈疏云案其職云凡祭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日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一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鄭司農云

也圜土謂獄城也今獄城圜司圜職中言凡圜上之刑人也以此知圜疏司圜者此官與掌囚

謂獄城也者大司徒注義同云今獄城圜者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幽於圜牆之中是漢時獄

亦圜牆故先鄭舉以為說云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此圜謂圜土也者明訓圜為圜

之獄也疏掌囚者此官與掌五刑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當刑殺之者疏官掌五刑

罪囚之事重於圜土之罷民故次司圜之後注云囚拘也者爾雅釋言文說文口部云囚繫也

拘繫義同云主拘繫當刑殺之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

殺之人也疏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殺猶辱也既疏掌戮者此官掌刑殺之事重於拘囚

斬殺又辱之者說文戈部云戮殺也廣雅釋詁云戮辱也戮本義為殺引申為戮尸之解本職注

云戮謂膺焚辜肆國語晉語云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韋注云陳尸為戮是戮為既死辱尸之

也名疏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一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

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司隸者帥領五隸五隸罪隸是罪人四翟則夷狄之虜也故亦屬

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司寇注云隸給勞辱之役者凡隸皆男子為奴給役之名國

語周語韋注云隸役也本職云帥其民役國中之辱事故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

卓卓臣與與臣隸孔疏引服虔云隸隸屬於吏也義亦通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

從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

略同云主官府及近郡即謂後罷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及建武後領州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為奴之家疏罪隸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臯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甸師疏

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室故注云盜賊之家為奴者詒讓

案既夕記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妻豹隸也著于丹書杜注

云蓋犯罪沒為官奴則凡有罪罰作者並入罪隸不徒盜賊之家

矣惠士奇云鷓冠子世兵篇曰百里奚官奴官奴者罪隸之奴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疏方注云征南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南

閩隸百有二十人疏方注云閩南蠻之別者職

夷隸百有二十人疏方注云征東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東

貉隸百有二十人疏方注云征北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北

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師氏又云四夷之隸統言之夷翟得通稱故注並云夷也但職方氏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而此獨無戎狄之隸或夷可兼戎貉可兼狄與互詳職方氏疏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者統五隸而言也賈疏云蠻隸以下皆百二十人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為役之員數為限其餘眾者以為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捕盜賊役國中之外謂之民者是百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表也主表刑禁者此官

暴氏皆總主刑禁之官故亦屬司寇注云憲表也主表刑禁者者憲表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者今新有法令云是憲為表示之義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此官即取宣布憲表為名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故設官以禁之注云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者民閒擅相殺戮易以兆亂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禁暴氏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讖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地官敘官疏大司寇五

刑五日官刑上愿糾暴此官所掌即糾暴之事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賓客行道所舍

禁及水禁夜禁火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諸總掌刑禁官之後注云廬賓客行道所舍者廬

三十里曰宿五十里曰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道路之官為野廬氏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醢此官之職也蜡讀如祖司之祖
疏注云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者段玉裁

云說文虫部曰蜡蠅也周禮蜡氏掌除肉部曰蠅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謂蠅所聚乳也案段據說文為釋是也蜡脂字異而義同引月令曰掩骼埋醢此官之職也者釋文埋作狸云本又

作埋醢本又作鬻案蜀石經作埋今禮記孟春令同說文骨部引明堂月令亦作埋醢彼文與此蜡氏職掌除醢合故云此官之職也狸即蠃之借字俗作埋或醢字詳監人及本職疏賈疏

云案彼注骨枯曰骼肉腐曰醢掩亦埋但醢醢不同故別言也言醢醢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祖司之祖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祖司即覲伺史漢祖擊秦皇帝應劭云祖伏伺也方言掩索取

也自關而西曰索或曰祖郭注云祖伺也三蒼祖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祖司伺古今字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者雍即雖之隸變正字當

多借雖為之白虎通義辟雍篇云雍者壅之以水穀梁傳九年傳云毋雍泉俗又作壅廣雅釋詁云壅障也月令孟秋云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說文官部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防止水

是隄防並所以壅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云萍讀為蚌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而浮取名於**疏**注鄭司農云萍讀為蚌或為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其不沈溺云此注轉寫為誤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謂今之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

作萍也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為蚌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王逸楚辭注云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與起也言雨蟻蟻之蟻不可通故讀為萍號起雨之萍王逸楚辭注云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與起也言雨

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辨一作辨一作辨與辨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辨為辨

則亦可徑從經作辨案段校近是陳壽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辨號作辨云後鄭本引爾雅正明辨辨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辨辨其大者顏者釋草文釋文云辨本亦作辨案郭本

爾雅作辨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釋草別有華蕪蕭蕭審注意疑後鄭以辨為水草與華為蕪蕭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辨故引證此經之辨明其不必改辨釋文或本作華乃後人依郭本

改與經注上下文並不相應也說文艸部云華辨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辨華也水部云辨華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約十五青並以辨辨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

如小子言平之平者蕪辨字之音也小子言平未詳所本云辨氏主水禁辨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者段玉裁云經之辨氏取名於辨草之不沈溺也幾酒禁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主注云寤覺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寤部云寤覺不寐也此官主常覺疏說誤案莊說近是夜覺謂警夜使人覺寤不犯禁也

恆在寤得禁之者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莊存與云寤不寐也此官主常覺疏說誤案莊說近是夜覺謂警夜使人覺寤不犯禁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一人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疏掌墳燬庭燬國語周語云

火師監燬草注云火師司火燬庭燬也董增齡謂即此司烜氏是也注云烜火也者鄭謂自有烜字訓為火也說文火部以烜為燬之或體云燬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燬周禮曰司燬掌行火

之政令重文烜或从亘陳壽祺云說文曰取火於日官名此據司烜氏以夫燬取火於日言之其下又曰舉火曰燬此據夏官司燬言之其下重文烜曰或从亘此以烜燬為一字也高誘淮南汜

論注亦曰燬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燬之文許師賈長伯高師盧子幹其言皆有所受蓋諸儒所見周禮司燬有作司烜者如世婦棄人環人之兩見故併兩職解之也案陳說是也王昭禹

方苞並引易說卦傳日以烜之謂此官掌取火於日故以司烜為名亦通云讀如衛侯燬之燬者春秋傳二十五年經衛侯燬滅邢說文火部云燬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段玉裁云燬

讀如衛侯燬之燬者言其音義同耳巨聲在元寒桓刪山仙部毀聲在脂微齊皆灰部合韻最近云故書燬為垣者段玉裁云或云當作故書垣為垣案段引或說是也陳壽祺黃以周說並同蓋此章注中惟此燬字為涉上文而誤此外無譌文蜀石經垣作垣則傳寫之誤引鄭司農云當為垣者先鄭定此字為垣而後從之也蜀石經作垣當為垣亦誤

倅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杜子春云倅當為滌器之倅玄謂滌除也狼狼廬道上

倅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諸主禁官之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干注云今卒辟車之屬案此本鄭說詳本職疏云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者沈彤改六皆為八云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

交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滌狼之胥亦當八胥為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案沈說近是蔣載康說同然據本職賈疏則唐本已並作六矣注杜子春云

倅當為滌器之倅者倅條聲類同賈疏云讀從特牲少牢滌祭器等之滌也段玉裁云滌器之倅古音蓋同條云玄謂滌除也者從杜讀而釋其義說文水部云滌洒也大射義射人宿視滌注云

滌謂溉器掃除射宮此官亦主掃除道路也云狼狼廬道者賈疏云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閭謂里門疏注云閭謂里門也呂氏春秋仲夏紀門閭無開

高注用許義案凡民所聚居通謂之里里外周而有圍牆其門謂之閭閭即里之外門其里中門別為閭此官掌脩除國中廛里之閭司稼之邑閭則野外邑里之閭二者地異而名同此閭不必

為六鄉五比之閭里亦不必為六遂五鄰之里也惠士奇云脩閭氏比宿禩而守閭互謂行馬禮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開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春秋內篇曰急門閭之政而淫

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公羊成元年傳卻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踰閭而語移日然後去墨子公輸篇墨子自楚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

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管子立政篇審閭開慎筭藏於里尉閭有司以時開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罔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脩閭氏

歟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玄謂冥方之冥以繩糜取禽獸之名

疏

冥氏者以下至庭氏十二職並掌攻除鳥獸蟲及

草木之官以其亦是殺伐之事故並屬司寇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者阮元云讀為漢書蕭該音義引作讀如此擬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云冥如字是也至後鄭始易其字義此

作讀為誤也王應麟云漢儒林傳堂路惠授泰山冥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冥氏春秋即冥都也惠棟云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夏本紀禹姁姓後有冥氏案阮王

亦讀是也漢書儒林傳顏注云冥真零反廣韻十五青引風俗通云冥氏漢有冥都為丞相史冥

反此音當專屬後說案段說是也依後鄭讀則冥與天官冪人之冪字同賈疏謂後鄭亦取音同以繩糜取禽獸冥然使不覺失其讀矣云以繩糜取禽獸之名者廣雅釋詁云冪覆也說文糸部

覆冪糜之故謂之冪與本職注局相禽獸之義略同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庶讀如藥莩之莩驅除毒蟲之言書不作莩者字從聲

疏

注云庶讀如藥莩之莩驅除毒蟲之言書不作莩者字從聲者毒蟲

葉鈔釋文作毒蟲羣經音辨同並誤段玉裁云讀如莩擬其音耳云驅除毒蟲之言者以與莩略同庶

氏既掌除毒蟲則其官曰庶氏可矣而書不作蟲字者庶與蟲音同是以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搏蟄獸所藏者

疏

注云穴搏蟄獸所藏者說文穴部云穴土室也賈疏云凡獸蟄皆藏在穴中故以穴為官名使取蟄獸

也

翼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翼鳥翮也鄭司農云**疏**注云翹鳥翮也者說文羽部云翮羽莖也後

鄭司農云翹讀為翹翼之翅者段玉裁云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翹即翹字翹者翼也如翼即

記字助即翹字之比是聲支聲同在古音支佳部是以大鄭如此云也鄭君載之者廣異義也如翼即

飛鵬云說文翼鳥之翮羽猛者此經翼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是翹

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披翼也或從氏作抵詒讓案許說又與二鄭異而義較長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鄭司**疏**注云柞除木之名者

載柞毛傳云除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焚來柞木李注云柞邪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

柞木翦棘李注云賈逵國語注曰槎邪所也柞與槎同案李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柞柞木也樅裘

斫也國語魯語里革曰山不槎蘖草注云槎斫也柞即槎之段字云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者刊舊

本作按釋文同宋大字本錢鈔本明注疏本並作刊與賈疏合今從之疏云見其職云夏日至今

刑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今剝陰木而水之是先刊剝之案賈說是也古無從手之按詳夏官彼官

疏鄭司農云柞讀為音聲暗暗之暗屋簷之簷者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謂讀如此二音也今

各本作讀為誤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為暗簷二字丁晏云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為迫暗

羅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書羅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豆

也玄謂羅讀如鬃小兒頭之鬃書或作夷此皆翦草**疏**羅氏者羅唐石經初刻誤從竹後磨改

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羅行水謂燒所變草乃水之**疏**從井釋文云字或作雉者其字同耳若如葉本

則雉則是謂李軌本徐養原云今本云字或作雉同謂羅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若如葉本

作某案徐說是也注云書雄或作夷者惠棟云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

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左昭十七年傳曰五雉為五工正夷民者也正義

訓也云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近夷近夷訓夷夷為平鄭司農云掌殺草者此據夷字作

豆同引之者證夷為殺草之義詳稻人疏云又今俗間謂麥下為夷下言莠夷其麥以其下種禾

從作夷之本故引春秋傳莠夷藎崇又引方俗語言麥下禾豆謂莠讀如鬻小兒頭之鬻書或作夷

夷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即稻人莠夷之夷也云玄謂莠讀如鬻小兒頭之鬻書或作夷

者後鄭從莠不從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亦作莠氏平子讀與後鄭同惠棟云說文佳部云鬻鬻也

大從鄭從莠不從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亦作莠氏平子讀與後鄭同惠棟云說文佳部云鬻鬻也

而大曰鬻小兒曰鬻盡及身毛曰鬻段玉裁云鄭謂莠字之音義如鬻小兒頭之鬻其釋夏目至

說文艸部云莠除艸也後鄭意正本作莠或本作夷義並通不必定從或作也段玉裁云謂莠夷

灰部不特同部而且此鄭謂莠類如鬻引月令曰燒莠行水者仲夏令交賈疏云

引之者欲見莠草須燒之又須水之之意也云謂燒所莠草乃水之者舊本謂上衍非字今依蜀

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引莠人職夏日至而莠

哲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云哲讀為摠族讀為磨族之



注鄭司農云哲讀為磨族讀為磨族之族謂集

也者說文手部云擿搔也一曰投也呂氏春秋求入簡明曠巢林高注云巢窠也段玉裁云擿它
歷反音剔爵族謂爵巢也若族即公羊宣元年何注所謂摘巢也詒讓案摘巢亦見春秋彙纂五
行順逆篇丁晏云文選吳郡賦著陰山谷劉注云言其如著擿而後落山谷者陳壽祺云雀窠謂
之族猶蠶箔謂之族音謂物湊集有所藉也說文族行蠶尊是其義云玄謂著古字從石折聲者
段玉裁云鄭君謂著古字者此因天鄭義申之謂著擿古今字非有二字也釋文云李軌又思亦
反此從析作著之本又云徐文列反沈勣反此從折作著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
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礱上摘山巖空青瑠瑠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著族氏其云上
摘空青瑠瑠者釋從石之故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著無著許鄭並云從石折聲
則當作著明矣著音它歷反唯李軌本誤作著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著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
選吳郡賦著陰山谷李善音勣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著古字從石折
聲者以石投擿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為聲然則著族氏掌覆天鳥之巢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
說文著上擿山巖空青瑠瑠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著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
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
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擿取黃金鉛錫鐵也墨子耕篇曰昔者夏后開使
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擿金也猶說文言上擿山巖空青瑠瑠也折即著之借字
則著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為提提與擿古同聲著之借字
為擿猶折折之讀為提提也
折與擿聲相轉案王說是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蟲
翦者詩云實始翦商
疏 翦氏者以下四職並除蟲之官注云

也刀部云前齊斷也此翦即前之借字云主除蟲蠹者此與下赤友氏並主除陸蟲故取斷滅
之言以名官也引詩曰實始翦商者魯頌閟宮文鄭彼箋云翦斷也此引以詩翦有斷滅之義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猶言赫拔也
疏 赤友氏者阮元云說文魋旱魋也周禮有
主除蟲豸自埋者

蛙也者本職注云齊魯之間謂蠶為蠶玉蠶實與引古今字詰云蠶今蛙注蠶也後鄭意此官名
字當從蠶而蠶又非蝦蟇不當如先鄭說也訓蠶為蛙與夏小正傳訓蠶為長股同此上文及本
職注蠶字並不作蛙惟此獨異疑傳寫之譌王應麟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莢禮詒
案本草別錄云蠶一名長股生水中陶注云蠶其類最多一種黑色南人名為蛤子食之至美又
一種小形善鳴喚名蠶子此則是也廣雅釋魚云蠶蠶長股也案急就篇水蟲科斗蠶蝦蟇顏注
云蠶一名蠶蠶色青小形而長股據鄭說漢時以蠶供御則當即指陶氏所謂蛤子者爾雅郭注
之青蛙亦其類也云字從蟲國聲也者蟲當為虫蠶字從虫形而諸國聲於六書屬形聲也云蠶
乃短狐與者明蠶與蠶別亦破先鄭說也說文虫部云蠶短狐也似蠶三足以氣射害人賈疏云
案莊公十八年秋有蠶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蠶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
如疥徧身中淺淺或或故為灾禮曰惑君則有案五行志劉向以為蠶生南越由齊姜淫惑莊公
於魯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為獨鄭司農云獨 壺注云壺謂瓦

中空如壺猶輪人注以數為穀空壺中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云蠶鼓柷也瓦鼓名壺與鼓柷名
蠶从壺為形義亦相類知用瓦鼓者本職云炮土之鼓是也云涿擊之也者說文支部云殺擊也
木部云椽擊也支部云殺椎擊物也涿與殺涿殺音義並相近擊謂擊鼓作聲云故書涿為獨鄭
司農云獨讀為濁其源之濁者賈疏云先鄭雖讀涿為濁聲轉字誤故為濁猶從涿為義故後鄭
引之在下濁其源大立經文也段玉裁云故書涿作獨司農從作獨之本讀獨為濁其源之濁者
此據本職以焚石投之以杜稗午貫象齒而沈之而云也案段說是也云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為
濁者段王裁改濁亦為涿云此又別一說獨之音與水流滴涿字音相近而書亦或為涿是以鄭
君從作涿之本釋壺以瓦鼓釋涿以擊此據本職以炮土之鼓鼓之而云也各本注作書亦或為
濁誤案段校是也徐養原說同後漢書馬融傳成 壺亦作壺涿則馬季長已定從涿後鄭亦本師讀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

疏

注云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者葉鈔本釋文絜作潔與宮人注不合

不足據說文廣部云庭宮中也宮庭之中常帶除絜清此官主射妖鳥言欲使國中絜清如宮庭之中故謂之庭氏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銜枚止言語謹也枚狀如箬橫銜之為縵結於項

疏

銜枚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大祭之事故以銜枚為名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止言語謹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文選吳都

賦云銜枚無聲云枚狀如箬橫銜之為縵結於項者為縵舊本作為之縵末蜀大字本無之字與釋文合今從之大司馬注義同賈疏云縵謂以組為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阮元云詩東山釋

文引此注云枚如箬橫銜之於口為縵縵於項中縵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縵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縵結項中顏氏漢書注引作縵縵於項云縵者

結縵也縵繞也為結組縵項也勝於賈本賈說案阮段校是也互詳大司馬疏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

疏

伊耆氏者賈疏

云案其職云掌其杖杖老者所依秋是長老之方故在此注云伊耆古王者號者明堂位云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鄭彼注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曲禮孔疏引熊安生云伊

耆氏即神農氏也又郊特牲疏引皇侃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此皆以伊耆氏為神農氏而郊特牲釋文云伊耆或云即帝堯是也易繫辭孔疏引帝王世紀云帝堯陶唐氏伊祈姓伊祈即伊耆

二者並無塙證故鄭此注及明堂位注並不質言也云始為蜡以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故為蜡籥章云國祭蜡則饌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賈疏云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故

也云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謂伊耆氏以後王者鄭意此伊耆氏主齒杖與始蜡息老物義相近或即識古王者之舊德而以名官莊子胠篋篇古帝有

祝融氏而高辛火正亦名祝融是以帝王號名官之例也云今姓有伊耆氏者鄆名世古今姓氏書證云伊耆亦作伊祈帝堯號也後因氏焉魏孝文時魏懷州民伊耆苟聚眾於重山作亂洛州刺史討滅之是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

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夫主國使之禮疏大行人者以下至掌貨賄十

使命往來之官亦屬秋官者以大司寇掌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故以義類屬之云小行人下大夫

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共府史胥徒也詒讓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章注云理吏也行理小行人理通作李左襄八年傳一介行李杜注云行李行人也又襄十四年傳

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巡于路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云道人行人之官也漢書食貨志云

劉歆與揚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入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童謠歌戲又雄答書云

道字並通道人亦稱道人說文下部云迂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是也書增征僞孔傳以適人

為宣令之官肌說不足據注云行夫主國使之禮者案本職無主禮之文疑禮當作事其職云

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國使之事也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徽惡而無禮者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衛疏環人者此職與夏官環

人主致師此環人主環衛賓客也其異也注云環猶圍也者呂氏春秋愛土篇晉人已環穆公

之軍矣高注云環圍也呂飛云夏官環人注云環猶圍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

環繞之義云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衛者本職云有任器則令環之先鄭注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徇環守之圍繞與徇環義同後鄭即本先鄭義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

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今總名疏象胥每翟上士一人者翟狄字通詳內司服疏翟者蠻夷閩日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也沈彤云象胥上士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者沈彤云中士每翟二人則十二人下士每翟八人則四十八人徒每翟二十人則百二十人注云通夷狄之言

者曰象者大行人先鄭注云象胥譯官也大戴禮記小辯篇云傳言以象反舌皆至是象為通夷狄言語者之通稱也國語周語謂之舌人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是也續漢書百

官志引干注云今鴻臚據晉官況周也云胥其有才知者也者大行人注云胥讀為諧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此不云讀為諧者文略詳天官敘官疏云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韃北方曰譯者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鄭彼注云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韃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韃者呂氏

春秋慎勢篇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韃方三千里譯又作韃淮南子齊俗訓雖重象狄韃不能通其言高注云象狄韃譯也賈疏云寄者賓主不相解語故寄中國於東夷又寄

東國語於中國使相領解云象者傳南方於中國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云狄韃者鄭彼注云韃之言知也雖不訓狄狄即敵也謂言語相敵使之知也云譯者譯

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云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釋六翟通名象胥之義大行人注云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越裳為南方之夷故此云屬之

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疏**注

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者據本職文聘禮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

今使者諫客國語晉語云曰季舍于逆旅甯胤氏韋注云旅舍也逆客而舍之也左傳文五年杜

注及孔疏引賈逵孔晁並以爲掌逆旅之大夫案訝逆同義掌逆旅大夫疑即此掌訝也荀子策

辱篇云監門御旅訝御字亦通御旅蓋逆旅之賤役或即此官之胥徒與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

訝跛者之訝者賈疏云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亦訝故讀從之

也段玉裁云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古訝音同御也說文言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卿

先鄭注亦引作訝公羊釋文云逆本又作訝穀梁傳作御賈所見公羊文蓋與穀梁同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有二人主交通結諸侯之好**疏**注云主交通結諸侯之好

而結其交好是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疏每方二人也賈疏云蓋督察邦國之事

櫛云此官以掌察四方四字爲名非名掌察也此下又有掌貨賄賈疏出掌察四方掌貨賄七字

則賈氏所見經文必是掌察四方不如今本止作掌察也案俞說亦通但本職止存掌察二字唐

蜀石經已如是疑漢唐舊讀皆以四

方屬下爲何本職文闕無可質證矣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疏掌貨賄者職闕蓋掌大府內府九貢

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皆是也國語晉語云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設此

禮司貨賄是也案掌司義同司貨賄即此官也云史四人者莊存與云
官有吏無府亦錄其幣書耳薦陳而輸受者惟宰及大府內府玉府也

朝大夫每國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

而命之朝 **疏** 朝大夫者賈疏云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秋都家之
大夫云 治亦在此詒讓案此三公王子弟采地私臣之聽事於朝者命正變謂若漢郡國

邸吏是也以其得以職事達於國故附列秋官之末鄭以為王臣未審云庶子八人者賈疏云庶
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案賈說非也庶子者蓋都家貴族

之子弟未命而在官者若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是也未命則與庶子在官者同
故彼於府史之後徒之前當胥之處大射儀賓受爵于筵前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彼

庶子與宰胥為聯事亦以其職略相等也鄭彼注以為夏官之諸子非也疏以此庶子為主采地
之諸子疑涉彼注而誤詳宮伯及諸子疏注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

云者賈疏云此每國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幾
內三等采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摠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吳廷華云此居朝

廷而掌都家之治者曰朝大夫猶邑宰而曰邑大夫云爾詒讓案此國當專指大都三公及王
子弟之采地言之與王制之國為三等采地之通稱者異此官亦非王朝之士鄭賈說並誤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

及都司 **疏** 都則中士一人者此都謂小都卿之采地其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兼有之命正變謂
馬云 都則中士一人即每都置朝大夫一人云序官文每國為一句都為一句言國與都

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
大川大澗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其職皆兼

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為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夫之案
說是也此即小都之私臣為朝大夫者故降於大都之朝大夫一等也此經當與前朝大夫為

一條圖分為二失之注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者鄭以都則為官名故取大學八則治都

一條鄭分為二失之注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者鄭以都則為官名故取大宰八則治都鄙為釋云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者鄭既謂都則是官名則每都各有此官故據朝大夫言每國上中下士若干人之例擬於官名下補每都二字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治都家之土民

之獄訟以告方士疏都士者此下並都家掌刑之官以其家臣受命於王者故不屬方士而附者也亦當言每都疏秋官之末云家士亦如之者唐石經跳行別為一經宋獨本建附釋音

岳本嘉靖本同今從注疏本注亦以都家并釋則鄭本不分為兩經明矣此亦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妻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云士邑宰也與此家

士異右秋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上士二十六人中人八人賈四人五隸六百人凡正

官自卿至庶人總三千六百六十八人此外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庶子四人史八人庶子

每都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人士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六十八人注云

都家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者都士主治大都小都王子弟公卿采地之獄

士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臣為之家司馬家自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

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都家王皆不置都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案都

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故知以告方士也云亦當言每都者謂當如朝大夫都司馬例也

瑞安孫詒讓學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刑邦國以詰四方

疏 邦掌建

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三典五刑等並刑官之官法也大宰六典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此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互文以見義也注云典法也者大宰注同云詰謹也者布

憲注同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大宰注云詰禁也案訶問禁止其為非即謹救之義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漢書刑法志云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顏注云

詰責也字或作詰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救也案顏所見或本與此經異詰謹訓本爾雅釋言易姤象傳云后以施命詰四方易釋文云鄭作詰止也詰詰形近義亦得通月令詰誅暴慢注謂問

其罪窮治之窮問與謹止義亦相成鄭各據一偏為釋耳引書曰王刑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舊本耗並作耗今依蜀石經正宋蜀大字本董本宋注疏本並作耗即耗之俗呂刑云惟呂命王

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為孔傳云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荒忽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耄作耗又刑上有詳字並與偽孔本異耗釋文作

施宋附釋音本岳本同阮元云羣經音辨禾部引書王耗荒並藎之段字詳司刺疏詳刑詳大宰疏作耗荒也今釋文作施荒非詒讓案司刺經注耄亦作施並藎之段字詳司刺疏詳刑詳大宰疏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

疏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者漢書刑法志引此經國作邦下二句並同注云

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者謂新建立之國賈疏云趙商問族師職曰四圍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

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指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其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也若

然言周公之時未定天下即是新國更云新誅三盛假令周法先定新誅之國亦是新國故此云
新辟地立君也云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者釋文出為民無其字疑所見本異此言國既新

定其民素未習於教令不可驟相一曰刑平國用中典用中典承平守成之國也疏注云平
督禁故用輕法以使之漸化也

守成之國也者謂立國日久承平無事者也云用中典者常行之法者謂得輕重之中其法可以
常行即司刑所掌是也故漢刑法志云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書立政云茲式有慎以列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弑叛逆之國
用中罰僞孔傳云中罰不輕不重與此用中典義同

伐滅疏注云亂國篡弑叛逆之國者弑釋文作殺云本亦作弑案漢書刑法志顏注羣書治要
之注亦並作殺殺即弑之譌字詳大司馬疏篡弑謂侯國君臣自相篡弑叛逆謂諸侯叛

王若管蔡之類賈疏謂若滅紇叛魯非也云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者謂兵刑同原重典即
征伐之事若其國政教大亂民亦化而為惡則用重典伐滅其人以其非中典所能治故也漢刑

法志云周道既衰穆王既荒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謂之屬千贖謂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

典者也案呂刑五刑之數雖多於司刑五百章然宮及大辟數皆遞減惟劓墨倍加故司刑賈疏
謂呂刑減重入輕夏刑輕於周班氏以司刑為中典而以呂刑為重典似失之但依漢志說則刑

亂國五刑皆加重與鄭伐滅之說不同而於經義尤合吳廷華亦云三典皆以施於民者言之亂
國民心乖亂非重典不足以懾服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鄭以五刑之屬三千為重典五刑之

屬二千為輕典是也此注乃以伐滅訓重典則與經義不符大司馬云賊以五刑糾萬民刑亦
實害民則伐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非凡民俱伐滅之也案吳說是也

糾猶察疏以五刑糾萬民者謂糾萬民之惡而分別施五者之刑也注云刑亦法也者爾雅
異之疏釋詁云刑法也言亦者與上三典同義賈疏云此五刑與尋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別

刑亦法也此五刑者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者云糾猶察異之者小宰注云
糾猶察也察異之謂察其善惡而別異之案司諫云掌糾萬民之德則糾者兼善惡之辭但此官

軍刑所糾者似以一日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疏遂以外田野之刑注云郊外曰野疏注云功農功力勤

力也賈疏云以其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云野自六尺之類既言在野為功故知功是農功力勤

呂氏春秋上農篇云若民不力田命將命也守疏二曰軍刑者謂師

耳部引司馬法云小罪罪到所謂軍刑也注云命將命也者葉鈔本釋文作將令

軍行必有部分卒伍故云不失部伍也二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善疏鄉即六鄉謂

鄉里之刑大司徒云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嫻之刑四曰不弟

者賈疏云謂在鄉中之刑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既言在鄉故知

八刑以不孝為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職能其事也疏也四曰官刑者士師官禁注云官官府

糾邦治此與彼為官糾也書舜典云職作官刑義亦與此同墨子非樂篇云湯之官刑有之曰其

多才藝者司諫云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司士云以能詔事是能即謂多才藝堪任事者也云

宰夫云掌治遷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五日國刑上愿糾暴愿懲慎

為恭字疏五曰密刑上愿糾暴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疏此職作暴鄭破為恭則漢時經本已

也此國刑亦謂城郭中塵里之刑也小宰有宮刑司市有市刑此並無之蓋亦賅於國刑矣注云愿怒慎也者說文心部愿怒慎並訓謹也廣雅釋言云愿怒也是愿兼怒慎二義云暴當為恭

又似暴字故云賈疏云知為恭不作暴者以上四刑皆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以類言之故知是恭恭職糾暴與上五者相反糾則有刑故上曰五刑耳是所謂糾力糾守糾孝糾職者糾其不力不守

不孝不職也糾暴則直糾其暴而已俞樾亦駁賈云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日不睦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是所糾皆是不善者州長云正

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覆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明言糾其過惡不

得云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也案王安石王昭禹李鍾倫並讀暴如字即吳俞說所本於義為長司

市所屬市官有司號掌禁誡亂即國刑之小者荀子王制篇云抑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又議兵篇云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以圜土聚教罷民之為善也民不愆作勞有似於罷

愿即此上愿糾暴之事也**以圜土聚教罷民**之為善也民不愆作勞有似於罷**疏**以圜土聚

教罷民者此治司圜所掌過失之罷民其中有罪而未入五刑者與司救為官聯也注云圜土獄城

也者司救注同詳大司徒疏云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者國語齊語管子曰罷土無伍

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案此罷民聚教之在圜土則當在近圜土之地役作之不入司空

賈疏謂夜入圜土豈則役之司空誤互詳司救疏云民不愆作勞有似於罷者釋罷民之義釋文

云路尚書作警又作昏皆訓強案尚書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彼釋文云昏馬同本或作昏皆訓強案尚書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彼

並通陸訓強者本偽孔傳義罷與疲同筆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疲國語齊語章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荀子非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又

王肅籍云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又成相篇云曷謂罷國多私曷謂賢明君臣楊注云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說苑君道篇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案荀劉並以賢與

罷相對為文則凡人之不賢者通謂之罷謂其欲惰無行若盤庚所謂不愆作勞是人之疲病者亦謂之惰游玉藻云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注云惰游罷民也中論譴交篇云古之立國也有四

民焉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彼窮民即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此罷民散文得通不勤四職亦即不慈作勞之義也

明刑恥之 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屬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

往云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屬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

者鄭意下經嘉石之罷民云未麗于法此經無文明為已麗于法即麗於五刑之法蓋此過失罷

民所犯雖輕然已入五刑下服之科其所以不遽施刑者以其出於過失於情尚可原故免其刑

而以職事罰作之以示懲艾且冀其悔而自改也賈疏云案司教職云凡民之有裘惡者三讓而

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即此文者是也此謂言語無忌侮慢長老過淺直坐

之嘉石不入圜土者彼下文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此謂抽拔兵劍誤

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圜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為輕比坐嘉石者為

重故云已麗於法麗於法是入圜土者也云寘置也者毛詩魏風伐檀傳文段玉裁云寘者寘之

為說文寘塞也从穴真聲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因毛訓置讀之致反非也云施職事以所

能役使之者謂於近圜土之處收聚罰作之所役無定事依其所能任之事役使為之此役使與

後嘉石罷民略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是也案毛說亦謂役之在圜土足正賈疏役司

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是也案毛說亦謂役之在圜土足正賈疏役司

空之誤此圜土所役刑人亦謂之胥靡墨子尚賢下篇云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

三年

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

疏

注云反於中國謂舍

反於舊本誤于今據蜀石經正注例皆作於也士冠禮注云反還也俞越云中國者國中昭二

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並指國中案俞說是也鄭意此反中國對出圜土言之謂

里釋之羣鄉士六鄉之獄在國中賈疏引舜典有五宅三居謂彼不在中國猶言國中反于中國謂

舍出圜土任其往來於國中也賈疏引舜典有五宅三居謂彼不在中國則似以中國對外國言

之非鄭指也引司圜職曰下者賈疏云見舍之遠近云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者詩騶風

蠲疎彼箋云不齒者不與相長雅廣雅釋詁云齒年也謂不得與平民以年齒相列彼即齊語所

云齒猶錄也錄亦謂以年次相列彼與此注義相成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出謂

疏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者謂繫期未滿未當舍而擅逃亡出圜土者也 逃亡

其罪加重故施以刑也 注云出謂逃亡者謂繫期未滿未當舍而擅逃亡出圜土者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

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 **疏**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

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此并下二經論禁民

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明勝者不失矢矣注云訟謂以貨財相告者大司徒注云爭財曰訟賈疏云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是以衛侯與元咺訟是罪名亦曰訟黃度云小曰訟大曰獄案黃說是也鄭說訟獄之義於經無端證小司徒云民訟地訟不必皆爭財也士師云凡訟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則爭財亦曰獄矣詩召南行露次章云何以速我獄末章云何以速我訟非一爭罪一爭財也凡獄訟對文者皆訟小而獄大本無爭財爭罪之別蓋凡以小事相爭者所競既小其罪甚輕不必具要辭直身至官質之而已故經云以兩造祭民訟明訟者身兩至即足聽斷也以大事相告者所論既大其罪較重則不徒身至官必兼具要辭以備反覆抵冒故下經云以兩劑禁民獄明其必先入要辭文字不徒身兩至而已也然則獄訟者以其事之大小為異束矢之入輕於鈞金亦其證矣云造至也者司門注義同書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僞孔傳亦同鄭義云使訟者兩至者謂相與訟者兩人同至也呂刑僞孔傳說兩造云兩謂囚證則謂一囚一證舉一偏為說非兩至之義書兩造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造一作遭說文曰部云誓獄之兩曹也在廷東造曹遭並聲近字通蓋就訟者人兩至言之則曰造就其聽訟之地言之則曰曹在廷東蓋即謂外朝之左近嘉石之地也云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齊語韋注云兩入矢一人入矢一人不使入則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與此義同云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者欲其訟無枉曲齊語韋注云矢取往而不反也說與鄭引詩曰其直如矢者小雅大東文毛傳云如矢賞罰不偏也引之者證矢取直義云古者一弓百矢者賈疏云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及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知一弓百矢云束矢其百個與者說文束部云束縛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个讀曰箇箇枚也案百個謂以矢百枚聚縛為一束司弓矢注云每弓者一箠百矢則鄭意束矢即一箠之矢也賈疏云彼是所賜此乃入官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泮水詩云束矢其搜毛云五十矢為束彼鄭從之者彼或據在軍矢數與受賜者異故從毛傳也詩魯頌泮水孔疏云苟卿議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荀卿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詒讓案束矢之數毛與鄭不同鄭箋詩不破毛則鄭亦自無定說至毛鄭之後異義復有二家齊語韋注云十二矢為束淮南子紀論訓高注亦云箭十二為束

也此據漢書何奴傳云弓一張矢四發顏注引服虔云發十二矢也草昭云射禮三而止每射少

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案高草說束矢數似太少又鄉射大射二禮並以四矢為束則為數尤少

皆非此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書也使獄者各齋券書既兩

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疏者此亦謂獄未斷之先兩入鈞金

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疏者此亦謂獄未斷之先兩入鈞金

既斷之後則不直者入金以罰直者仍還其金束矢也易噬嗑為獄訟之象其九四爻辭云得金

矢又六五云得黃金即謂訟得直而歸其鈞金束矢也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大四辭云徒注

云爭罪曰獄今案獄者訟之大者也不必告以罪名詳前疏云劑今券書也者司約注義同小宰

注云質劑今之券書也賈疏云小宰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小宰注云

簿書之最曰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案

賈說是也劑即獄訟之要辭蓋與今鞠獄之責具結狀略相類此劑為獄要猶遂人之下劑致恥

為役要雖為券書而與小宰司市質人之質劑司盟之約劑並異也云使獄者各齋券書既兩券

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者賈疏云此聽爭罪之事與上聽訟有異此則各遣持劑之

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淮南子記論訓云有輕罪者贖以金分高注亦云以金分出

金贖罪輕重有分兩也案據小匡文則齊罰金有一鈞半鈞之差故亦謂之金分此經治獄入金

則正以一鈞為度抑或兼用金分之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對之外朝疏以嘉石平罷

制要倍半皆以鈞計於文亦得通也嘉石平罷民門左不成也成之使善疏民者此治表

惡之罷民罪輕於入囹土者亦與司救為官縣也以朝士所掌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事相次

故不與囹土聚教罷民文相屬注云嘉石文石也者說文壹部云嘉美也賈疏云以言嘉嘉善

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文理以改悔自脩云對之外朝門左者對賈疏述注

及蜀石經並作樹嘉靖本同宋附釋音本明放岳本宋注疏本並作對案說文木部樹檣文作對

又壹部云對立也經注例凡樹字咸不從籀文而煩人廬人注並有對字此注疑當與彼司但宋

本作對與釋文合今姑從之外朝門左謂庫門外外朝之東即朝士云左嘉石是也云平成也者

大司馬注同云成之使善者猶上囹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桎

桎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背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

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

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疏凡萬民之

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有寬也疏有罪過而

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罪當作舉凡經例用古字注舉注例用今字作罪前四篇並如是惟

秋官冬官二篇經並作罪疑傳寫之誤詳甸師疏上于字石經誤於今據嘉靖本正下於字亦當

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州里據六鄭言之即鄉師州長之州里也不及郊里以外者舉近足以該

遠其六遂公邑鄙之民或各於長吏所治處坐役之不必皆坐於外朝之嘉石役於王國之司

三日坐三月役也案王說是也暮祺之俗經通作期此疑後人所改詳質人疏注云有罪過謂

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者邪惡輕於過失即司教所云凡民之有表惡者彼注云表惡謂侮慢謂

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是也所罪過於義難通疑當作近罪過司教注亦云過失近罪近者

未麗於罪之言也云麗附也者小司寇鄉士注並同論衡說日篇云麗者附也說文鹿部云麗旅

行也艸部云麗艸木相附麗土而生也麗即麗之段子王疏云郵謂麗於事注亦訓麗為附又書

呂刑云越茲麗刑詩小雅正月孔疏引鄭書注云麗施也施附義亦相近云示附於法未著於法

也者此亦注用今用法也小司寇注云附猶著也廣釋詁云麗者也是麗即附附即著也司

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經云未麗於法法亦謂五刑之灋益前能民人圍土者罪已附

於法以過失不施以刑此坐嘉石者則未附於法明其罪尤輕也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者

掌囚注義同彼釋文引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案今本說文木部文不

及陸所引之備許說與鄭同賈疏云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梏拳而桎拳謂兩手共一木梏與拳

連言故知桎在手桎在足也廣雅云手閒之桎械亦是手曰桎足曰梏易志冷剛問
大齊六四童牛之桎元吉注異為木互禮震震為牛之足是在良體之中良為手持木以就足是
施桎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齊六四施桎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
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案今本廣雅釋器云杆謂之桎械謂之桎亦與賈所引異呂氏春秋孟秋
紀高注云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左傳莊三十年杜注義同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危與貳負殺窶
窶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此可證桎為足械之說郭氏山海經注則云桎猶繫縛也桎械
與鄭說異又掌囚釋文引張揖云參著曰桎偏著曰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同蓋謂手足皆著
械謂之桎手著足不著或足著手不著則謂之桎與廣雅義復不同未詳所據云役諸司空坐以
訖使給百工之役也者以司空掌百工之官故知役諸司空謂其坐日滿訖則謂給百工之役也
云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者管子大匡篇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以其
本為害於州里故役月訖必使州里之人保任其不復為惡乃赦之使得相督察禁其怙惡也賈
疏云仍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鄉即得與鄉人齒亦無垂纆
五寸之事也案注云州里之人即謂士民之同居州里者不必州里之吏也賈說未然云宥寬也

者說文內部文小司寇司刺注並同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疏肺以肺石達窮民者此即朝士云右

也注云肺石赤石也者賈疏云陰陽瘵疾法肺屬南方火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

書說肺屬金則不以爲火藏注訓肺石爲赤石者蓋以肺色本赤不謂五行屬火也賈說非五藏

徒疏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告於上而罪其長報之若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疏凡遠近惇獨老

上而其長弗達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賈疏云言遠近者無有遠近畿外畿

民帥來立於石也云士聽其辭者吳廷華云士朝士也云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者罪亦當作鼻管

或从心惇疑惇之俗體書洪範云無虐於獨僞孔傳云單無兄弟也說文走部云趨獨行也讀

非此義云惇重迫之段字又作儻方言云儻特也楚曰費小爾雅廣義云寡夫白儻則與儻訓同

無子曰獨獨也言無所依也賈疏云案王綱唯云老而無子曰獨今兼云孫者無子有孫

用必攻子司會注云士謂與家宰此遠近窮民所咳甚廣故知通舍六卿以王統邦國六卿長

六官通關百職明肺石雖掌於司寇而經窮民所復羣士所告不必專屬司寇也云報之者若上

枉州司不洽令破家遠詣公府蓋漢時民間有冤獄得詣公府上書自言故舉以爲况王書獨石

經作上卿書卿謂九卿則與諸公府為二事恐誤云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者大宰注云長諸侯也其鄉遂有地治之吏亦與所屬民為長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及畿內鄉遂大夫皆得為長也若然不言三等采地之主及三公邑大夫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

子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刑於天疏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

未重大司寇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始和和當讀為宣詳大宰疏云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者凡周正建子月朔日大司寇布刑於天下即於是日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

刑於天下者大宰布治注義同云正歲又縣其書者鄭以乃縣刑象之灋也注云正月朔日布五

月之事與小司寇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刑象者為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亦詳大宰疏云重之者謂慎重其事故既布之又縣之布憲憲刑禁注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

焉是也凡邦之大盟約澁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澁臨也天府疏凡邦之大盟約者對人

疏云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云澁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者將盟澁司盟為其盟書既盟則以此盟書正本登於天府藏之左定四年傳說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周府即謂王之天府矣注云澁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天府祖廟之藏者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是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

其貳而藏之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疏內史司會為官總也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

藏焉以貳六官此盟約亦邦國約劑之一也賈疏云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勸當也注云六官六卿之官也者謂大宰等六官之正大司寇鄭六正之

一蓋自澁登之復同受其貳而凡諸侵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疏六

也。以六典待邦國之者。賈疏云。案大宰職。以典待邦國之治。故邦國有獄訟之事。來詣王府。還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法

也。以八法待疏文。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者。命士有獄訟。亦當以邦灋斷之。經不及士者。官府之治。注云。邦法八法也。以官法待官府之治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

疏云。案大宰。以八法治官府。是以卿大夫有獄訟。還以邦之八法斷之。若然大宰。有八則治。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弊。邦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者。賈疏云。大宰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是以庶民

侯疏注云。邦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者。賈疏云。大宰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是以庶民是也。云。故書弊為懲。鄭司農云。懲當為弊者。徐養原云。說文無懲字。此與弊皆從敬聲。故相假借。列子。力命篇。懲懲訓急。速方言云。鉗疲懲惡也。皆非此經之義。云。邦成謂者。今時決事。比也。者。賈

疏云。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詒讓案。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漢之決事。比也。蓋若今

之事。例。漢書。刑法志云。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顏注云。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漢書。陳寵傳云。寵為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

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又龍子忠傳云。略依龍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敬惠棟云。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約。邦。賊。以下。八事。案。以

先鄭兩注。互證之。似當如惠說。然經義。實不如是。蓋此。邦。典。邦。灋。邦。成。並。據。大。宰。小。宰。所。掌。而。言。以。斷。獄。訟。時。必。據。典。法。成。以。定。其。是。非。而。典。法。成。則。不。專。為。刑。法。設。也。賈。據。小。宰。八。成。以。釋。此。注。

得之。先鄭似誤。謂與士師八成。為一。後鄭所不從也。云。弊。之。斷。其。獄。訟。也。者。明。與。上。邦。法。文。異。義。同。大。宰。注。云。弊。斷。也。云。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者。左。昭。十。四。年。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叔。魚。攝

理。韓宣子命。斷舊獄。叔魚蔽罪。邢侯杜注云。蔽。斷。也。此。引。蔽。罪。作。弊。獄。疑。先。鄭。所。見。本。異。國。語。大

晉語說此事云。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或先鄭兼取彼文。此引之者。證弊為斷獄訟之義。大

禮六十六

祭祀奉犬牲

奉猶進也

疏

大祭祀奉犬牲者與五官為聯事犬司寇奉犬者以犬於

注云奉猶進也者大司徒注同

若禮祀五

帝則戒之日蒞誓百官戒于百族

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

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疏

若禮祀五帝者天神之大祀大宗伯云以禮祀昊天上帝上帝即五帝之一

詳大宗伯疏賈疏云禮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摠享五帝於明堂也詒讓案當亦兼夏正南郊

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為之是以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遂戒故知大宰戒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

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大宰此云蒞誓百官亦大宰親為之是也大宰誓而

大司寇蒞其事二官為職事不得以卑蒞尊為嫌賈謂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不足據其地亦人

鬼之大祀亦當有蒞誓百官及戒百族之事故大宰說祀五帝卜戒之事下云祀大神亦享先王

亦如之是也經不徧舉者文略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者大宰云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注云既

卜又戒百官以始不徧舉者文略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者大宰云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注云既

猶言屬國語楚語云在中軍王族而已章注云族部屬也左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孔疏引劉炫云族者屬也府史等亦百官府之屬故亦謂之百族賈疏云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大

于社 社謂社主在軍者不用命于社 **疏** 大軍旅洩戮于社者小司寇小師洩戮注云王不

社謂社主在軍者也者即小宗伯大師立軍社是也云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于祖不用命于社者此甘誓文今書不作弗詳小宗伯疏墨子明鬼下篇云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

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屬杜子春云也書蹕謂

者何也告聽之中也此致必於社之義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屬杜子春云也書蹕謂

謂蹕止行也 **疏**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蹕釋文作蹕云本亦作蹕阮元云說文走

部曰蹕止行也从走為正字从足為或體段玉裁云蹕今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

書蹕字皆轉寫失其正也 **注** 云屬士師以下也者賈疏云見士師職云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

蹕于王宮 **注** 云諸侯來朝若燕饗時士師云帥其屬則士師以下上士中士下士皆蹕知者以此

後鄭云道王且蹕行人孟子司寇前王而蹕先鄭云為王道蹕除姦人可為也故杜君讀避為辟讓

案說文是部云避回也辟部云辟法也辟除為辟法引申之義其字當作辟除而使人回避其

字當作避左成五年傳晉伯宗辟重曰辟傳彼釋文上辟字音匹亦反下辟字音避最為分析此

經字當作辟而故書作避義亦得通杜以闕人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誅士朝士野廬氏條

使其屬蹕辟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案段說是也闕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也為之辟大祭

祀要紀之事蹕宮門廟門亦辟蹕並見蓋辟者唯辟除姦人猶祭義云見老者則車徒辟左成三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

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疏掌外朝之適遷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民疏

民而詢焉者以正官正武通例校之外朝之政上疑當有建邦二字朝士亦云掌建邦外朝之灋是其證也致萬民而詢即鄉大夫國大詢于眾庶之事賈疏云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

為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案下文羣吏並在內而此經獨云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獄乃致之故特言之也注云外朝

朝在雉門之外者也者依後鄭五門三朝之說三詢之外朝當在庫門之外此云在雉門外與閭人朝士注說不合疑誤沿先鄭五門雉門在庫門外之說偶失刊易也玉海禮儀引三禮義宗謂

天子三朝之外別有此三詢之朝云雉門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閒通典資禮遂謂周制天子有四朝蓋並為此注所誤不足據也江永云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

得皆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賫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土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孔廣森云臬門內之庭是為外朝凡民之出入城者得由於朝故縣

法則萬民觀之詢眾庶則萬民造之嘉肺之石民之罷者窮者至之左傳曰卿衷自朝奔喪禮曰哭辟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尸柩衰經何由而過乎案江孔說是也二鄭說朝與異同詳閭人及

言朝士疏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云危難也江永云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圖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

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語諸案左信十七年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苑而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健焉亦詢國危之事云國遷謂徙都改邑也者爾雅釋詁云

遷徙也國遷即大卜大史所謂大遷是也賈疏云謂王國遷徙若般之盤庚遷般之類若遷邠大遷於庶也者賈疏云冢適雙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為冢若無冢適后所生次冢以

下為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眾妾所生擇立之眾妾生非一是以須與眾人共詢可否左昭

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孔疏引

何休左氏膏肓難年鈞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費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荅云周禮小司

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

羣吏東面小司寇以致萬民而詢焉如此則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也也是詢立

君者使王不立愛所以示無私也盧士奇云昭二十五年左傳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

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泄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眾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

戴敬王君子曰禮大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案家適亦詳大卜疏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者大

司馬注云致謂聚眾也周書皇門篇云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即外朝致萬民之事云詢謀

也者鄉大夫注同引詩曰詢于芻蕘者大雅板文毛傳云芻蕘薪采者鄭箋云有疑者當與薪采

者謀之案此引之證萬民雖職亦在詢列也引書曰謀及庶民者洪範文民舊本並作人今依

石經正鄉大夫先鄭注引司本亦作庶人者後人依偽孔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

本改非其舊也引之者亦證詢庶民之事詳鄉大夫疏

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

疏其位者此天子外朝三

朝之朝位異金鶚云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互

子男其文略耳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互

見云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者三公北面與射人司士治朝朝位同亦以尊貴特尊之使

正與王相對也賈疏云案郊特牲君之南鄉蒼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蒼君也三公中之尊北面

屈之蒼君之意案賈以北面為屈說本崔靈恩其義未詳司士疏金鶚云上云致萬民而詢百

姓即萬民也朝士則謂之眾庶孟子言民為貴外朝為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

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為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故與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

民焉耳注云羣臣卿大夫士也者以此三詢之朝與朝士朝位同彼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此職統孤卿大夫士言之故曰羣臣朝士殊士於孤卿大夫言之故別曰羣士然則此羣臣足該

彼羣士矣中庸以羣臣別於大臣言之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彼羣臣專據命士以下與此異也云羣吏府吏也者御僕及朝士注義並同金鶚云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為府吏胥徒不知羣臣是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即吏自秦漢以後始謂庶人在官者為吏而吏與官異矣又云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是羣吏即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統正羣吏又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彼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為羣吏鄭注以羣吏為府吏不知府吏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之庶人其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案金氏謂羣吏非府吏是也此職及司刺之羣吏皆與羣臣對文朝士之羣吏亦對孤卿大夫及羣士言之則羣臣者朝廷官府有職事之官也羣吏者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也大司馬注云羣吏鄉師以下小司徒云六鄉四郊之吏鄉大夫云六鄉之吏族師云四閭之吏黨正遂大夫並云帥其吏即此所謂羣吏也文王世子注亦云羣吏鄉遂之官義正與此同若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則通大小內外羣臣言之與此異也互詳大宰疏外朝之位依朝士職東面尚有諸侯羣吏從諸侯之後者以其分地治民與諸侯同且與羣臣別內外也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北面者以其領百姓也云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者賈疏云案射人及司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在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恒在西但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之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位曲禮孔疏云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金鶚云孤卿皆大臣鄭既以卿為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案金說是也云鄉大夫在公後者鄉舊本並誤卿今依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州長眾鄉之屬在公後又二鄉公一人明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卿為之六卿別也案鄭賈意州長在三公後則自鄉大夫以下鄉遂之吏並在三公後故朝士注云州長鄉遂之官蓋謂經舉州長實闕眾鄉遂官也今案鄉遂都鄙之吏即所謂羣吏東面則鄉大夫自當與羣吏同東面不在公後若果鄉大夫亦在公後則經何不以鄉大夫領百姓而顧特舉州長乎鄭賈說亦失之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

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疏小司寇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

葉鈔釋文作賓注同案賓即擯之借字詳大宗伯疏注云擯謂揖之使前也者擯之或體大

宗伯王命諸侯則擯注云擯進之也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儀者無別相

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云敘更也者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此疑

後人誤以經改注也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廣雅釋詁云更遞也謂自三公以下各以爵秩尊卑

次第更遞進而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明也者孟於梁惠王篇齊宣王曰願夫以五刑聽萬

子輔我志謂以眾論輔助王之志慮贊其斷決使眾尊王賢明示不專己也

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

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罰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疏以五刑聽民之獄訟者佐

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疏大司寇聽獄訟於外朝也云

附于刑用情訊之者此即鄉士遂士等所上獄訟其罪重附於五刑者乃上於司寇司寇復以情

訊之其罪輕未附於刑者則羣士自可專決不必上於司寇也賈疏云以囚所犯罪附於五刑恐

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真實云至于旬乃弊之者謂訊得其情猶必待旬日乃與羣士司刑

同弊其罪也鄉士云司寇聽之斷其訟弊其獄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屬其灋以議獄訟是先聽

理言之實有可以出之者以情重訊問之實可附於輕比出其刑罪也云十日乃斷其罪亦重刑之意也

宰夫注云旬十日也又大宰注云弊斷也此謂訊得其實仍遲之旬日乃斷其罪亦重刑之意也

鄭士掌國中獄訟云旬而職聽于朝遂士掌四郊則二旬縣士掌野則三旬方士掌都家則三

月而上獄訟于國然則羣士上獄於司寇地有遠近期限不同而司寇之先訊後弊則一以旬日

為斷也書康誥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案書云旬

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案書云旬

時乃蔽者以即通咳此經羣士弊獄之期鄉士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言之抑或疑獄

有不能遽斷者容不限以旬日與引王制曰刑者侖也侖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者鄭彼注云變更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更續是其不可變也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濫此釋用情訊之也鄭司

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說文卒部云籒籒治學人也

鞫即籒之俗史記張湯傳訊鞫論報集解引張晏云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亦作鞫文王世

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

白衛侯與元喧訟甯武子為大疏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

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理疏秋內篇禮上云晏子北面坐地曰嬰聞訟夫坐地又諫下篇云

獄訟不席然則凡獄訟者皆不席而坐地矣注云為治獄吏親坐云躬之也者賈疏云古者取囚要

辭皆對坐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吏養尊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云躬之也者賈疏云古者取囚要

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杜注云宰家臣瑕禽伯與屬大夫使幸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又僖二十八年傳注亦說王叔伯與事云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此即使屬大夫代坐之事

無屬官則當使子弟代坐故鄭兼言子弟也引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喪服經齊衰不杖期章云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

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傳云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注云命者加壽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

喪服傳云大夫此引作命夫者鄭依此經文改之喪服傳命夫婦不及士者彼據不降服者為說詳內宰疏引春秋傳者信二十八左傳文衛侯殺弟武叔元咺訴於晉晉文公會諸侯于濫以

討之彼文大理作大士大司徒注引亦作士疑此誤杜注云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釋文云

嚴左傳作莊案漢書明帝名莊改為嚴賈疏云引之者證命夫命婦不身坐獄訟之事若然元咺甯子鍼莊子皆大夫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與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君皆得坐無嫌以是衛侯

不得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也若然觀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不通士案內宰云佐后使治外內命婦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為命婦惟據大夫凡外內命夫命婦注內命

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如是士及士妻亦得為命夫命婦惟據王臣而言王之士有三命二命一命皆得王命此文兼諸侯臣子男士則不命以是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為文不通士

也案賈謂王臣士以上得為命夫命婦是也諫師注說內命男亦關卿大夫士與內宰闈人注同吳廷華蔣載康並謂王一命之士以上皆不躬坐獄亦足輔賈義若然此注不及士者鄭依喪服

成文偶未析別耳惟據王叔與伯與不身坐則失之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大夫獄訟亦當不坐賈謂兩大夫得坐則失之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大夫獄訟亦當不坐賈謂兩大夫得坐則失之

刑于隱者不與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大夫獄訟亦當不坐賈謂兩大夫得坐則失之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大夫獄訟亦當不坐賈謂兩大夫得坐則失之

章以王族該命夫命婦皆互文注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者據甸師及掌四文引禮以五聲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文王世子文引之者證不即市之義亦詳甸師疏以五聲

聽獄訟求民情疏

疏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者五聲八辟三刺等並小司寇之官法也賈疏云

也案呂刑云惟貌有稽在獄定之後則此五聽亦在要辭定訖恐其濫失更以五聽觀之以

曰辭聽

觀其出言疏云直則言要理深虛則辭煩者賈疏曰辭聽一曰色聽直則其顏色不

顏色不直則觀然者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賈疏云理直則顏色有厲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

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愧面慙曰根心慙曰愆體慙曰俊詒讓案說文赤部云根面慙赤也孟子滕

文公篇觀其色赧赧然趙注云赧赧面赤心不正之二曰氣聽觀其氣息疏云直則喘者說

文口部云喘疾息也釋名釋疾病云喘喘也喘疾也氣出入喘疾也案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有

視中之法云以其聲處其氣其說甚詳義亦通於此賈疏云虛本心知氣從內發理既不直吐氣

則四曰耳聽觀其聽聆疏云直則聽聆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聆其事直聽物明審其理不直聽

物致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然疏云直則眸子眇眇然疏云直則眸子眇眇然疏云直則眸子眇眇然

篇云胥中正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眇眇然疏云直則眸子眇眇然疏云直則眸子眇眇然

明之貌即鄭所本賈疏云目為心視視由心起理若直實視盼分明理若虛陳視乃眇亂以八

辟麗邦灋附刑罰疏曰日月麗于天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疏云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者大

邦灋麗之注云邦灋八法也此八辟所議百官府為多故亦以邦灋麗之賈疏云案曲禮云刑不

之者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舜典孔疏引王肅說同則謂凡在八

議者悉入流宥之科然此經無文鄭書注亦不從馬說又司刑疏引左傳文十八年九刑賈服注

以為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案此經本無九刑之名以正刑一配八議為九義亦未允注云辟法

也者鄉師注同謂議刑之法有八也云杜子春讀麗為羅者羅蜀石經作羅惠棟云麗者離也離

猶羅也洪範云不羅于咎史記引作離尚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段玉裁云杜易字鄭不易字

羅今之羅字也詒讓案羅俗字說文所無古止作羅此八辟是未入刑法者不當言羅故後鄭不

從云立謂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引易曰日月麗于天者離象辭玉牖本于作乎汪道昆本及注

疏本亦並作乎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于與注字例亦不合未知孰是彼上文云離麗也李

氏集解引荀爽云陰麗於陽相附麗也是彼麗亦訓附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

故引以為證云故齊附作付附猶著也是彼麗亦訓附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

疏一曰議親之辟者廣雅釋詁云議謀也謂謀議其罪從輕比也左昭六年傳云昔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易中孚象辭云君子以議獄緩死八辟皆不用恆法故須聽時議之漢書刑

法志謂之八議親者漢志顏注云王之親族也掌戮注云親細服以內也賈疏云親謂五屬之內

及外親有服者皆是議限親不假貴故賢能及功勤若貴亦不假餘賢能之等各據一邊則得入

議假令既有親兼有餘事亦不離議限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者惠棟云漢

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

正先詣宗正宗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疏注云故謂舊也賈疏云此故舊據上

為言是以大宗伯注故舊朋友謂其在學者若伐木詩亦是故友之類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者論語泰伯篇文彼文偷作偷集解引包咸云君能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

十一

注義 四曰議能之辟 固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

疏 注云能謂有道藝者者鄉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网部曰罷遣有畢也从网能言有賢能

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五曰議功之辟 謂有大勳 賈疏云謂有大勳力立功者

國功之等皆 六曰議貴之辟 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疏 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吏 是也者賈疏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

貴若濂周大夫以上皆貴也 墨綬者漢法丞相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

令六百石銅印墨綬是也 孔廣森云宣帝紀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 世祖建

武三年始詔令吏不帶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前漢劉屈氂傳云司直吏二千石

當先請奈何擅斬之惠棟云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賊多罪正受鞠就刑竟以不先

請免 七曰議勤之辟 謂憔悴 疏 此法以念其勤勞官事也 汪德鉞云勤指小吏言此與大宰

能八統相應八統一曰親親此亦曰議親二曰敬故此亦曰議故三曰禮賓此亦曰議賓四曰達

勞之小吏其說最確案注說之役皆小吏受之其服勤最久者亦有以有之也 鄭注達吏謂學勤

蒙甄錄故雖卑官小吏亦得與優議之典 禮之司士以久奠食與德能功同其 辭離世王注云謂

粹憂也爾雅釋詁云勤勞也憔悴以 八曰議賓之辟 謂所不臣者三 賈疏云謂侯來朝王待

與者謂黃帝堯舜之後為三格夏殷之後為二代通為國寶也左真二十五年傳云昔虞閔父為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

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格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孔疏云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

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三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章立成治易施擊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

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有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

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賈疏云案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

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為賓禮之故為賓也案孔賈說深得鄭信通典賓禮引崔靈恩說同據五經異義則左氏舊說亦正如是杜預轉據章立成施擊等說以舜後并二代數之

為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

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於承先祖下繼萬世信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

母知王者不臣也又說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案班氏所說王者不臣有

三其不臣夷狄為外絕域異俗非所賓敬也王之妻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疏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者司刺所掌以贊司寇聽獄訟者也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蓋於司寇聽之之日亦於臬門之外朝致眾而訊之與三詢之位同王與三公六卿咸與

其事鄉士云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是也通典賓禮云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會三公會其期者三刺問以定其法案杜說是也凡平時聽獄訟自是司寇專職訊筭論斷蓋

有假法草上刑不出本國自非疑難不決不必備此三刺故王制又云疑獄記與眾共之明必
疑獄乃有與羣臣羣吏萬民共訊議之法矣此與上八辟皆於常法之外別為慎恤之典但八辟
止於親貴而三刺則通於庶民故經傳庶民言之賈疏謂當是罪定斷訖乃向外朝始行三刺與
王制義不合非也注云中謂罪正所定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中正也書呂刑云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又云成廉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是中正義相成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司秋
以聽獄訟以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鄭意獄訟平斷恐其有偏頗故以三刺之法求其中正以定
其罪是謂之中也孔廣森云國語左執鬼中韋昭曰執謂把其錄籍然則獄訟之中亦其錄籍若
今秋審招册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案孔說是也斷獄訟必協於中正因之獄訟之成即謂

之中此云獄訟之中下文云登中于天府及鄉士遂士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
縣士方士之受中並謂獄訟成要之簿書亦詳天府疏

萬民則殺之訊言也疏謂一曰訊羣臣者亦通孤卿大夫士言之詳前云二曰訊羣吏者亦
則殺之訊言也疏謂一曰訊羣臣者亦通孤卿大夫士言之詳前云二曰訊羣吏者亦

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者殺官注同此對司刺三宥為名明刺宥兩有不可豫定也賈疏云但
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三刺直言殺者舉法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云聽民之所

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
云訊言也者前注同謂言問其當殺當宥也

殺之言寬寬之上服疏注云宥寬也者詳大司寇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羣臣
刺墨也下服宮刑也疏注云羣吏而經言刺宥並總之民者舉眾言之王制云眾疑赦之所謂民言

寬寬之也云上服刺墨也下服宮刑也者詳大司寇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羣臣
闕裁非其舊也書舜典云五刑有服僞孔傳云服從也賈疏云墨刺施于面故為上服宮刑施於

下體故為下服惠士奇云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

重上附下附皆有等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權禮記服作附主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
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所謂上下比辜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呂飛鵬云呂刑傳

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蓋以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之曰下服是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下刑也上服下服當以罪

之重輕為上下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案惠呂說本王安石玉昭禹鄭鑄易祓足正此注之誤吳廷華方苞姜兆錫梁玉繩蔣載康莊有可說並同惠

釋服為附義亦得通上服下服猶言上刑下刑輕重之辭也依呂刑五刑五罰之差說之則大辟為上次宮次刑次刑墨為下鄭此注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釋之非經義也及大

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眾寡也人生齒而疏及大比登民

上登于天府者自此至歲不並小司寇之官常也三年大比司民登民數大司寇受之以獻於王而登於天府小司寇成以其事也五詳司民疏注云大比三年大數民之眾寡也者小司徒及

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此小司寇唯主登民數故注不及簡閱財物云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者司民注義同賈疏云按家語本命男

子八月生齒八歲而能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能齒男子陽得陰而生得陰而落疏內史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得男偶女奇也案家語文本大戴禮記本命篇詳司厲疏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國用乃可制耳疏為官聯也賈疏云內史掌八柄之等司會

主計會冢宰所主兼設故皆取副貳民數簿書云以制國用者賈疏云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注云入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者鄭以國用出於賦即大宰之九賦

謂口賦也故以入數定言之案九賦乃田賦非口賦但以計口受田小祭祀奉犬牲進也疏疏

小祭祀奉犬牲者賈疏云大祭祀自大司寇進也者大司徒注同凡禮祀五帝實鑊水納冕所祭則小司寇進犬牲也注云奉猶進也者大司徒注同

享亦如之納享致牲也其時饌疏凡禮祀五帝者詳大司寇疏云實鑊水者五帝用特牲此

疏官泚亨人實其牛饌之水也注云納享致牲也者大司

寇注同賈疏云謂將祭鄉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云其時饒水當以洗解牲體肉者以既納牲告致之遂殺而解其骨體須用饒水洗其垢穢乃授享人也賈疏云鄭知實饒水為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饒水亨養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其水亦謂洗牲肉也

大賓 盧文弨云通考引此時作實據疏本作實字黃丕烈亦云實誤時此覆舉經文當訂正

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 疏 大賓客前王而辟者大司寇會同之等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前王亦贊大司寇也賈疏云下士師云諸侯為賓帥其屬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為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 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者前王為道辟為辟

除姦人也詳大司寇疏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者文選西京賦薛注云奉引謂引道者惠棟云續漢輿服志云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漢御大將軍參乘乘輿馮駕八卿不在鹵簿中

河南尹執金吾雒陽合奉 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疏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者賈疏云謂后世

也 小師泣發 小師王不自出之師 疏 伯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者對大司寇大軍旅泣發于社及大夫

出軍圖外之事將軍裁之軍將有所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屬士師 疏 凡國之大事使其

斬戮於社主前則小司寇泣發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 司寇也國小事無蹕文者蓋小官所掌不受命於

國用而進退之 王重民也進退損益也國用民眾則益民寡則損 疏 孟冬祀司民獻民

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孟冬謂夏之孟冬也通典吉禮謂周制立冬後亥日祀司民於國城西

北蓋誤據北周制不足馮也賈疏云前文大比登民數於天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云王拜受之拜經例用古字當作礫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大祝疏此亦重民也賈子新書禮篇云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

二間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注云司民星名諱軒轅角也者天府注義同云小司寇

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者以民為邦本故於祭司民之日獻民數之版籍王使王知

生齒之股耗皆所以重民也云進退猶損益也者說文是部云進登也廣雅釋詁云退減也登益

與進減損與退義並相成故云進退猶損益也云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者賈疏云國家所用

財物由民上而來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寡故民衆則益豐用之民寡則損儉用之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上所斷

疏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者此小司寇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幸夫疏賈疏云

之羣士並異必於歲終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管子立政篇云

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罪刑殺亦終五日並與此經合云登中于天府者天府云凡官府鄉州

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獄訟之中亦治中之一也周書魯麥篇記王命大

正刑書及奠中受中之事而云大史乃藏之盟府以為歲典彼歲典即歲終登中天府之典藏

盟府者蓋天府所登獄訟之中大史司盟亦貳之也惟彼大正當即大司寇而此經大司寇不云

掌中蓋文不具疑登中之禮秋官正貳咸泄其事矣賈疏云必登獄訟之書於祖廟天府者重其

斷刑使神監之注云上其所斷獄訟之數者亦訓弊為斷也國語周語云司寇協正歲帥其

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

疏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者此小司寇正歲

建寅之月縣刑象使百官觀與大司寇正月縣刑象使萬民觀者異鄭大司寇注亦合二者為一

非也詳大司寇及大宰疏注云羣士遂士以下者上注云屬士師以下明此令羣士不關彼二

士與上令羣士異也賈疏云此所戒應六官各應其所掌知羣士是遂士以下者以其鄉士已入

羣士屬此讀王應電云鄉大夫令羣吏憲禁令為證並較鄭讀為長賈疏云此所宣布則布憲所云者是
 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注云宜徧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憲表也者鈇官注同云謂縣
 之也者小宰注義同云刑禁士師之五禁者士師五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事與
 此相應此憲即書縣故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疏者此小司寇之官計也
 知刑禁亦即彼五禁也
 入會致事蓋遙冢上歲終為文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小宰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上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羣吏正會
 而致事是諸官受會致事皆在歲終王應電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可並謂此命入會致事當
 在歲終是也姜又引士師歲終則在正要會為證尤塙致事詳小宰疏注云得其屬之計乃令
 致之於王者大司徒注云會計也刑官之歲會當亦
 冢宰先聽之攷其得失而後致之王以詔置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六終

Main body of the text, consisting of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characters, likely representing the original text and its commentary.

周禮正義卷六十七

周禮正義卷六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

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

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駟謹夜行之禁其柄可言者

疏掌國之五禁之灋者五禁五戒等並士師之官法也此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當惟

彼有鄉刑無宮刑與此錯互者宮中之刑咳於國而禁異鄉中之禁通於野而刑亦異故刑禁不盡同也云四曰野禁者城郭外田野之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

醴聚眾農不上開不敢私籍於農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圍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

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塗繆繆網置學不敢出於門鼠豕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惠士奇

呂飛鵬並引此以證野禁是也惠氏又云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云五曰軍禁者軍旅之禁云書而懸于門閭者縣唐蜀石經並作懸懸即縣之俗今從釋文及宋

本善於版而表縣之即小司寇之憲刑禁也賈疏云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於處處巷門使知之惠士奇云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懸于門閭以此注云左右助也者爾雅

釋詁云左右助也云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非也者猶下五戒云無使罪麗於民也五禁及刑罰皆禁民為非但刑罰治之於麗罪之後五禁則豫設條目遏之於未犯之前故縣之門閭助司

寇刑罰之慶王制所謂執禁以齊眾也云宮王宮也者據臬門以內亦兼后宮也云官官府也者謂朝廷治事之處大宰以八法治官府注云百官所居曰府案官與府通故官府亦省稱官也云

國城中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單云國亦得為城中者別於野禁言之知為國城中也云古之禁書亡矣者周時五禁當有專書漢時已亡也云今宮門有符籙者證周之宮禁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變其出入先鄭注云變其出入若今時言中有罪禁止不得出入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此符籙即引籍之屬云官府有無故擅入者證周之宮禁也謂非當官有職事者不得擅入云城門有離或下帷者證周之國禁也賈疏云謂在車帷耦耦或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案離載下帷蓋漢律文今無可攷賈說亦不據以意求之離蓋當讀為曲禮離坐離立之離鄭彼注云離兩也即賈所云耦載但耦載無禁禁其耦載而下帷為其得聚隱蔽易為姦隱也云野有田律者證周之野禁也田律蓋漢律篇名若典路注引上計律之類云軍有嚴謹夜行之禁者證周之軍禁也禁謂謹為其惑眾禁夜行以遏姦謀云其摘以五戒先後可言者者公羊莊十年何注云摘羸也謂摘略言之不能得古禁書之精詳也

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疏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臯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五禁像成救民無使以不知而麗陷罪法也賈疏云戒與禁亦是所用異異其名耳同是告誥使不犯

刑罰云三曰禁用諸田役者田設謂因田獵起徒役亦兼該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上誓誥云用之此禁及下糾憲並云用諸者文變義同土昏禮注云諸之也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者毛詩大

雅絲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爾雅釋詁云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勳也是先後與上文左右同為相道亮助之義謂豫教導之使民知避罪也韓非子外儲說左衛明危謂子臯曰方公

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此先後與彼義略同云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側法言部云誓約束也誥告也書純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又

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又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武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以其書名與此經相應故

舉以為釋墨子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亦誓用諸軍旅之證云
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者此舊本並誤比今依蜀石經及宋岳本明證本正無
干車自後射大司馬注說蒐田誓民亦有此二語賈疏云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夫前禽注
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
勦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
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黃以周云此軍禮司馬法逸
文也詩車攻毛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面傷鄭易注即據毛傳自後射為義
賈引以證此無自後射為不中不重射於自後射之文無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陣不逐奔又
引一說以為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說甚游移竊謂田獵之法獸有背我前去者我自後
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後射為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無干車
者謂各守車行無觸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合安徒列無自人後而爭射前禽也案黃
說近是凡師田車徒各自有行不得相干犯國語晉語云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干車即以車
干犯行列也互詳大司馬疏云糾憲未有聞焉者以書禮者經糾憲並無見文也惠士奇云戰國
策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
君有常不救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所謂大府之憲即士師之憲用者郭詠者而薄憲之
上篇則憲即古之章也管子立政篇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
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畢死不赦憲既布有下行憲者謂之不從令
辜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修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畢死不赦是為首憲墨子非命
上篇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治讓案糾憲皆戒令之文以其可表驗則謂之憲以
其主糾察則謂之糾皆以所用異名國策及管子墨子諸文業非專用之都鄙者然義可互證新
序禮事云宓子賤為單父宰請諸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亦其類也

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如宿習之僧僧謂司捕盜賊也

疏 族閭比之

者族誦云五家為比十家為鄰四閭為族八閭為里十謂聯也若然鄉合之法止於二族二百

家其二黨十族二州十黨二鄉十州以上家數太多里居遠則皆不為聯凡此為聯皆以通其

情志而因以施政教賈疏謂為其有施刑罰非也云其人民之十伍者族師云五人為伍十人

為聯其二黨以上人數較多則亦不為聯也賈疏云比中因內政奇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

一伍也二伍為什據追胥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比長云五家相受相親此相安亦謂相和

親以安其居處大司走云五比為閭使之相受上云受者言自有受相受奇兵也賈疏云宅舍有

故使當比當閭相受寄託使得安穩也云以比追胥之事者賈疏云以比什伍使追胥二事也云

以施刑罰壹賞者賈疏云吏部伍相女也注云鄉合部所合也各謂六鄉中以州黨族閭及卒

伍之法使民皆什伍相合比不分散與大小司徒鄉師等為官聯也云追追寇也者小司徒注云

自逐寇也云胥讀如宿借之借借謂司搏盜賊也者小司徒注義同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云宿

借蓋漢制漢語易為借故下文即承借字釋之各本讀為作讀如誤也司搏與伺捕同漢人多

以司為伺以專為捕小司徒注生作伺捕小司**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疏**府注云大司寇之官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致邦令

士師所施政令惟在當官故鄭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

者以法疏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頭士師者則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斷

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亦致之司寇也賈疏謂此即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恐非注云詔司

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者此亦以漢法為况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

千石此正當即廷尉正然白聽正法解史無其文未詳其義司石經作若今時百官聽政法解九

字疑亦凡改云致邦令者以法報之者邦令與後犯擄邦令義同亦謂王之教令著為法者內史

國令亦即此也凡斷獄弊訟又當檢校令書與刑書相參**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

疏 士之八成者實疏云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成事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莊存與云若今現行例也乃決獄之成案詰讓案此八成專屬之士者別於小宰之八成通於六官

也士師掌以此八者定百官府之刑罰即刑官之官成官法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是士師主官吏黜免之事 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者行事

猶云往事即大宰官成注所謂成事品式也漢書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又戴文志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此行事義與彼同謂刑官之故事也八篇即下邦均等入

者每事為一篇賈疏謂即小宰八成誤云若 一曰邦均 鄭司農云均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均者每事為一篇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

今時決事比者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 一曰邦均 鄭司農云均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均者每事為一篇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

書 注鄭司農云均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均者每事為一篇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

疏 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均公羊傳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作均為均為挹取之義段玉裁云此擬其音而義亦同也斟均猶酌也詒讓案均酌聲類

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國語晉語云而後王斟酌也章注云斟取也酌行也說文女部云酌酌也斟酌二姓者也蓋斟酌有求取之義故盜

取國家密事者謂之邦均云若今時刺探尚書事者惠棟云後漢書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為丹楊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蓋漢

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為說孔廣森云丙吉傳曰隨驛馳至公車刺取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為言猶參規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志不得刺尚書事 一曰邦賊 亂者 疏 注云為逆亂者左宣十八年傳云

是也然則刺探者謂探知祕事而私寫之 一曰邦賊 亂者 疏 注云為逆亂者左宣十八年傳云毀則為賊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飭五 二曰邦謀 反間 疏 注云為異國反間者謂以邦之密

兵及木石曰賊即此八成之邦賊也 二曰邦謀 反間 疏 注云為異國反間者謂以邦之密千乘篇云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謀即此八成之邦謀也互詳環人疏 四曰犯邦令 干冒王

閒也環人巡邦國博謀賊注云謀賊反間為國賊與此義同大戴禮記 四曰犯邦令 干冒王

疏 注云干冒王教令者文王世子注云犯猶干也大司馬注引王肅記云犯五曰擣邦令 令者違命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冒抵觸也謂干犯抵觸王之教令專輒妄行 五曰擣邦令

稱詐以有為者疏注云稱詐以有為者說文手部云橋舉手也一日橋擅也王紹蘭云漢書元帝紀

發兵故言橋發也高五王傳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即士師所云橋

邦命謂擅發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矯為橋假借字耳橋矯音同而說異說文矢部矯揉矢

箝也謂任者矯之使直橋則擅專師古謂橋與矯同非也詒讓案春秋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穀梁傳云矯王命以殺之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云詐稱曰矯呂覽悔過篇高注云擅稱君

命曰矯此橋邦令亦謂詐稱王之教命擅有所為也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疏注云竊取國之寶藏者左文十八年傳周公誓命

五穀曰盜即此八成之邦盜也賈疏云謂若定八年陽貨盜竊寶玉大弓以出奔之類是也七

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疏注云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說文鳥部從

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云朋者黨也國語晉語韋注云阿私曰黨大戴禮

記千乘篇云以財投長曰貸即此八成之邦朋也賈疏云朋謂朋黨阿曲相阿達國家正法擅生

曲法使政不平以罔國法故曰邦朋也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為朋友之朋者次備字舊

本並誤朋今依蜀石經正惠士奇云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蓋本鄭司農讀

同道為朋阿黨為備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者也段玉裁云讀為各本作讀如誤也司農易

備為朋故鄭君從之經字作朋矣說文人部備輔也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側即備字朋者古文風

用為朋友假借也備從人朋友正字也案段說是也錢大昕說同鄉師遂人大僕注引昭十二年

左傳翔字亦並作備說文土部翔字注引虞書朋淫于家是朋備翔聲類並同備即備之俗故書

當作備傳寫誤作備先鄭易為朋故云讀為朋友之朋驪冠子備知篇云敗八曰為邦誣君臣

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君好備阿故有叔主此說邦朋之害也八曰為邦誣君臣

使事疏注云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者樂記云誣上行私注云誣罔也國語晉語韋注云以惡取

失實疏善曰誣說苑臣術篇引秦誓云附下而罔上行私注云誣罔也國語晉語韋注云以惡取

臣

誣構上下亂善惡之實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利解以亂瀆曰讒即此八成之邦誣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為

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應刑貶

明注疏本正凡經例用古字作灋詳大宰疏荒辯之法亦師士之官法也注鄭司農云辯讀為

別字義親易辯為別云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為荒別之法者救荒之政十有

二即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先鄭意荒政十二政之一是也云立謂辯當為貶聲之誤

也者破先鄭讀也段玉裁云貶在古音侵鹽添部與元寒桓刪山函部之辯絕不相通故知為聲

之誤玉漢立容辯注亦改為貶云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者飢荒司關注作

饑荒他職注饑字亦並不作飢此疑傳寫之誤刑罰有所貶損即後云緩刑是也國事有所貶損

若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論則詔王殺邦用二者皆權時作法以救民之困也引朝士職曰若邦

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應刑貶者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移民就賤救困

也糾守備盜賊也疏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者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緩刑

困也通財補不足也者大司徒注云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者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緩刑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傅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為券鄭司農

之各得其一認疏凡以財獄訟者獄訟義同惟以大小為異謂因財貨之事而以成獄訟也則案券以正之疏司寇注謂獄相告以罪名與訟以財貨相告者異非是注云傳別中別手

書也者賈疏云小宰注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語異義同云約劑各所持券也者小宰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質劑即彼約劑也據彼注質劑一札別為二各持其一故曰各所

持券也云故書別為辯者小宰傳別故書同鄭司農云傳或為符者小宰傳別鄭大夫讀同云辯讀為風別之別者與前荒辯注同云者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認則案券以正之者

賈疏云義與後鄭同故引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其一後鄭不從先鄭至此更為一解故從之詒讓案先鄭小宰注以傳別為二此注則以傳別為一二

說小異後鄭兩注則並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謂以刑官為尸略之也周疏若祭勝國之

尸者勝國之社即廟屏之戒社也兼言稷者亡國之社亦有稷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是也唐郊祀錄引魏孔晃議謂此經亡國之社稷但一尸同壇共坐其說非也士師中大夫四人

足備二尸凡社稷皆同堂異壇無同壇之法詳大司徒疏勝國社稷詳媒氏疏注云以刑官為尸略之也者謂殺其禮不得同大社王社賈疏云案魯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

官以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為尸故鄭云略之也莊存與云刑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王且

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者與小臣為官聯也小臣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注云道

云辟行人使無干也案前驅而辟乘車在前為道引且呼避行人也史記宋世家索隱引莊子說

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司馬彪云呼避使人避道晏子春秋外篇晏子曰古者人君出

則關道十里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泊謂增疏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者尸謂帝

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匱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疏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

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禋

事沃盥惟在宗廟為禋時云泊鑊水者賈疏云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鬻言須鑊水就鬻增之亨

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注云泊謂增其沃汁者說文水部云泊灌釜也史記封禪書鑊在

鹿中水而泊之裴氏集解引徐廣云灌水於釜中曰泊左襄二十八年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鑊孔

疏云泊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泊詒讓案小司凡刳珥則奉犬牲珥讀為

寇云凡禋祀五帝實鑊水則鑊水小司寇始實之士師繼增之也

賈禮之事用牲毛珥疏注云珥讀為珥刳珥禮之事者肆師注義同此經刳珥字異文錯出鄭

者曰刳羽者曰珥疏以此職作刳為正詳小子疏云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珥者小子注義同

今案刳亦有用羽牲珥亦有毛珥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若燕饗時

毛牲者鄭說未詳然亦詳小子疏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若燕饗時

其屬而蹕于王宮者賈疏云士師言帥其屬當官下云屬上士已下皆是也注云謂諸侯來朝

若燕饗時者諸侯為大賓故在宮則士師為之蹕若大賓及小賓客則闈人為之蹕闈人云凡祭

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是也賈大喪亦如之疏大喪亦如之

亦在宮中為蹕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疏亦謂戮於社主前注云逆軍旅反將命也者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順為逆大司寇軍刑

上命注云命將命也賈疏云王在軍自將遠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樞外之事將軍裁之亦是

反將命云犯師禁者行陳也者亦訓犯為干國語晉語云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韓

獻子執而戮之韋注云干犯也行軍列也左宣十二年傳越使罪人三行屬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臣奸旗鼓蓋即干行陳亦即前五禁之軍禁也賈疏云于犯軍之行陳案昭元年晉荀吳敗

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襄三年雞澤之盟晉侯之

弟楊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魏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此二者是反將命于行陳之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

定計

疏

歲終則令正要會者此正獄訟之歲會亦刑官之官計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

注云定計簿者小宰注云要會謂計

最之簿書賈疏云定計簿者年終將考之故也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去國百里為郊

疏正歲帥其屬而憲禁

讓案此憲禁令與五戒之憲禁微異此國謂國中郊關六鄉野通甸稍縣蠻也注云去國百里

為郊者謂遠郊也詳大宰載師疏云郊外謂之野者甸師注義同

鄉士掌國中

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立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

疏

六掌國中者此官以主

兼掌國中之獄訟也以六鄉地本在國城以外然城郭處里家數甚眾士師之下無專掌獄訟之官故以鄉士兼職之以六鄉地本附近城郭也鄉士以鄉名官不嫌不掌六鄉故經不云掌六鄉而

云掌國中猶遂士掌四郊及六遂亦不云掌六遂而云掌四郊皆舉近包遠詳其兼掌之區而略其正治之地也要之鄉十所掌內則國中則六鄉而六鄉外之餘地為四郊者則非其所掌鄭

賈說並未析注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又載師杜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先鄭蓋謂自城郭中以遠郊其內並為六鄉與國中是一其說因

非又距國百里遠郊之內自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別有郊里則又非鄉士所掌先鄭說未允後鄭亦不從也云立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者破先鄭說也後鄭意

六鄉地自城郭以外至距王城百里止實不得通城郭以內凡鄉吏所掌亦不及國中惟鄉士兼國中故即於國城內設獄凡國中與六鄉之罪人並繫焉故言掌國中耳云六鄉之獄在國中者

即縣士注所云獄居近也後鄭意六鄉與國中地本異以獄須居近故六鄉之獄并入國中不別於鄉設獄也又案詩大雅小宛云宜岸宜獄釋文引韓詩岸作杆云鄉亭之繫曰杆朝廷曰獄案

朝廷之獄即大司寇之獄但此經無杆稱韓詩所說未知果周制否也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鄉士八人言各者疏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者兼掌當鄉案比之法與鄉師爲官職也小

四入而分主三鄉注云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者說文口部云各異詞也以各者分異

不言者文略注云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者說文口部云各異詞也以各者分異

事相左右也鄉分左聽其獄訟察其辭也察審疏聽其獄訟察其辭者辭即謂獄訟之辭書呂

中聽獄之兩辭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傳云聽訟之術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

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故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即審其辭之義

也注云察審也者爾雅釋詁文賈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辨異

其文書也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覆疏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罪當作辜後遂士縣

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疏士方士誅士朝士並同賈疏云死與四刑輕重

不同文書亦異文書既得乃後取其要辭治讓案要者獄訟之小成羣士所專定而上之司寇者

也云旬而職聽于朝者鄉士雖已定其罪之要辭仍不敢專決至旬日乃以囚證及所定獄辭刑

要等致之泉門內司寇聽訟之外朝與眾公議之也注云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者天官敘官

注云辨別也是辨有殊別之義或訟或獄或死或刑有大小輕重之異必別爲其治讞之文書云

簿錄爲書上之司寇以定獄也左襄十年傳使王叔氏與伯奧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注

卷

辨子解老篇云朝甚除者獄訟繁也容其反覆謂囚有枉濫容反其初辭也
賈疏云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認即是實然後向外朝對眾更詢乃與之罪
司寇聽之斷其獄

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
其法以成議也
疏 司寇聽之斷其獄
弊其訟于朝者即

小司寇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蓋初聽而訊之至旬而弊之皆于外朝也賈疏云此
即朝眾聽之之事獄言斷訟言弊弊亦斷異言耳云羣士司刑皆在者羣士與小司寇同亦通士

師鄉士遂士等言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司刑亦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
五刑之瀆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是羣士與司刑皆掌詔司寇斷獄弊訟之事故皆在朝與司

寇同聽之也賈疏云所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眾獄官共聽之云各麗其瀆以議
獄訟者司刑云掌五刑之瀆以麗萬民之罪謂依罪之大小議其所當附之法也荀子玉制篇云

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楊注云議講論也說苑至公篇云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
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

然後君子曰幾當從某子云云乎此議獄訟之法也注云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云各附致其
法以成議也者即服問云上附下附列也之義彼注云列等也謂以等列比附推致其罪所應輕

重之法以成定其議也賈疏云所議本欲得其實情故
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議狀相依也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

三日
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

利日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
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泄之尸之三日乃反也疏 獄訟成士師受

經為上議得其實欲行刑之時非也此即小司寇云讀書則用適在旬弊之日去行刑時尚遠既用法而
案賈謂在欲行刑之時非也此即小司寇云讀書則用適在旬弊之日去行刑時尚遠既用法而

後其文書定是謂之中中者獄訟之大成即司寇與羣士司刑眾定之者也士師云察獄訟之辭
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則司寇聽獄於朝士師實詔其事及獄訟既定司寇則與羣士定其

既刑陳其尸曰肆皇疏云設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暴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檀弓云杞梁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云肆陳尸也大夫以士於朝士

以下於市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士肆諸市大夫肆諸朝漢書刑法志應劭

注國語魯語韋注說並同許所引周禮說即鄭韋所本蓋此經舊師之說凡肆於市朝者皆就

刑之所而肆之書舜典偽孔傳及孔疏引國語賈逵注說並謂行刑大夫以上於朝士於肆然

此經攷之此職及遂士縣士凡言肆者皆謂刑平民肆諸市故掌戮云凡殺於朝者踏諸市肆之

舜典五服三就孔疏云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依其說則就甸師者

不更就市朝掌戮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掌刑注謂有爵自命士以上是天子

大夫士皆殺於甸師氏故皇侃及王制疏並以殺於市朝為殷法明非周制也刑殺既不於市朝

則亦不當有肆市朝之事然則古周禮說謂士肆市大夫肆朝者實非周禮檀弓疏乃謂肆市朝

尸諸朝又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齊尸崔杼於市或春秋以後增制之法曲禮檀弓疏乃謂肆市朝

者為諸侯大夫士之制固無據證又謂天子大夫在甸師氏士與諸侯大夫同在朝則又顯違掌

囚注義失之遠矣五詳掌戮疏云立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
別恐是士師受中還也者賈疏云乃反謂收取其尸鄭言此者經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文無分
所刑殺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泄之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期謂鄉士
一遣士師自行於理不可是鄭為此解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職聽于朝司寇聽之
日王欲赦之則用**疏**若在八議三宥三赦之科則於司寇聽之日王親視外朝以三刺之法更
此時親往議之
審議之也注云免猶赦也者廣雅釋詁云免去也引申之赦宥以去其罪亦謂之免公羊昭十
九年傳云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云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
誤上文云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以是日為議獄祕之期過此則獄成不得復免故王必以是
日往會之也云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者王親往外朝與司寇羣士共議其可否不敢輕

經有罪也惠士奇云孔子集語引尙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日而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

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以下

疏

云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者賈疏云此四者六鄉皆有其事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

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所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詒讓案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調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此蓋鄉遂羣士禁令之一隅大喪亦謂王后世子也云帥其屬夾道而蹕者凡邦之大事大小司寇使士帥其屬蹕此官則帥其屬在鄉境內為王蹕職事略同

注云屬中士以下者謂鄉士當官之屬即欲官云中士十有六人以下是也

二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

農云鄉士為三公道也若今時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者掌次注云有邦事謂以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鄉士為公作前驅引道而蹕止行人云其喪亦如之者此家上三公為文亦謂三公或在國或在鄉其喪葬之事此官則亦為之前驅而蹕也賈疏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通校前後諸職大

喪大司寇前王而辟三公之喪此官前驅而蹕六卿之喪遂王前驅而蹕大夫之喪縣士前驅而蹕其尊卑隆殺之差正相當則此職要不得關卿大夫明矣注鄭司農云卿士為三公道也者

亦以道釋前驅也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者亦舉漢法為况廣韻十八尤引釋名云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王聘珍云郡督郵盜賊皆員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

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與服志大使車持節者重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案王說是也郡督郵盜賊道者謂督郵與督盜賊

二部吏並為三公道也今所存漢北海相景君銘碑陰有故門下督盜賊刻膾頌漢倉頡廟碑陰有故督盜賊趙某洪氏隸釋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碑陰亦有府後督盜賊積李街然則此注

云盜賊者即郡督盜賊以蒙上督郵故省文不稱督耳賈疏不悟乃妄云郵謂
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為盜賊郡內督察郵行者是以盜賊之人使之道謬矣
凡國有大事則

戮其犯命者
疏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上云大祭祀大要紀大軍旅大賓客各掌其
鄉之禁令此犯命即謂犯禁令者小司徒注云命所以誓告之是也又彼經

云凡國之大事致民注釋為戎事攻此經大司徒寇小司徒寇遂士誅士諸職並有大
事之文審校文義疑與小司徒不同賈疏謂止謂征伐田獵之大事義似未咳也

遂士掌四郊
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
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以

疏 官以主六遂
獄訟為正而亦兼掌四郊之獄訟也四郊者距王城百里六鄉之餘地在遠郊以內謂之郊里外
與六遂疊域相接故遂士得兼掌其獄訟猶之六鄉與城郭相接鄉士亦兼掌國中

官職掌並與鄉士同惟以郊遂地別郊里詳縣師疏注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先
鄭意距王城百里外至二百里之甸地三百里之稍地並遂士掌之也賈疏云見縣士云掌野去

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城
百里內惟有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云玄謂其地則距王

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謂遂士惟掌二百里甸不及三百里稍破先鄭百里外至三百里
之說也云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者賈疏云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

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論讓
案後鄭意四郊即六鄉本與六遂異地四郊獄訟之事仍入鄉士此遂士實止掌六遂不掌四郊

但六遂之獄在四郊故云掌四郊耳依其說則是遂士空設獄於所掌地盼之外於經殊不可通
不知遂士若僅掌六遂之獄經不當云掌四郊明此官實兼掌四郊之獄訟惟遂與郊同設一獄

四郊止四獄當遂不別設獄猶之六鄉
與國中同設一獄當鄉亦不別設獄也
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遂士十二人言各者

疏 戒令當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者賈疏云
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者此兼掌當遂案比之法與遂師為官聯也其四郊民數及

遂士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摠掌不分不得云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訟獄異其死

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

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洩之如鄉士疏二旬而職聽于朝者賈疏云此一經亦如鄉

為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士獄成就朝聽斷事有異者二旬與鄉士別

以其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者

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六遂之獄在郊刑殺各於其獄所在之市也肆各於其遂既殺

之後則以尸各移向當遂之市肆之不於鄉市也鄉士殺與肆同處而此官掌六遂則否故經設

文不同賈謂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又謂六鄉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

遂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並非經義詳後注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者賈疏云經云士

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王也云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

洩之如鄉士為之矣者謂如鄉士治國中之獄亦和合支幹善日而刑肆之也云言各於其遂者

四郊六遂遂處不同者賈疏云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還六處置之故云不同也案賈說

非也經云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謂所肆之地也鄭雖謂遂士不掌四郊然此注似亦謂六遂所肆

之地不同非謂獄也凡四郊六遂之罪人刑殺皆於郊獄既殺而肆則各於其所居之地郊人有

罪殺之則肆於郊之市遂人有罪殺之則各肆於遂之市經不云於郊者以既有就郊刑殺之文

故略之凡囚未決則繫於獄已決則肆於市不於獄也六遂之獄并設於四郊蓋仍依四郊分置

四獄六遂各隨其所近入之猶鄉獄并設國中亦止置一獄不置四獄也鄭雖不若欲免之則

知遂士掌四郊之獄訟然實未嘗謂六遂分置六遂賈說既達經義又失鄭指矣

王命二公會其期

令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

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外朝但民有遠近故六鄉獄王自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注云令猶命也者大司馬注同賈疏云下文縣士云命此變命云令命義不殊故云令猶命也云王欲赦之則用遂

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者遂降於鄉王不親會其期故使三公往議之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案此經別無三公聽獄

之文疑即指此三公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會議遂獄之事也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所親也疏

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所親也疏

事致民大故致除子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案此大事聚眾庶當兼戎事致民災

寇致除子及縣士大役之等通言之大事與大故義得兩舍也賈疏云案上鄉士在四郊內有大

祭祀大喪紀等四事多故須歷陳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

所經二者有聚眾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眾庶耳此雖不言夾道蹕也案賈謂大事兼

有大賓客之事是也但此遂士所掌亦兼在四郊內惟在六鄉外耳賈說失之云帥其屬而蹕者

賈疏云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注云大事王所親也者謂王親臨蒞其事即謂大軍旅大田獵之屬也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

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者賈

遂差遠邦事使六卿往云其喪亦如之者亦蒙上六卿為文賈疏亦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也云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其犯命也

縣士掌野

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玄謂地距王城

都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

里疏云掌野者此主四等公邑之獄訟也職掌亦與鄉士遂士並同惟以公邑地別注鄭司農

以縣為四百里之專名據司馬法義也地官彼官載師先鄭注義並同賈疏云先鄭意遂士既主
二百里三百里又案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詒讓
案載師後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則大夫食三百里稍不食四百里縣亦不從
先鄭說也云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者賈疏云即載師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左傳
楚薳啓疆曰晉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注云韓襄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
子年雖幼已任出使如是韓須不為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為公族大夫幼年幼或此注當為韓
襄知食縣者下有十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案賈云或韓須當為韓襄是也左傳下文云韓
賦七邑皆成縣也故先鄭知韓襄食縣杜注則云成縣賦百乘也是不以為縣壘之縣與先鄭義
異云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
百里曰都者載師先鄭注引司馬法云王國二百里為州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為縣四百里為都
先鄭即據彼為釋後鄭則以彼縣為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與此縣為公邑之通名異
特分別釋之故賈疏云鄭言此者欲明此三處之中有三等公邑是也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
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者明此縣士之縣乃公邑之通名非
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破先鄭說也金衡云本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又云各就其縣肆之三
日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與上經鄉士掌鄉遂士掌遂協文與下方士掌都家
異職是公邑謂之縣王氏詳說云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惟六鄉無公邑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
五百里公邑之田在是後鄭以為二百里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失之案
王說是也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自此以外皆然蓋司馬注二百里州
立六遂遂之餘地為公邑即公邑任甸地三百里之野即家邑任稍地大夫之采地四百里之縣
即小都在縣地卿之采地五百里之都即大都在壘地王子弟及公之采地其有餘地不為王子
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則王使大夫治之皆謂之公邑亦皆謂之縣也然則公邑自二百里甸至五
百里壘凡四等縣士通掌其獄與縣師所主之地域正同後鄭意甸之公邑為遂士所兼掌故此
注不及甸不知遂士云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無掌縣之文則甸之公邑非其所兼掌
可知縣士既掌公邑則甸之公邑尤不宜別隸它職矣互詳敘官疏云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掩

言之中者明此掌野亦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專名也賈疏云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

野故鄭彼往及此注皆云郊外曰野是大摠而言也鄭言此者欲見縣士云掌野掌二百里外至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案此野當依遂人注說通句稍縣都乃自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總

名中俱有公邑也賈注義謂不兼甸之公邑故謂斷二百里外為始非經意也云獄居近者賈疏云從鄉士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士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詒讓案鄉

士兼掌國中遂士兼掌四郊故各於所治之近地設獄此縣士實掌四等公邑之獄宜各就當處設獄不當如鄭說移居境外而就近也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郡之縣

獄在四百里上者賈疏云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為名若言野縣都據本為稱若然云掌野則三處摠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外四

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三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士既名掌野不得存一野以為獄名故也案載帥云公邑在甸地則二百里中亦有公邑縣士惟掌三百里已外其二百里獄

遂士兼掌之矣案注疏說亦誤此縣士所掌公邑實兼四等甸稍縣都各於當處設獄甸之獄在二百里上野之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獄在四百里上郡之獄在五百里上鄭誤謂甸公邑掌於遂

士遂迭移其地於經不合賈亦不能辨也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

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

疏各掌其縣之民數者與縣師為官縣也凡公邑蓋以百里為一大縣長吏治之井邑丘甸縣

都則其屬列也賈疏云案序官縣士三十有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

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各十一人是以故得云各掌其縣之民數也案此縣士實通掌四等公邑則獄有四處疑當每處八人賈不數甸公邑故謂獄止三處其說非也云三旬而職聽于朝

者賈疏云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者謂刑殺及肆二事皆各就其縣蓋刑殺則各於其設獄之縣市肆則各於其罪人所居之縣市也遂士職刑殺於郊之市肆各於其遂之市以郊遂不同故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又云各于其遂肆之三日別為更端之詞此縣士職刑殺與肆地雖亦不同而皆是縣故以各就其縣為最樞之詞固各有當也注云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者謂縣士就設獄之縣洩而刑殺若欲免之則王之猶遂士就郊而刑殺也賈疏云亦以經文勢相連恐士師刑殺故須解之

命六卿會其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疏**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者賈疏云以其差遠故不使三公而使

朝而職聽于朝是其期也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

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疏**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

與縣師會人為官職也大司馬注云大役築城邑也案疑亦當兼師役田役言之賈疏云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其屬而蹕者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眾故直各掌其縣之

禁令而已云其喪亦如之者亦家上大夫為文賈疏亦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云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詒讓案此亦當兼大田獵言之注云

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縣都者與上注義同賈疏云上野雖已解野今此文云凡野恐有別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若如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

二百里以外從野三百里縣則四百里都則五百里還是縣士獄之所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立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疊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

純屬**疏**注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者亦謂四百里外至五百里也先鄭依司馬法謂都惟在五百里疊地與載師大小都家邑文不合故後鄭不從賈疏云先鄭意縣士既掌

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三公所食大都也云魯季氏食於都者魯季氏食邑於費定十二年左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云三都費郕成也先鄭蓋據彼文然彼都為大小都之通稱不定在四百里五百里之地也且魯為侯國亦不得有五百里上之大都故後鄭亦不從云立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大夫之采地者春官敝官都宗人家宗人注義同云大都在豈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甸地者賈疏云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壹地小都任縣地家是家邑任稍地王子弟親者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在豈地以下為證者是不從先鄭之驗若先鄭以采地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土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土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土掌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有事上於方士耳云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者對鄉士遂士縣士皆云掌其民數也賈疏云采地之民雖在王畿之內屬采地之主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類畿外之民屬諸侯故云不純屬王

獄訟于國

三月乃上要有君異之疏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疏聽其獄訟之辭者謂方士治都士家士而聽獄訟也賈

外朝詳聽之事注云三月乃上要有君異之疏聽其獄訟之辭者謂方士治都士家士而聽獄訟也賈地之獄訟其地域遠近與縣士三等公邑同而三月上要有君異之者此官掌稍縣都三等采

遠又不云于朝而云于國國亦指王朝對都家為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文故稱國也賈疏云謂異於鄉士遂士縣士之等

其灋以議獄訟

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疏注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賈疏云上

者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是異之類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者左昭十四年傳文杜注云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引之者證成是平之義獄訟成士

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疏注云都

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職獄訟者

自協日刑殺者都家之吏蓋謂都士家士也以經無協日刑殺之文明方士不掌刑殺之事仍使都士家士等就其都家協日刑殺則亦就其所治肆之三日也云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

反覆有失實者者刑殺之成或謂方士所上司寇所弊之成聽獄訟者亦通都家之士及王朝羣士皆書之如後有反覆失實則可案論且誅責失聽之吏也必書之者以鄉士遂士等聽弊刑殺

總屬一官而方士則唯掌聽弊不掌刑殺且有都家之士參與其事更歷非一易滋舛互故書之特詳矣凡都家之大事眾眾庶則各掌其方

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疏凡都家之大事眾眾庶者謂采地大軍

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者賈疏云若不分主則不得云各掌故知分之云其方以王之事動眾則為班禁令焉者以經云大事故知以王之事動眾若都家自以事動眾則非方

士所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

及其六畜車輦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疏官脩縣法以施案比徵發之事也云若歲終則省之

而誅賞焉者省察法之脩舉與否以誅賞采地之吏亦都家官之官計官刑也注云縣法縣師

之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縣師職即下所引是也惠士奇云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

於縣師是為縣師之法名曰縣法案惠說是也稍人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

作其同徒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此縣法與彼正同縣師主四等公邑都家非其

所掌然采地制井田與公邑同用巨乘之法故縣師不掌都家而方士得脩縣注此正采地公邑

同制井田之墳證也云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並縣師文郊野彼作郊里此疑誤後鄭據縣師職文釋此縣法其義最稿然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都鄙亦其所掌則非也縣師唯掌公邑不及都鄙詳彼疏云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者賈疏云上鄉士之等皆言民數惟方士不言今此縣師云

夫家之數即與民數亦相近也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都士小事不附罪

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

者也主之告於疏罪注云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者據殺官文云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

司寇聽平之疏罪者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已有士師受中為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不附

獄訟小事不附罪者宜都家之士與其長吏自決之不必上於王國鄭賈說不合事情黃度據所

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釋此都家所上治焉獄訟具說似較長蓋此與訝士二經所

云治者正同主即主其來造者也上文所云者為已決之獄訟此則未決之獄訟云主之告於司

寇聽平之者方士官卑不得專聽平都家之事故必告於司寇也聽平之即上云聽其成是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呂注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者賈疏云案尚書

掌四方獄訟又下文論罪刑于邦國皆言諡罪刑于邦國告曉以麗罪及疏罪注云告曉以麗

諸侯之事故先鄭云諸侯之獄訟也諡罪刑于邦國制刑之本意其疏罪注云告曉以麗

意者掌交注云諭告曉也賈疏云麗罪者謂斷獄附罪輕重也詒讓案此與大行人論書名義同

謂以刑書告曉邦國制刑之本意謂依罪之輕重制作刑法以治之其意義或深遠難知訝士則

解釋告曉之若後世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獄疑辯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

古者謂訟理為治訟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案王說亦足補鄭義公羊成十年六年傳說齊執曹伯云天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注云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即侯國

訟理於王國之事經凡治訟對文則異若司市大治小治大訟小訟是也散文則義亦互通此經四方之治亦容咳獄訟言之蓋治獄訟之官以疑事上請與獄訟之人自求訴於士通得為治亦

皆經義所包矣互詳小宰疏云士主謂士師也者賈疏云以其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更詣廷尉議者者惠棟云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興律篇中北堂書鈔

引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疑獄者讞有司有不減百餘人郡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杜周傳云周為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

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上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書議以為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

獄廷尉如清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為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為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獄

謂若君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疏制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者惠士奇云成者斷獄之名王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也

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評士掌四方之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詩曰虞芮

質厥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竹書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泄訟泄者往而成之也左傳成五年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然則聽訟謂之成

也注云亂獄謂若君臣淫上下相虐者也者此皆獄之尤重大不易平斷者也穀梁昭二十年二年傳云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傳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共淫徵

舒之母夏姬衷其相服以戲于朝又公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泄治諫被殺後徵舒射殺靈公二子奔楚楚為討陳殺徵舒是君臣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

史記儒林傳云董仲舒弟子溫呂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漢書五行志云淮南王安謀反元朔六年使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

秋誼顯斷於外不請亦王臣至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侯國治獄之事故引以為況

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

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疏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者行

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是大賓行人有送逆之禮小賓客非小行人所送逆則與掌

訝送逆之故掌訝云若將有國賓客至與士逆賓于疆及歸送亦如之注云士訝士又聘禮賓及

竟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賓歸云士送至于竟聘義亦云君使士迎于竟士皆即此訝士也

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與聘禮合行理韋注謂是小行人竊疑或

即訝士凡士官亦稱理如大司寇曰大理朝士曰廷理是也云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者館謂

賓客所居之館古者蹕之名通於上下故賓客亦得稱蹕詳內豎疏云誅戮暴客者者暴經例用

古字疑當作蹕詳地官敘官疏暴客謂侵暴賓客者此官則誅戮之也云客出入則道之者道

唐石經作導案導正字道段字詳寺人疏云有治則贊之者此治謂諮問陳請之事與上士治不

同贊謂佐助為達之王也注云送逆謂始來及去也者謂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云出入謂朝覲

於王時也者謂出入於朝也引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者賈疏云以其言出入與晉

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左氏傳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禱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

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覲為行此禮是出入為朝覲案依杜義則彼出入猶言從來去與大行人

司儀出入幾積義同鄭此注尊據朝覲出入言蓋與彼微異賈說未析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

賈疏云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

法入野須有採取之空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

疏聚眾庶則讀其誓禁者大事亦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有戒守征役之事詳大司寇

疏賈疏云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眾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

凡邦

大

凡

大

大

大

周禮正義卷六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

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

民焉

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

門者如天子臯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臯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

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闔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

之外臯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疏掌建邦外朝之灋者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

位次及刑禁之類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者此亦天子外朝之朝位與小司寇三詢之朝位同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左謂外朝之東右謂

外朝之西羣士謂上中下士與小司寇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之羣士異詳小司寇疏金鶚云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道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

也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者三公位在外朝之前南方北面也凡此三槐九棘皆謂朝位非官府所在通典賓禮據此文謂近庫門有三府九寺不足據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

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者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毛詩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又小雅大東傳云棘赤心也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樹棘魏聽訟其下棘赤心有刺

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示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左昭四年傳桃棘矢孔疏引服虔云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案毛詩傳以棗調棘呂氏春秋分職篇云棗棘之有此九棘亦即棗

之通名非小棗叢生之木也淮南子時則調高注云棗取其赤心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是棘與刺義同小司寇及司刺以三刺聽獄訟即在三詢之外朝故

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明外朝棘棘即取義於是也云槐之言懷也者說文木部云槐告於大司寇聲類相近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懷氏之苞荀子勸學篇懷作槐淮

南子時則調高注云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初學記政理部引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與鄭高義異國語晉語云組麗觸庭之槐而死章注云庭外朝之廷也周禮宰制外朝三槐三

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又范獻子執董叔於庭之槐是諸侯卿大夫外朝之庭皆樹槐也云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者賈疏云此亦據三詢而言也云羣吏謂府史也者小司寇注

義同金鶚云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案金說也是也此羣吏與小司寇之羣吏同皆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故立於諸侯之後文王

世子命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亦以羣吏與諸侯同命足與此經互詳小司寇疏云州長鄉遂之官者鄭意鄉官州長帥其屬黨正以下遂官

縣正亦帥師以下並在三公之後經舉州長以咳縣正然其說非也鄉遂之官即上所謂羣吏在諸侯之後者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者以其領眾庶殊異之遂官唯縣正容與州長並列餘

官並不爾也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者闈人注同後鄭說天子門數與先鄭同惟雉門與庫門內外互易為異並詳闈人疏云外

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先鄭說謂外朝即治朝也內朝即大僕之燕朝也後鄭說亦同惟先鄭不及庫門外朝之外朝是謂天子止二朝矣後鄭則依小司寇及此職別有外朝在臯門之內

庫門之外與治朝燕朝而三與先鄭說異若如先鄭說外朝止一則此職及小司寇之朝位不宜與司士互異其說不通後鄭改之是也云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羣棘者釋文寘

作示云本說作寘案坎上六爻辭云系用徽纆寘于羣棘三歲不得凶繫保寘示字並通易釋文

賞故也劉敞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皋門應門非諸侯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路諸侯

之僭禮也說有庫雉而無皋應明堂位說魯制雖兼天子而仍不敢僭皋應之名鄭君謂諸侯有皋當從劉說有庫雉而無皋應明堂位說魯制雖兼天子而仍不敢僭皋應之名鄭君謂諸侯有皋

應而無庫雉非也至襄十七年左傳皋門之僭杜本實作澤門陸氏釋文斥作皋者為誤本孔氏轉據以證鄭說疏矣家語王肅偽撰因不足證經然庫門自是諸侯通制孔氏疑衛或蒙褒賞則

亦非也互詳闕人疏引檀弓曰魯莊公之妻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者欲尋庫門在雉門之外也鄭彼注云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退之微弱之至云言其

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之外也矣者亦後先鄭雉門在庫門之外也說也賈疏云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云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之外也必矣云如是王五

門雉門為中門者後鄭據禮記定庫門在雉門外是雉門為三門適在五門之中也賈疏云已下更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云雉門設兩觀者此據魯兩觀在雉門謂天子亦雉門設兩觀

其說非也今案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詳大宰及闈人疏云與今之宮門同者闈人注說中門幾若今宮闕門闕即兩觀也張衡東京賦說漢宮闕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云闈人幾

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者據闈人云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意彼中門即指雉門言之禁實既守守禁則窮民不得入明此外朝有違窮民之事則不在雉門內可知然闈人掌中門之禁實

兼庫雉應三門言之鄭謂專屬雉門亦未詳彼疏賈疏云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闈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矣云郊特牲義釋

於庫門內者彼文云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鄭彼注云肅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備而事尸禮大賈疏云引郊

特牲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中門不得置外朝之事云遠當於廟門者賈疏云言遠謂畿其太遠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者鄭欲見庫門內無外朝但有廟引

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者賈疏云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案鄭彼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今攷諸侯三門廟社當在雉門

內路門外天子五門廟社當在應門內路門外鄭賈謂在庫門內雉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者鄭意天子五門應門之內既有內朝雉門為中門窮民不得入庫門之內但有廟社而無朝故定外朝為在庫門外皋門內也云合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者亦舉漢法為況詳槁人疏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者賈疏云天子外朝一者即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二也諸侯內朝二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為內朝二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閒於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周社毫社是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為外朝是諸侯外朝一內朝二又掌訝云至于朝詔其位賈疏云解諸侯外朝之法有二稱解之或解取閔公傳季友將生閒于兩社為公室輔注云兩社周社此二社在大門內中門外既云兩社為公室輔則外朝所在也或解以為聘禮聘賓在外卒以秘造朝樞不可入公門造朝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文賈謂在大門外陳擯介之處言朝即外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文賈謂在大門外內中門外掌訝疏又謂在大門外聘禮疏說同兩疏自相違伐無所折衷劉敞震焦循並從在大門內之說金鶚云天子外朝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朝必有門與朝相對若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諸侯三朝亦宜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闈人以守之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為詢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詔侯外朝在設於庫門外不知何意也於大門外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為朝如上文賈疏治朝言者有指內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在庫門外也賈疏誤甚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治朝言者有指內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為朝者讀者在當分別觀之案金說甚數聘禮至于朝注云賓至外門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

子棺造于朝介將命此諸文皆指外朝門外之地言之鄭注並不謂即外朝之廷費氏不悟遂有
入公門之疑疏矣又案此云內朝二者據玉藻正朝為內朝則燕朝更在其內亦為內朝可知
若以正朝燕朝自相對言之則正朝亦解外朝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鄭
彼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國語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並以正朝
與燕朝相對為內外庭是也詳大僕疏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帥其屬而以鞭呼
者大僕云王既燕朝則正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路門內即路寢庭也帥其屬而以鞭呼

趨且辟 趨朝辟行人疏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呼經例當作此疑誤詳雞人疏釋文
執鞭以威之

縣正疏呼以戒警趨者巡行皆執鞭為之賈疏云案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
徒六十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十人為之注云趨朝辟行人者庫門外之外朝平時庶民皆得

往來敵朝士帥其屬趨於朝且辟行人使無干犯也云執鞭以威之者國語魯語
云薄刑用鞭扑章注云鞭官刑蓋行人有不辟者則以官刑威之鞭詳司市疏 **禁慢朝錯立**

族談者 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此掌肅朝儀也注云慢朝謂
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

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慢易不敬也在朝當肅敬不肅敬則為慢朝故禁之也云錯立族談違
其位傳語也者說文定部云遣遠也錯即遣之段字小爾雅廣詁云錯難也廣雅釋詁云族聚

也賈疏云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傳聚也凡得獲貨賄
引詩曰傳沓背憎又口部云噉聚語也引詩又作噉噉聲義並同疑本一字也

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土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倅而取之曰獲委於
朝十日待來讞之者

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
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小者私之小物自界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

疏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亦謂庫門外舉門內之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
串以無分得也委於朝亦謂庫門外舉門內之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

下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亦謂庫門外舉門內之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

地金... 疏...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亦謂庫門外舉門內之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

者也金鶚云賈賄人民六畜委于朝此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散失可待來者識之也云告于士者

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賈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

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度其所獲而畀之是為商賈注云俘而取之

曰獲者賈疏云則得者非所俘也所俘即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詒讓案左定九年傳凡

得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杜注云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案得獲對文則異散文

亦通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人民六畜則並謂生而得之說

文人部云俘軍所獲也引申之凡得人民六畜非軍獲亦謂之俘故鄭云俘而取之也云委於朝

十日待來議之者謂其主或來識取則當畀還之故必委於朝十日以待之也云人民謂刑人

奴隸逃亡者即所謂所掌男入罪隸女入春棗者也案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

帥其民而搏盜賊者證人民為刑人奴隸也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

廷者舉漢法為泥持詣鄉亭縣廷不得私取之與此經委於朝古於士事略同云小者私之小物

入者舉漢法為泥持詣鄉亭縣廷不得私取之與此經委於朝古於士事略同云小者私之小物

自畀也者謂畀所得獲之人也云立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者賈疏云案家語本命男子

八歲而亂齒齒女子七歲而亂齒此言七歲據男子若女子則六歲皆刑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

歲是女案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替期內之治聽期

詳司厲疏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替期內之治聽期

外不聽

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疏凡士之治有期日者治謂聽訟也凡治訟對

疏

凡士之治有期日者治謂聽訟也凡治訟對

聽訟于朝者鄉士一旬遂士二旬期日蓋有二義一則民以事來訟士官為約期日以治之二則獄

先鄭注以過期不得乞鞠為證則固以此為民之獄訟來治於士者而言非羣士上獄訟之期

明矣質人治質鞠有期日與此經同彼後鄭注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

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以彼證此則後鄭亦當以此為民來治獄訟者之期若羣士

稽殿獄訟而反以不聽距之是則禁殺戮所謂攘獄過訟之當誅者豈得著為令典乎又案賈據

鄉士遂士諸職謂此期即職聽之期不知彼期日雖與此同而自是課羣士治獄之遲速與民

之來治於士者不同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然則假令有疑難不決之獄必

不限以旬月之期矣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者賈疏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

郊謂獄在郊據遂士野謂縣獄三處皆是野都謂方士掌都家案賈並據諸士職聽之期為說以

訟獄之事當依士官所分部職為科律故野與都雖同屬稍縣地而一為公邑一為采邑則其

期有三句與三月之異若質人則以界域遠近均分為法句稍通屬野縣鄙通屬都與此官法小

異也云邦國其者釋文作期阮元云期者正字其者俗字詒讓案釋文是也經典凡稷年字與

期限字通作期俗別作非也亦詳質人疏邦國通畿外九服故期特遠也注鄭司農云謂在

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者惠棟云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曰
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晉書刑法志
陳羣等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詒讓案王符潛夫論述赦篇云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鞠字同囚徒論決三月之內若有枉濫得乞再鞠問若滿三月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則為時已久不得復乞鞫也與期外不聽事相類故引以為證
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為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疏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
為治之辨讀為別謂別券也立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疏聽者責即小宰之稱責注
云謂貸子是也注云判半分而合者謂券書也券書者券書也券書者券書也券書者券書也
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禮
判書賈疏云即賈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案此與小宰傳別同詳彼疏云故書判
為辨者徐養原云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附注云古文班或為辨今文為辨判皆從半義亦

相近鄭司慶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為治之者亦以漢法為況先鄭意蓋以有責為有辭訟後屬責注亦釋責為訟可證凡辭訟有券書則為治無券書或誣設則不為治也云辨讀為別者士師傳別注故書別為辨引先鄭云辨讀為風別之別此讀與彼同小宰傳別故書亦作傳辨鄭大夫杜子春並讀為別先鄭以此經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與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文正相應故從故書作辨而依鄭大夫杜子春讀為別後鄭則以今書作判義與別同故不復破字也云謂別券也者即券之半分而合者也管子問篇鄭則以今書作判義與別同故不復破字也券謂分契也並詳小宰疏云立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者後鄭釋責為稱責破先鄭義也賈疏云案泉府云凡民之貨者以國服為之息彼謂貨官物之法今此是私民出責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者如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案賈說非也國服者亦如彼四等稅法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不諭何地出息輕凡民同貨財者重各隨其所以便利至重不得逾此耳非必分地而區其等率也五詳泉府疏

令以國遽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買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以

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疏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遽行之者賈疏云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費取息坐臧

以國法與民同貨財為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治讓案此同貨財與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除義同彼官與民同貨財斂除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此民與民同貨財斂除之事民自主之朝士則掌其法

令云犯令者刑罰之者謂不依國法者重則有刑輕則有罰也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甚賈者也者說文曰部云同合會也司市注云同共也先鄭意此同貨財為民欲為賈而力不能

獨舉則與他人合錢居物相共為賈者也云以國法行之司市為節以遣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先鄭意經云國法即司市通貨賄之法行之謂達其出入

也但商賈出入有璽節自是司市恆法不必屬合錢其賈且此說與司市同貨斂除之事也後鄭彼注云同鄭不從云立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者即司市同貨斂除之事也後鄭彼注云同

玄謂責轉責使人歸之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屬委付也轉責亦謂展轉相委付故謂之屬責
疏云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使子本依契而還財主會釗云屬託也屬責者謂遠賈異方而
死者屬伴侶之人收取其責負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問是果與否
者為伴侶否然後聽而責負者償之案會說亦通云而本主死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者賈疏
云轉責者或死或囚也受責之人見轉責者死囚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冒也
案抵冒者潛夫論斷訟篇云借本治生逃囚抵中史記孟嘗君傳云離上抵負亦詳大史疏云以
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者後鄭亦以傳為傳近而義與先鄭異賈疏云
謂以其地相比近委其事實故引以為證也言能為證者則有不能為證之法地雖相近有不知
者則不能為證乃不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鄭司農云謂盜賊軍輩若軍其攻盜
受其辭而不治之也

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
疏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
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之內案賈說非也鄉邑謂鄉遂公邑家人謂平民家室若被盜賊攻略許其擅殺不必歸之士也
鄉邑詳大宗伯疏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者先鄭蓋

以盜賊軍略讀意謂軍為軍眾言盜賊羣輩成軍者所至鄉邑若家人遇則任聽格殺不以擅殺
為罪也王安石鄭鑿並釋軍為攻圍屬下讀之江永云軍猶攻殺也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春秋

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
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得無罪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

輩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
則軍訓為攻與春秋書伐同義案王鄭江惠說是也俞樾說亦略同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

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者先鄭舉漢法為况公羊凡報仇讎者書於
定四年徐疏云格猶拒也案牽引人亦謂劫略良人也賈疏以為漢賊律文

士殺之無罪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
疏凡報仇讎者書於
及各本並誤此與調人為官職也此士與前告于士異

蓋謂羣士通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誅士朝士等而言凡刑官皆得書也賈謂朝士未咳云注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彼謂官執之若官未執而報者之身與仇讎相遇者則得殺之但必

先告之於士官書其姓名於簿籍不得而告而殺所以申其情而禁其專擅也然謂人所云實為

過失殺人罪不當殺而設此調和之法其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本謂以瑞節與報讎之人但使

執之不遽殺也此云殺之無罪則是法所當討與彼不同竊謂此報仇讎乃謂殺人不義者罪

本當殺或逃匿官捕之未得則報者得自殺之此本不在相辟之科鄭援調人以釋若邦凶荒

此經實不相當賈疏謂會赦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尤非經義詳調人疏

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謂故書慮為憲貶為窆杜子春云窆當為禁憲

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者凶荒札喪即膳夫大荒大札彼又

也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疏云國有大故注云大故寇戎之事也此總言之則荒札亦為大

故宮正注云故凡非常也是也此札喪即謂疫癘之變非謂王家大喪小喪之事變禮無省刑之

法也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者令謂此官依法戒令之賈疏云邦國據畿外都家謂畿內

三等采地縣鄙謂六途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謂國有此事則朝士當謀慮緩

後鄭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杜說正與彼同云玄謂慮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貶猶減也者說文貝部云貶損也引申為減省之義廣雅釋詁云貶損減也云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是也云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者賈疏云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之事輕邦困不至甚則所貶少也云視時為多少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

女歲登下其死生

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令疏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於版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

本並誤此官掌庶民之版與司士掌羣臣之版尊卑互相備也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者賈疏云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徧畿內矣案此國中當專屬王國城郭中不兼六鄉而郊則當為鄉里而兼六鄉鄉里七萬五千家內不萃居國中與郊里亦不襍處也賈說未析詳大宰縣師疏注云登上也者轉人注同說文艸部云登上車也引申之凡增上並白登此釋登萬民之數謂進上其所書之數猶後云獻也下云登下則猶言增減左傳昭三年杜注云登加也但登下相對為文則與上義亦互通故注不別釋也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詳小司寇疏案生齒以上所謂成男成女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是也彼殷當為版形近而為又內則記子生三月父名之即書而告閭史州史歲諸閭府州府彼生三月而書即媒氏書成女以上男女之事與此職亦互相備也云版今戶籍也者詳小宰宮伯疏云下猶去也者戰國策西周策高注云下猶減也言減去之也此登下猶言增減與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義同云每歲更著生去死者著其名於籍死則去之也商子境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與此經合管子乘馬篇云秋日大稽與民數得公彼與讀為舉得公猶此云死也又國語周語仲山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草注云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

史即六卿六遂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主皆是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

百墨罪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辟寇劫略奪攘擄度者

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疏掌五刑

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掌五刑

也大司寇注云麗附也此官掌五刑之法依法以附民罪之輕重漢書刑法志謂此二千五百條

即大司寇三典之中典是也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者罪大率先

刑法志同疑亦傳寫之誤五刑各五百者亦約舉成數言之注云墨罪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

者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土部云墨書墨也黑部云黥墨刑在面也書呂刑云

爰始淫為劓刑挾黥孔疏引鄭書注云黥為鬻黥人面堯典疏又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贖宮劓

頭鹿刺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刑德放云逐鹿者逐人額也黥者為羈管人面也又引鄭彼注云逐

鹿黥皆先以刀笱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為刑通謂之墨然散文則在額亦在面謂之

策秦策高注云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鄭此注云刻面不及刻額者以面可以眩額也呂刑先

言黥後又言墨辟黥墨義同賈疏謂黥為苗民之虐刑夏改為墨呂刑疏亦謂黥面甚於墨額恐

不足據室釋文云本又作涅廣雅釋器云涅黑也呂刑偽孔傳云額其額而涅之曰墨刑國語周

重文劓或從鼻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劓者劓其鼻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者韓詩外傳廉稽說越俗云劓墨文身剪髮後漢書東夷傳云倭男子皆黥面文身此即以墨劓為俗之類鄭意古時有犯二此刑者亡逃於彼世類蕃衍相沿為俗也又國語周語云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其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是古刀墨之民流在裔土之事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者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白虎通義五刑篇說同呂刑偽孔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列女傳貞順篇云士庶人外淫者宮割案宮呂刑又謂之極詩大雅召旻云昏極靡其鄭箋云極極毀陰也說文支部作斂云去陰之刑也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列女傳辯通齊威虞姬傳云周破胡惡虞姬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窮驗問即閉宮中不得出之事也云若今宦男女也者天官欽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是也詳彼疏云別斷足也者說文刀部云別絕也又足部云明斷足也重文既明或从兀明正字別段借字廣雅釋詁云別斷也云周改臙作別者文選西征賦李注引尚書刑德放云臙者脫去人之臙也說文骨部云臙郟端也臙即臙之俗鄭意書傳有臙無別此經有別無臙故謂周改臙為別然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為別呂刑有刑周改刑為別賈疏亦本彼為說謂臙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臙作臙至周改臙作別案據駁異義說則臙與刑異刑與別亦異故以三者相變未詳其說段玉裁云古五刑臙者去郟頭骨也周改臙作明斷足也古文尚書呂刑說夏刑作刑周改刑為別與周禮注不合許謂臙作臙周禮注云周改臙作別而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為刑周改刑為別與周禮注不合許謂臙即明鄭析明為二不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刑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臙言刑者蓋臙者臙之一名故周禮說周制作別呂刑說夏制則今文尚書作臙古文尚書作刑實一事也周改臙為臙即改臙為明也黃以周云鄭意臙者脫其臙也判者斷其趾也則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判者脫其臙也是以判為臙也漢書刑法志孟康注云臙者則左右趾是又以臙為判也說文判作臙則作明臙明也明斷足也是又以判為則也史記龐涓召孫臙以法刑臙其兩足是又以判為臙也說文臙郟端也脫其臙謂剔去其郟端骨使不能行重於判而輕於別案黃推駁異

亦說深得其指但莊子德充符篇云兀者故山岳虛通見仲尼釋文引義疏云無趾故謂與別

義說深得其指但莊子德充符篇云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釋文引崔譔云無趾故以踵行是亦以刑為別蓋贖刑則通言之皆為足刑故古書咸不甚析別唯駁異義顯區為三故謂贖與刑異此注直云周改贖作刑下引呂刑復以刑為贖是鄭意實如段說謂刑贖為一刑與駁異義說自不同賈并為一非也云殺死刑也者說文支部云殺戮也釋名釋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異義也埋贖之使不復見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大辟者謂死也引書傳曰決關梁驗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者以下並尚書大傳呂刑傳佚文孝經釋文引鄭孝經注云險垣牆開人關闔者贖與伏說略異此同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者御覽刑法部引鄭大傳注云擄竊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穿窬盜竊者劓說與此略異賈疏云觸君命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為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即宮室禮儀制度也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為寇殺人為賊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在外亂為姦或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為軌在內亦得為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傳寫誤當以傳為正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者詳蜀石經作詳古字通用御贖引大傳亦作詳又引鄭彼注云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為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劫賊傷人者墨說與此異云降辟寇賊劫略奪攘擄度者其刑死者賈疏云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擄度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擄度謂擄擄春秋傳度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詒讓案書傳云降辟寇賊劫略奪攘擄度即呂刑之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擄度也呂刑疏引鄭書注說鳴義云盜賊狀如鳴變鈔掠良善劫奪人物是鄭意書傳之劫略即呂刑之鳴義也賈引書宄作軌矯作橋蓋初唐本如是今本為衛包所改故與賈異孝經釋文引鄭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說與此異云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胥占即此五刑之書也云夏刑大辟二百贖之較略其詳具於刑書則已亡佚呂刑云明啟刑書胥占即此五刑之書也云夏刑大辟二百贖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為正詒讓案呂刑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是穆王重申

夏法故鄭據彼為夏刑也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引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與呂刑數適合又案此引呂刑三百五百刑數互誤至引彼刑辟作廢辟者則是從今文書呂刑凡刑辟則謂字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白虎通五刑篇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元命包並作贖即鄭所本鄭此注不從古文作刑亦不以刑與贖為二之證也賈疏皆以為字誤失之云周則變焉者賈疏云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為賊竊賄為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未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案依漢刑法志說則此五刑二千五百為中典呂刑五刑三千為重典則夏重周輕與賈不同今攷此經自是中典但呂刑實輕於此經當以賈說為優周書麥篇有刑書九篇疑即周公之九刑此經有五刑無九刑或當如鄭書注說加流宥鞭扑贖為九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說同至叔向以九刑為周之亂政此必非周公之九刑賈合為一而曲為之說失之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者亦呂刑文僞孔傳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即據大司寇三典為釋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賈疏云案文帝本紀十三年大倉令滔于公有罪當刑徙繫長安無男有五女小曰提縈遂泣上書上赦肉刑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宮刑以至隨乃赦也呂刑疏說同惠棟云史記索隱引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王聘珍云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苑罪欲腐者許之如涓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案惠王說是也依漢刑法志說文帝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等議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

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棄市然則十三年所除者惟黥劓斬左右止耳其餘宮刑漢志無文故崔張賈孔並謂不具然恐在十三年後復除此刑史偶失紀也

若司寇斷獄

辨訟則以五刑之禮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弊訟則以五刑之濫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如今律家所署法矣**疏**若司寇斷獄弊

也賈疏云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

則入罰故也注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者平其法之輕重審處所抵罪之當與不當也云如

今律家所署法矣者鄭據漢時律令家有署法蓋謂書其罪及所當之法於牘也司刑詔刑罰亦

當書署其法故舉以為況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殺之宥寬也赦舍也**疏**掌三刺三宥三赦

官別掌之以與司刑相左右者也云以贊司寇聽獄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司寇聽獄訟時此官

以三法贊助之皆所以致其詳慎不輕於施刑也注云三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者殺官注義

同三刺者問眾以當殺與否是刑與宥不可豫定與三宥三赦專在赦宥不同故以三刺為名亦

取與三宥相對為義也云宥寬也者大司寇注同云赦舍也者爾雅釋詁文宥者壹刺曰訊羣

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壹刺曰訊羣臣者此即司寇聽於外朝鄉士遂士

謂孤卿大夫士也其位在外朝西面與三詢之位同云再刺曰訊羣吏者謂鄉遂公邑都鄙之吏

也其位東面云三刺曰訊萬民者謂鄉遂之民其位北面賈疏云此三刺之事謂斷獄弊訟之時

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二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

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坐死立謂讞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疏**壹

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者開帷簿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曰不識者漢書刑法志作弗識義同三宥皆本有罪入五刑而改從輕比置後疏謂仍使出贖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五刑之疑有赦下即說五辟疑赦所罰之數蓋亦含此三

宥罰贖之法彼云赦者通言之赦宥義略同也又書舜典云流宥五刑彼釋文引馬融云宥三宥也馬據此證彼流宥之義則馬謂三宥當減從流然此經諸職無流放之文鄭書禮注亦皆不以

引不合疑斐駟之誤三赦直赦不刑尤不得為流宥也王制云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參宥而後斃參宥亦引此文為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術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令曰老

弱弗刑參宥而後斃參宥亦引此文為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術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令曰老後制刑參宥而後斃參宥亦引此文為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術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令曰老

不識謂思民無所識則宥之者謂思民不識法令而誤有觸犯則宥之以其與三赦意無別故後鄭不從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者不坐死者晉書刑法志引魏張裴律注云不意誤犯謂之過

失以其非故殺故不坐死也云玄謂識害也者說文言部云識知也識知之不審也云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賈疏云甲乙者與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

弟乙誠以為是兄甲錯殺之是不審也云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申先鄭之義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云過無本意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過失非意也廣雅釋詁云軼

過也言舉兵刃本欲斫伐艸木而過旁出中傷人淮南子紀論訓云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亦此義也司救圍土之罷民亦在過失之科彼注謂齟齬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

焉害人應於罪者與此刃軼中人事亦略同云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者在注云閒隔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薄簾也謂隔帷薄內實有人在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旌三赦曰壹赦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幼弱謂七歲以下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與此幼弱義別云再赦曰老旌者於其

老也旌葉鈔釋文作耗云本又作旌俗本釋文作耗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耗荒證葉本為

是案說文老部作雲云年九十曰耄漢書刑法志說周禮三刺作老既耗旄既並耄之借字耄則俗體也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亦作旄鄭彼注云耄惟忘也釋名釋長幼云七十曰耄頭白耄

漢律八十不坐為釋蓋從曲禮說云三赦曰蠢愚者矜其性識之不逮也賈疏云三赦與前三宥

所以異者上三宥為輕全放無贖案薛據孔子集語引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

三赦之等比上為輕全放無贖案薛據孔子集語引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

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是必赦小過勿增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

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積伏傳所云有過不受罰即此經三

有之法也宥老幼不肖即此經三赦之法也注云蠢愚生而癡瞶童昏者說文心部云蠢愚

也思慙也哀公問云寡人蠢愚冥煩案蠢字與蠢亂之蠢別廣雅釋詁云僮昏狂癡也瞶癡也一

切經音義引者頤云瞶無知之貌國語晉語臣說八疾云僮昏不可使謀章注云僮無知昏闇

亂也童僮昏悟字並同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

坐者賈疏云案曲禮云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

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未滿八歲則未卹是七年者若八歲已卹則不免也惠棟云光武紀

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

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詒讓案漢書刑法志云孝景後三年下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

鞠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請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

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旄之人先鄭說與

同班**疏**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

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疏**用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者謂察民情之虛實求罪之中正必

所刑之處乃後行之**疏**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者謂察民情之虛實求罪之中正必

中此以上三法又兼求民情斷民中皆互相通貫也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者此謂凡不在三宥

三赦之科者也注云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刑也者小司寇注義同案鄭以刑之所加於體之

若左隱八年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是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左隱二十六年傳云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注云祝融高辛氏謂之火正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此即神約內祭祀之一端故引以為證云民約謂征稅遷移者征稅出於夫家遷移繫其國邑皆有約劑以檢之是之謂民約惠士奇云民約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與饋質人之所賣饋泉府之所斂賒有約劑者皆是案民約所該甚廣當如惠說但約與要異凡有要而無約劑者則非司約之所掌也云仇雝既和者賈疏云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難辟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雝視父是也詒讓案仇雝既和則不得復相報故亦有約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賈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又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分曹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鄭引彼二文者證邦國民族有定屬也賈謂亦是和之使遷移失之云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者惠士奇云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涂數形方所正之華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詒讓案田萊之比即小司徒之地比朝士先鄭注所謂田地町畔相比屬是也云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者謂司勳六功凡賞爵所及皆有約以書之也惠士奇云功約者如二號為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常而司勳藏其武焉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賈疏云謂自天子以下達庶人皆有之禮器籩豆俎簋之屬樂器鐘鼓竽笙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是凶之車服雜記云瑞衰喪車無等是也惠士奇云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得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左昭四年傳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樂亦書在三官蓋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衛仲叔子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為三筴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職也云擊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者賈疏云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已下是

玉又以禽作六學孤孽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惠士奇云左傳定八年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記摯約之

失官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篋篋之

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者於經

銘重器丹圖則箸於竹帛皆所以徵信也注云大約劑邦國約也者賈疏云上言掌邦國及萬

器也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注云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亦引此文為證賈疏云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牟黃虎

雖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故知使神盛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惠士奇云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大體篇曰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記年之牒

空虛盤孟宗彝之屬圖書即丹圖江永云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鐘鼎皆是書於宗彝如博古圖鐘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案惠江說是也大約劑事重文繁故銘勒彝器藏於宗廟若鍾

鼎盤孟諸重器通謂之宗彝欲其歷久不磨滅也書分器敘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昭十五年傳云撫之以彝器義並如是古鍾鼎款識言彝者甚多不必鬯尊也祭統之彝鼎亦即謂

鼎不關尊彝鄭注未得其義云小約劑萬民約也者對邦國為小也云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篋篋之屬有圖象者與者巾車彫面注云彫者畫之說文三部云彫琢文也凡刻畫木器為文字謂之

彫器鄭意經云丹圖或謂祭器之有刻畫圖象又塗以丹漆者禮器云丹漆彫篋之美是也重篋謂木器故可刻著約劑與瓶人瓦篋異賈疏云此鄭見時有人為此說者故云或有案梓人造器

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事亦有似故云與以疑之引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者此別一說據左襄二十三年傳文以丹圖為丹書杜注云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疏云丹

書以丹書其籍詒讓案鄭以此丹圖類彼丹書故引以為證此與韓非子所謂圖書略同小約劑事輕文約則書於竹帛取足檢考而已不必鑲之金石也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

言者嘗下蜀石經有平字漢制攷引作與今本並無案北堂書鈔券契部引三輔故事云婁殺為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共分土界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即鄭所謂俗語也丁晏云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鄭君所言漢法也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

墨刑

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立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珥謂殺雞取

血贖其戶疏藏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者以下並司約之官刑也賈疏云謂爭約劑不決者珥而辟藏謂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下出本約劑之書勘之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

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者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開也案辟開之借字詳戎右疏先鄭意此謂官府刑書傳寫謬誤不正以致斷擬失當成爭訟者則開藏書之府取刑書舊

本校驗之也然司約掌約劑不掌刑書故後鄭不從云當開時先祭之者小子珥于社稷先鄭注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先鄭此注義蓋與彼同謂祭所開之藏也云玄謂訟訟約者以司約所掌

謂爭約劑相辯訟者也云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者賈疏云案左傳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險薛鄭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始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

訟約法故引之為證云辟藏開府視約書者後鄭亦謂辟為開但謂視約書明不當如先鄭為取刑書也說文戶部云府文書藏也凡約書皆藏於司約之府其大者則又登於天府故大司寇云

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是也此制珥辟藏疑兼本職及天府二府藏言之下文六官為藏其事尤慎重或即指祖廟之守藏與云不信不如約也者訟辭

不實與所藏約書舛悖不相應也云珥讀曰珥者賈疏云以雞記云割雞門當門其珥於屋下言與讀為同易其字也云謂殺雞取血贖其戶者賈疏云以雞記云割雞門當門其珥於屋下言

又云珥知用雞也詒讓案小子注云用羽性曰珥其說未塙然雞記載費廟之禮云門夾室皆用雞珥故知此辟藏謂開府門而亦有珥明當與禮記費廟門同殺雞而珥於其門屋之下其比例是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司盟掌盟載之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

疏

掌盟載之灋者司盟之官法也注云載盟辭也者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注云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案盟辭即載辭也詛祝作之此官掌其法載者記載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

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僖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鄭圍商密宵

上故謂之載非也左傳哀八年孔疏引劉炫謂載書不得單稱載亦非詳詛祝疏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僖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鄭圍商密宵

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球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

讀書案孔說非也殺牲歃血所以申誓盟辭書於策非用血為書也又盟亦有不殺牲者穀梁僖九年傳云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是盟之變禮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襄二十

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

詒讓案坎今本左傳作欲坎欲聲近通用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上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親禮加方明于壇

官疏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與詛祝戎右為官懸邦國會同之

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即據此經為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盧文昭云義本古儀字詒讓案二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

肆師注陸本非云北面詔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王制孔疏云如觀禮及

而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獻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

壇上南面司盟與同盟諸侯皆在壇上北面唯王西面也注云有疑不協也者左昭三年傳鄭

此日月山川也者觀禮注所謂尚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淪

川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咳甚廣說文罔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即以左

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盟又作司命段玉裁謂司慎司命即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

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

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觀禮又云天子出拜日

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盟神則明

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其祝號觀禮又云禮曰於

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並陵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觀禮又
云祭天燔柴祭山正陵升祭川沈祭地壝注云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偈其著明者
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壝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
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

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明之禮
即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也覲禮設六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
貴者賈彼疏援此注以申鄭義謂非天地之至貴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壅鄭
注天地謂日月金鷄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為日月謬甚典瑞考工記皆言禮山
川用璋安得用圭平案金說是也以禮經考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與大會同合諸侯而盟誓則
亦合會羣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為盟神其神眾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
山川雖亦駭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塙楚辭惜詭云所非忠
而說盟誓之事六神即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駭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神之眾也觀禮
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三陵雖即方明所有之神然實不必專為盟祭故大戴禮祀朝事篇
以拜日為教尊尊鄭專以為盟神又以意定為王巡守盟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伯會
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塙證殆不足據方明互詳大宗伯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
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讀其盟載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者此與六官及天
府司會大史內史為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左僖二十六年傳云昔周公大公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呂氏春秋廉篇云武王使叔旦菽膠鬲
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說
使召公盟微子開於共頭之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為數本一本理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
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
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
藏之者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不信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門斬關以
是也

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
綴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疏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云

以犬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

敵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詛詛襄十一年左傳言季

武子將作三軍盟諸侯因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貨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於北而詛明神

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論讓案亦如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詛明神

等也臣民盟詛不得設方明蓋就其所主之神詔之若周社稷是也注云盟詛者欲相與

共惡之也者致眾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人與神共絕之也互詳詛祝疏云犯命犯石教令也者

詩周頌下武箋云命猶教令也若士師八成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犯國教令以出乃盟臧氏

盡誅故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

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

千國之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云又曰鄭伯使卒出奔行出犬豕以盟射穎考叔者左隱十一

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闞與穎考叔爭車傳于許穎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故詛射穎考叔

者杜注云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疾射穎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閒皆詛之引之

者證盟詛是與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自相違約疏注云貳之者檢其自相違

眾共惡之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自相違約疏注云貳之者檢其自相違

寫一通來入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疏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者惠

檢後相違約勤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疏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者惠

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詛三年而詛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

之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出漁擣羊而游其血讀王里國之辭

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之而棄之殮之盟所著齊之春秋

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蓋如此注云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

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

司盟其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疏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詛之事賈疏

疏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詛之事賈疏

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
盟者謂邑閭有盟詛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合共其牲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三物
左傳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等是小盟及詛並與其事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飾
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遂人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其牲而致焉即謂
共牲而會其眾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之祈明神使不敢違也
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疏**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者此與廿八爲官

金也鉛青金也銅赤金也鐵黑金也案金爲黃金亦爲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故經典通
稱銅爲金此經及考工記攻金之工亦以銅爲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鐵爲金之

別種丹即丹沙與青並爲石之別種詳井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樞主其
戒令若然地官井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共主之也注云青

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會青丹于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
處精熏則生空青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腫孔疏引鄭注云山海經

丹青青腫亦即空青也丹青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

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爲兵器者

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揭而璽
之者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揭書備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

之揭**疏**辨其物之嫩惡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工

器者六者爲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之府者以司兵掌藏不掌爲也云守藏
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大府守藏之府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

之藏內府云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兵器之府言為者

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

青者之租稅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采金玉錫石丹青之入征者有三一則大宰九職虞衡

商賈所貢之功二則九賦山澤之賦此二者為正法三則地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當九

穀之賦凡此諸征之入職金皆受之也云揭而璽之者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者謂書其物多

少之數量於棧仍著於其物之側以為表識職幣注云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

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為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為表著之著以職幣典婦功泉府

諸注證之則陸音是沈音非也云璽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為璽詳司市疏云既揭書摘其數量又

以印封之者補宋附釋音本作補案補並萬之別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若左襄二十八年傳

所謂璽書賈疏云揭即今之版書捕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為後易分別

故也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藥者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先鄭注亦云

揭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揭藥是也廣雅釋器云揭藥杖也方言郭注云概揭杖也江東呼都案都

藥聲類同合言之則曰揭藥段玉裁云說文木部揭字下曰揭藥也然則揭藥漢時語說文無藥

直故兩言之亦通又大司寇民獄入鈞金不直者當沒金入官則亦此官受之矣注云給治兵及工直也者謂罰金則給治兵之用罰貨則給攻金六工之直也古者以銅為兵金即銅也國語齊語云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櫛管子小匡篇亦有其文是罰金給治兵之事吳廷華云貨罰亦入於司兵彙人所謂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是也云貨泉貝也者說文貝部云貨財也又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為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也云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臯之小者从刀从言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言則應罰謂罪疑及小入三宥者則責令輸金貨於官以自贖也引書曰金作贖刑者堯典文偽古文入舜典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賈疏云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考工治氏云戈戟重三銖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之率多作鍰鄭注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鍰銖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為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為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為異若散而言之摠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為金銀銅鄭以為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為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給治兵則鄭固以金為銅矣大司寇鈞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以金為黃金為孔傳同孔疏云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為金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六兩八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四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者蓋並誤依漢制為說孔見其與古制用銅不合直不欲顯其非強為之說實非馬孔義也

旅于上帝則其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餅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謂族上帝即祭五天帝於四郊及明堂爾雅郭注引此經亦云祭五帝並非也詳掌次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注云餅金謂之版有即爾雅釋器云餅金謂之飯彼釋文云飯本亦作版郭注亦引此為釋金版蓋謂鍊冶金為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文金部云釘鍊餅黃金是也云此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錫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之即此金版與姜兆錫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禮器曰金

凌廷堪據郊特牲謂即饗食燕之饗未知孰是莊氏據彼以說此金版於義可凡國有大故而

通惟郊特牲文作以鍾次之則金為鍾不為版豈不鑄鍾則以說此金版充之與凡國有大故而

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

疏云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為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作槍雷推捍之屬注云主其取之令也者明職金主令取金石以給之不主造作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推捍之屬者釋文云雷沈云當為礮郎

對反掉宅耕反本又作桴案漢石經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並作桴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

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致墨子備城門篇有槍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書揚雄傳木雍槍梁顏注云以木雍槍蘇林又云竹槍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右星有天槍

天棊又歲星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免索隱引詩緯云槍三星棊五星主槍人槍人則槍蓋類棊皆受之屬而以金杵之與雷者左傳襄十年孔疏云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

征蜀論云下礮成雷礮殘木碎是也惠士奇云雷錯傳具藺石如溘曰城上雷石也一名礮石居賦云礮石雷駭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一名礮說文

杖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椎亦金器莊子外物篇有金椎史記魏公子傳云朱亥袖四十斤鐵椎即其物也掉義難通別本作桴作桴亦並非金石器不

空與槍雷推並舉段玉裁校改擗為擗云擗說文作打擗也通俗文曰擗出曰打案段校近是陸
音宅耕反與打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打棣也天官書有天棣又歲星生天棣長四尺未免集解引
蘇林云棣音擗打之擗擗棣打擗字同是擗即棣之證蓋亦似受而銳未以金者之六輪軍用篇
有鐵棣是也此四者槍推擗皆用金惟雷用石鄭錯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蓋形制簡略猝
辦易成故皆臨事乃共與司兵五
兵必平時鑄造以備用不同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

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人所用兵器盜賊加責沒入縣官
疏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者與職金義同賈謂平其物賈直之貴賤賈疏云其任器多是金刃所盜

財貨雖非金刃以其賊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故並入司兵也
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者司隸任器先鄭注云任持之器此盜賊之任器亦任持所

用傷人之兵器即闔人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左昭七年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
隱器與盜同罪明盜所得器物皆入官也
云入于司兵若今時傷人所用兵器盜賊加責沒

入縣官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賊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注加責取息坐臧校改臧是
也此亦舉漢法為況縣官詳天官敘官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主之臧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

刑德篇云古者盜有臧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氏為盜以臧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
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漢法加責沒官蓋亦據盜官物或無主者晉書刑法志劉劭新律序引漢

盜律有還贖界主則有主臧固不入官矣加責亦見朝士注新律序引
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責疑即此也賈疏云其加責者即今時倍贖者也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女子入于春橐
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橐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

春秋傳曰斐約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為
疏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
漢書刑法志作女子

入春槁槩槁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辜謀女子入于春辜罪當從許引作古辜

字案阮說是也春辜與辜人字同俗注疏本或作辜宋本說文作辜並誤釋文亦作辜字而音古

老反案從木之辜不切古老地官鉞官辜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辜蓋

但依本作音忘檢地官先鄭讀也經本辜辜字互詳地官鉞官疏注鄭司農云謂坐為盜

賊而為奴者者先鄭意上云掌盜賊此冢彼為文亦身為盜賊則作為奴者也云輸於罪隸春人

辜人之官也者謂司厲收其人輸彼三官使為奴給役男即罪隸百二十人女即女春扶二人女

辜十六人及奚各五人是也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云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三官之役說與先

鄭同又引孟康云主暴燥春之也則釋槁為枯槁之義不為官名失之惠士奇云罪隸百有二十

人役辱事債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春扶女辜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春人辜人

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醢女醢女醢春官女祿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春人辜人

總謂之春辜若漢律之白粲鬼薪詭譎案墨子天志下篇云丈夫以為僕圍皆靡婦人以為春爵

僕圍即此罪隸春爵即此春辜也蓋抗之段字即地官鉞官之女春抗又管子小匡篇云女三

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府役反則入於罪隸春不殺之亦與湯誓注義同又引論語曰箕子爲之奴者微子篇文集解引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見紂無道佯狂爲奴先鄭引之者以

箕子佯狂爲奴亦自同於罪人與書云奴戮同也云罪隸之奴也者謂魯及論語所云即男子爲

奴之入於罪隸者也又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叔嚳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

虎叔嚳爲之奴而賤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此之謂也

膜繫也亦即此罪隸之奴也云故春秋傳曰斐約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取爲奴欲

焚其籍也者賈疏云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約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取爲奴

懼之斐約謂宜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引之者證隸爲奴案杜注說同先鄭詳司約疏云玄謂奴

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者破先鄭身坐盜賊爲奴之說謂父母犯罪其子女沒入爲奴也

以經男入罪隸女入春臺並家其奴爲文故如奴者男女同名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

徒總名爲奴析言之則男曰隸女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

文辛部云男有辜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

皆不爲奴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者亂正

當爲奴者皆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亂毀齒 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者亂正

有意同也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下士一命之士再命上士三命賈疏

云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亂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

親云毀齒謂之配釋名釋長幼云毀齒曰配配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

齒者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男生齒七歲而毀齒詩外傳家語

本命篇說苑辯物篇說文齒部說並同賈疏云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配不加刑

焉又不爲奴若七十者雖不爲奴猶加其刑至

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耄故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其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 鄭司農云狴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

壘 **疏** 凡祭祀其犬牲用怪物者釋文云怪本亦作全案全怪聲類同月令循行犧牲視全具穆

性者其與稿人參之與彼為官職也 **注** 鄭司農云怪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怪物為純色對下

駟為不純色也亦詳牧人疏賈疏云純色則牧人云陽祀用駟牲陰祀用騂牲之類也云物色也

王將祭而世國轍道之祭時大取所云者是也但轍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較是

伯聘禮 **注** 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大馭疏云壘謂埋祭也者即大宗

曰祭地亦謂祭地亦耳非謂方北郊之祭亦埋犬也互詳之者欲證 **凡幾珥沈辜用駟可也** **疏** 故書

龍鄭司農云幾讀為廢爾雅曰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

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為駟謂不純色也交謂幾讀為知珥當為珥以埋沈祭山川林澤

也 **凡幾珥沈辜用駟可也者賈疏云駟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駟是也用純為正用駟亦可**

段玉裁 **注** 云幾與廢雙聲故讀幾為廢管子形勢祈羊沈玉祈亦讀廢文廢作或縣置之於山

案玉人 **注** 又作祈沈幾廢祈並聲近字通引爾雅者釋天文郭注云廢縣或廢或縣置之於山

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徐疏引李巡云祭山以

黃玉及璧以廢置几上遙遙而既之若縣故曰廢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諸說

舛異後鄭亦謂廢縣非理則不當如孫叔然之說但未知先鄭說若何也先鄭引此者以廢縣證

此經之幾以浮沈證此經之沈小子凡沈辜侯護節其性先鄭注亦引爾雅為說後鄭說沈同先

鄭而以幾為劬則不從先鄭該廢縣浮沈互詳大宗伯校人小子疏引大宗伯職曰以埋沈祭山

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者證祭有沈辜也彼埋作理古今字山川林澤彼文作山川林澤此

疑誤到罷彼作關對石經同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披礫性也後鄭從今書作關音義

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乎逼反是合罷於疆也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芳皮反詒讓案史記封禪書秦德公磔狗邑四門又月令九門磔攘風俗通義祀典篇云於九門殺犬磔禳此並辜磔

用犬之事又案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怪物注云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則山林川澤及四方百物皆用純色此沈辜得用駢者蓋謂非時告祭及祈禳之事則不必用怪

物也互詳牧人疏云龍讀為駢者巾車注亦同云謂不純色也者牧人杜注云龍謂雜色不純龍駢字通亦詳彼疏云玄謂幾讀為駢者據士師作劄正其字也肆師祈珣注云故書祈為幾與此

經同彼注彼祈為幾與此讀為劄不同當以此注為正凡經祈珣珣珣字並當為劄詳小字疏云珣當為劄與此讀為劄者覺禮之事者當為賈疏述注作讀為肆師注同詳彼疏

凡相犬
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謂視擇知其善惡
疏云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繼是也吳廷華云牽犬以田犬言之注云相謂視擇

知其善惡者昏官敍官注云相視也矢人注云相擇也是相兼視擇二義莊子徐無鬼篇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魏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的質若匹其一所謂視擇知其善惡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二年不齒

弗使冠飾者著墨據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

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官掌圜土之獄與鄉土遂士縣士之獄異爾雅釋詁云收聚也謂收聚罷民於圜土之地而教之即大同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

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官掌圜土之獄與鄉土遂士縣士之獄異爾雅釋詁云收聚也謂收聚罷民於圜土之地而教之即大同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

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官掌圜土之獄與鄉土遂士縣士之獄異爾雅釋詁云收聚也謂收聚罷民於圜土之地而教之即大同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

不入園土云收教者謂入園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者賈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其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注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

古之象刑與者墨宋大字本岳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黑釋文同蜀石經及舊注疏本並作墨

與賈疏合今從之阮元云幪依說文當作幪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

畫象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象刑者則尚書象刑直墨略言之

其實亦有赭衣雜屨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傳唐

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又引鄭注云純綠也

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屨履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

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案據大傳注是惟下刑墨幪為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

故注引以為釋赭衣雜屨之類其刑差重不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幪為上罪又謂鄭略言並非

又案北堂書鈔象刑部引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早巾犯贖者以墨幪其贖是墨幪有蒙首

蒙贖之異此注以墨幪證弗使冠飾則自據首服而言荀子正論篇楊注說墨幪亦云但以墨巾

蒙其頂是也云舍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舍即捨之借字占夢大史旬祝注並讀舍為釋

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即司救云表惡過失是也此園土聚教罷民雖與坐嘉石

者異而其害人則同故大司寇嘉石平禍民亦云害於州里也云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

作矣者舉漢法為況王應麟云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尚削其爵罰 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疏也凡園土之刑人

罷女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文謂園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疏也凡園土之刑人

五刑疑出金為罰虧財者也注云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對

刑其身故云不虧體任之以事不罰其金故云不虧財也司救云其有虧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彼謂為未入圜土以前之事故彼注訓為撻擊與此異也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者蜀石經苦上有患字為民所苦即上云凡害人是者也以經云不虧體不虧財故知未入刑者云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從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者此大司寇說嘉石平罷民之事與圜土聚教罷民異先鄭誤引之賈疏云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圜土二者為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者齊語文韋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丈夫稱家也亦引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管子小匡篇亦有此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民不義之眾恥以爲伍也罷女猶罷士眾恥娶之故無家先鄭引之者亦證罷民即彼罷士也云言爲惡無所容入也者先鄭釋齊語之義士無伍是無所容女無家是無所入即上文云三年不齒是也云立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正先鄭合嘉石圜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圜土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淺別也過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梏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以

待斨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羣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立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中罪不羣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

以上雖有上罪或羣疏掌守盜賊凡囚者者謂盜賊及凡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遂士等或桎而已斨猶斨也獄此官則守視之也賈疏云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

身居三木掌囚守之云上罪桎梏而桎者罪說文手部引作舉當據正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三罪字同桎羣而桎史記李斯傳所謂關三木列女傳仁智篇魯臧孫母傳所謂木治是也賈疏云此

一經所云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云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者賈疏云縱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注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者殺官性云囚拘也賈疏云以其既言盜賊乃刑云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為罪人云首而言之也鄭司農云辜者兩手其一木也桎者兩手各一木也者釋文引漢書音義辜昭云

兩手共一木曰辜兩手各一木曰桎說文部云辜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亦聲禮上辜辜而桎重文某辜或从木案先後鄭說辜並與許同其先鄭以桎桎為兩手各一木者既同為手木

而復制二名於義難通疑先鄭本專釋桎字之義偶兼舉桎耳非謂兩手各一木一名桎一名桎釋文引韋昭說正同先鄭而不兼舉桎字可以互證蓋下後鄭說乃補釋桎字義非彼先鄭也賈

疏謂後鄭不從先鄭似未審依經文云桎辜而桎則上罪手械雖共一木其足械仍兩足各一木不共蓋三木止有手辜無足辜故其字从手為形又王制孔疏引鄭舜典五它三居注云宅讀為

陀懲艾之器五宅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桎二辜二彼文疑當作桎二桎二辜一蓋桎桎左右手足各一故云桎二桎二辜則兩手共一而足無之故云辜一傳寫譌誤遂不可通耳又案桎辜桎

亦或通稱校易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上九荷校滅耳凶王弼注云校者以木較校者也即械也械者取其通名也又謂屨校即桎為薄戮荷校為極罰依易義屨校輕而荷校重而此經下罪

惟桎大司寇嘉石罷民未麗法者亦著桎則與彼義不相應書康誥孔疏引鄭易注謂荷校滅耳即書之則臣從君坐削耳之刑則王說非鄭義也云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大司寇注義同

云中罪不辜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者經中罪止言桎不言辜明手足各一木下罪止言桎又不言桎明又去足木而留手木也云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辜或桎而已者以親

貴優假之雖上罪同於中下不兼著三木也命士謂王下士一命以上周之及刑殺告刑于王爵下及命士故下士以上為有爵詳大宰疏云弊猶斷也者大宰注義同

奉而適朝士出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

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桎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桎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桎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疏及刑殺告刑于王者猶文王世子說侯國法獄成有司讞于公也賈疏云此經謂欲行刑之日云以適市而刑殺之者賈疏云謂死罪刑罪有二種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

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云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者于注例當作
 於各本並誤今日行刑即鄉士遂士所協刑殺之日所刑姓名謂囚之姓名必告於王明不敢擅
 刑殺也引之者禮告刑于王當告以所刑姓名及所當之法也云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
 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賈疏云凡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推問之時各於本獄之
 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之
 各於本獄之所今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若遂
 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鄉士也若遂士以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案鄭賈
 並以適朝與適市文自相對鄭錫俞越則讀奉而適朝士為句謂既告刑于王即奉之而適朝士
 以朝士掌外朝之法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相對加明格者即朝士加之其說
 亦通云鄉士加明格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格而著之也者此明格與大司寇司圍之明刑義
 略同鄉士書囚之姓名與所犯之罪狀於囚所著之格謂之明格者言明著其罪名以示眾也云
 囚時雖有無格者至於刑殺者設之者賈疏云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格也云以適
 市就眾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孔疏云謂殷法彼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
 甸師氏也黃以周云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
 勸君子威小人也然則刑人於市亦是周法案黃說是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者對王族
 及有爵者於甸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師不於士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疏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者此謂
 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疏親貴犯大罪不在八議之科者也曲禮孔疏引
 五經異義云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罪諸市大夫曰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議案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
 同族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以
 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以

經云奉而適甸師氏嫌不適朝故特釋之明亦與上庶姓等奉而適朝告刑於王同也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是由朝往之證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者下掌戮云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則知雖不於市亦使掌戮刑殺之及必於甸師之事禮記陸孔本異姓並作百姓彼釋文云本或作異姓非據此注則作異姓者是也彼注云犯猶干也術法也孔疏云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案五詳甸師疏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謀謂姦寇反閒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捕當為搏諸城上之踰字之誤也

踰謂去衣磔之疏
以下皆據死罪而言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鉄鉞是斬之物按魯語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

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劍之鋸以笮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鑽笮注云鑽額涅墨笮割勢謂

宮刑也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鉄鉞之事案賈引國語注與書舜典孔疏引賈逵說略同蓋亦賈注也云若今要斬也者公羊文十六年何注云無營上犯

軍法者斬要釋名釋要制云所頭曰斬斬要曰要斬斬暫也暫加兵即斷也云殺以刀刃者即釋名所謂所頭也通言之亦謂之斬云若今棄市也者漢書景帝紀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釋名釋

要制云市死曰棄市眾所聚與眾人共棄之也云謀謂姦寇反閒者者夏官環人注義同云賊與

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者以經兼言斬殺故知論其罪之輕重大者斬之小則殺之也云博當

為臆諸城上之踰字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殺而踰諸城上杜注云臆磔也鄭意經云斬殺賊謀不當復云搏故以聲類讀為左傳之臆明與環

人搏謀賊司隸搏盜賊之搏異也云搏謂去衣磔之者段玉裁云說文肉部曰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膊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僂為勝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下文辜之注云謂近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焚燒也者廣雅釋言同說文火部云焚燒田也是焚本為燒田段為刑名釋名釋要制云死於火者曰燒燒也引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賈疏云按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

震為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為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為巽巽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各

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弑父母者而言此經殺親廣咳細服以內則不

專為不孝之刑左昭二十二年傳云獲鄆肸焚諸王城之市則王子朝之黨是叛臣亦用焚如之刑也竊謂此經賈傳焚如皆謂先殺而後戮其尸此殺其親者焚之當先科殺罪既殺而焚如之

別制淫酷之刑古無此法也並當如是漢書何奴傳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莽傳會經議生焚之也易及左傳義亦並當如是漢書何奴傳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莽傳會經議

內儲說上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辜即枯也又莊子則陽有辜人辜枯字古通桂說云說文內儲枯也玉篇枯死乾通作辜說苑善說云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案桂說也是也漢書景

帝紀顏注云磔謂張其尸也說文架部云磔辜也辜與大宗伯禴辜義亦同磔人猶磔牲也呂氏春秋行論篇云舜殛於羽山副之以吳刀副與礪同亦謂辜磔之韓非子說難篇亦云葛弘分

施田明辜射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百刑盜于市

市肆之三日者謂平民自相殺者殺而肆其尸於市三日也注云陪僵尸也者說文足部云陪僵也引春秋傳曰晉人陪之又左傳十一年杜注云陪斃也人斃則尸僵故曰陪也云肆猶申也

守內之中非墨者也詳天官敎官疏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者

司刑注云墨黥也門所以禁御人之闕入故無妨使黥者守之也

之疏守關者使守關者賈疏云此則王畿五百里上面有三關十二關門

無妨以爲門父對文門與關異散文則通門父即此守關也

人道絕也疏宮者使守內者賈疏云此所專指宦男不兼宦女

今世或然也疏宮罪注兼宦男女此守內則專指宦男不兼宦女

內與嬪婦同處故絕其人道韓非子難一篇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

中用宦者故舉以爲說則者使守圍獸無急行疏則者使守圍者賈疏云此則圍游亦如

也案賈說非也守圍即天官圍游之闕人凡圍游之門不必以墨者守之詳天官敎官疏注云

也漢志顏注云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彼似亦用鄭義同亦得通也詳彼疏

衛或作衙御與衙古字通此與田僕驅逆注義同亦得通也詳彼疏

居作三年不虧體者爲其類髮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空也疏髮者使守積者此輕刑在司刑

同族不宮者宮之爲其類髮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空也疏髮者使守積者此輕刑在司刑

疏本闕本並作爲先鄭以周時無髮刑明文故依聲類讀爲完段玉裁云大鄭改字後鄭如字漢

請定律曰諸當髮者完爲城旦春此司農所據臧庸云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髮者使守積

元从一兀聲髡从彭兀聲髡或从元是完髡相近班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
 本禮記注亦作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者
 賈疏云以此為鬻士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為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
 文王世子解之也詒讓案漢法完輕於髡後漢書明帝紀李注云完者謂不加髡鉗亦曰髡說文
 而部云髡罪不至髡也或作耐見漢書高帝紀顏注引應劭云髡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髡故曰耐
 禮運孔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鬢謂之耐罪史記素隱引江遂云髡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髡故曰耐
 說則完者蓋唯去頰毛及鬢不鬪髮以其非肉刑而役作與鬻士罷民之刑相當故云居作三年
 不虧體賈以掌戮所掌皆虧體難之然髡亦不可以為虧體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大司寇
 罷民有二重者入鬻士非積案所在輕者坐嘉石則役諸司空或別使守積然經無明文故後鄭
 不從耳云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剪其類者後鄭以上墨劓宮
 則皆罪之入五刑者惟此若為五刑所無故謂出五刑而減從輕比者也文王世子注云劓割家
 也賈疏云此鄭亦無正文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劓其類王家
 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劓其類之色王應電云注非也公族不劓其類但
 可減為別以下耳苟降用髡則應劓則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案王說是也以司刑攷之宮刑輕
 於殺刑而重於劓墨則不宮者減一等正當改為劓今乃止從髡於刑實太輕但周時髡刑所附
 何罪經典無文二鄭及賈氏所釋又皆未善堵姑闕所疑以俟討覈云髡頭而已者後鄭依字為
 釋說文影部云髡鬻髮也云守積積在隱者宜也者凡積聚倉廩等必在隱與之處以防盜竊故
 云在隱賈疏云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宮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
 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宮者必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疏掌五隸之灋者謂隸閱隸民部署員數之法亦

此官之官法也注云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者據下文為說云物衣服兵器之屬
 服兵器之屬者賈疏云即下文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國之兵是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

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

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

疏

帥其民而博盜賊者以下四者皆此官帥五隸所治之事博盜賊者助追胥也云役國中之辱事者廣雅釋詁云辱汚也謂卑賤汚賤之事若左昭四年傳說內冰云隸人藏之彼隸人

蓋即五隸之民亦役辱事之一端也莊存與云囚執人之事者吳廷華云囚拘繫也執擒致也言搏又言囚執則囚執又在盜賊之外也

務隸注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是也賈疏云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者祭義注云任所擔持也先鄭以

任訓持故以任器為任持之器若杖械之屬云此官主為積聚之也者廣雅釋詁云積聚也吳廷華云官府所需使隸運而積之云玄謂任猶用也者牛人注同破先鄭以任器為任持之器明廣

咳採用器也賈疏云用器除兵之外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此亦即役國中之辱事以其三者事尤

外所有家具之器皆是用器也

隸人一疏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者此亦即役國中之辱事以其三者事尤

渥廩一疏大故別著之典祀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微役于司隸而役之

即祭祀之役事也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即賓客之役事也注云

煩猶劇也者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劇繁多也釋言釋語云煩繁也是煩繁劇義同卑喪事

必繁多故云煩辱之事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篇文此引以證喪紀隸民役煩辱之事彼注云隸

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渥塞也為人復往喪之又示鬼神不用案依鄭說則彼隸人專指罪

隸不及四翟之隸疑凡役事多用罪隸而四翟之隸則多共守衛故下文守王宮者不及罪隸國策趙豫讓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廩蓋即為罪隸役作也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助守政與師氏虎賁氏為官聯也翟與狄同蠻閩夷貉四隸總謂之四翟之隸猶師氏云四夷之

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履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者賈疏云師田巡守會同等在道路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注云野舍王行所止舍也者謂王師田巡守會同等在道路所止舍若掌舍所掌者也云厲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典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厲禁即師氏所云朝在野則守內列厲與列同例即列之借字詳師氏及山虞疏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小役給其

疏

謂若司門司關掌固司險所

掌凡有地守者罪隸皆役之云掌使令之小事者亦冢上百官府而言官府大事自有當官之胥徒共其使令故罪隸唯共使令之小事也注云役給其小役者即司隸云役其煩辱之事對軍

旅田狩溝洫城道諸大役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當合眾庶非罪隸所任也

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疏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者王引之校移牛助為牽傍五字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

為牽傍牛助為牽傍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又云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非與其牽傍此助為牽傍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傍之非

也案王說是也又凡封國若家下當依王說補子則取隸焉五字詳闕隸疏注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者建諸侯為封國立大夫家為立家也家即采邑書盤庚云永建

乃家偽孔傳云卿大夫稱家是也云牛助為牽傍此官主為送致之也者此先鄭依誤書為說謂封國立家時罪隸以牛助送致其任器也云立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賈疏云國家以官牛

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案鄭賈並依誤本為說謂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鐔之役有車牛牽衡等是也云罪隸牽衡之在前曰牽在旁曰衡者此皆指大車轅外之牛而言牛

人注云牽衡在轅外挽車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衡蓋轅中之牛自有將大車者御之其在轅外之前及兩旁之牛則此隸助牽之也賈疏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遺遺二隸前者

車前牛衡者御當車之牛失之互詳牛人疏又案此助牽衡者依王說當為夷隸職文鄉師注引司馬云輦般曰胡奴車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為奴者引之彼胡奴當即此夷

隸或兼掌輓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疏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疏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翟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者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皆事十四字疑闕隸脫簡而誤見於此王引之云其守王宮下脫者字與其下脫守字夷隸貉隸皆

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闕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宮三句於闕隸而補者字守字案王說是也吳廷華姜兆錫方苞江永浦鐘阮元莊有可蔣載康

說並 同 養馬者賈疏云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詒讓案此與圍人為官聯也墨子天志下篇說倅虜云丈夫以為僕圍即養馬之隸也云其在王宮者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疏 校人 養馬者賈疏云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詒讓案此與圍人為官聯也墨子天志下篇說倅虜云丈夫以為僕圍即養馬之隸也云其在王宮者

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者亦從師氏及司隸也國語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解車守燎故不與盟彼蓋以蠻夷君長而使率其民掌守望之事雖非蠻隸而所

役略同賈疏云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云在野外則守厲禁者謂野舍蕃衛之外列也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蠻隸蓋從司隸守外列與師氏所守內外互相備之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立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疏 於服不氏不應閩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

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為之役也子上下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焉為罪隸

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為之役也子上下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焉為罪隸

之文又職未掌字下當依王說補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十九字詳夷
隸及罪隸疏注杜子春云子當為祀者杜依誤本而讀子為祀子祀聲相近云玄謂掌子者王
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者後鄭亦依誤本為說惟不破字與杜小異鄭意世子
亦當置家臣若諸子注云國子屬大子彼國子貴則為宮臣此隸民賤則為宮臣役也賈疏云言
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
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疏**

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者賈疏云為牧人之所役使牧牛性王引之云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
屬之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養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

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當在閩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案王說是也又
養牛下當依王說補牛助為牽徻五字詳罪隸疏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者先

鄭依誤本為說以此職云掌與鳥言貉隸云掌與獸言二官皆以夷狄之人為之明其人能解也
云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者僖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介東夷國也

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案介即列子黃帝篇所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
之語者蓋僂知之所得是也此引之者證夷狄人或曉鳥獸語也賈疏引賈服注云言八律之音

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其守王宮者與
官又在四夷賈服說亦隱據此經云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者兼釋貉隸文

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依鄭賈說蓋亦執刀劍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疏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謂而字衍以上三職文例校之王說是也注云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者以上閩隸養鳥阜蕃教擾之此貉隸養獸止言教擾不言阜蕃故釋之也知獸為猛獸者據服

不氏云養養猛獸而教擾之是也圈檻者養獸之閑說文口部云
圈養帝之閑也木部云檻欄也一曰圈也廣雅釋宮云檻牢也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

者如蠻隸之事

疏

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
兵國兵依鄭賈說當爲弓矢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終

禮記正義卷六十九終

禮記正義卷六十九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終



周禮正義卷七十

瑞安孫詒讓學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

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

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丁憲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大小司寇布刑禁於

天下也國語周語云武王反及纛內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云憲法也管子立政篇亦載布憲五鄉鄉師及所屬州長之事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

憲于太史彼布憲即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所布通於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通於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

小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

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為說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者以此云正月之在布刑之後兩月非也詳大司寇疏云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者以此云正月之

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即大司寇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此宣布刑禁亦道路之事故所用節同云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

鄙邦國者之於於字舊本亦誤于今據蜀石經正鄭以此云憲邦之刑禁當大司寇職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為正歲縣書之時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此憲

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歲然大司寇禁刑象自在正月鄭以為在正歲者非也至布

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難亦以正月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

一時所能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月之吉為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刑禁斷不能與大司

寇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憲刑禁縣於門閭者據上師五禁書而縣於門

閭明此布憲所縣亦在門閭也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顏注云丁寧謂再

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宣令司寇縣書象魏布憲亦縣書門閭所謂屢丁寧也云詰

謹也者大司寇詰四方注同云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也引爾

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此所引與郭本不同詳職方氏疏四海謂夷蠻蕃

三服在九州之外者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鄭尚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

外荒服曰四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為四海與唐虞制微異以其九州大界不

同故每面相較凡邦之大事合眾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之大事合眾庶者賈疏云謂

近五百里也疏云則以刑禁號令者以合眾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眾徧知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猶察也

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

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立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凡斬殺戮及傷人皆於法當誅者恐其有不達於官

故司察而告之經不以告通承上句而言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壅闕之事與大司寇以肺

石達窮民同意注云司猶察也者師氏注同司即今之伺字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告於

司寇罪之也者以司寇主刑禁殺戮即司寇之屬明經云以告而誅之即告於司寇面罪之也云

斬殺戮謂吏民相斬殺相戮者此謂擅故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斬殺戮三

不同即掌戮所云斬殺刑戮注云斬以鈇鉞殺以刀刃戮謂膊焚辜肆是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

不同即... 孟秋命理... 創者刑有... 獄者距當... 賈疏云後... 云過訟者... 使去也云... 官司者若... 吏民言之... 者不受達... 其獄與此... 大訟小故... 禁暴氏掌... 所禁也力... 力正即大... 云造作也... 刑所禁也... 凡鬪辨生...

為傷人耳者此謂故傷入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抵刑也月令
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明創為傷之深者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
創者刑有創即見血也說文外部斂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忍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
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為傷人若不見血不為傷人也若然踣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為傷
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為傷人者止為蹶跌及刃物麗應見血之等不為餘事而言鄭司農云通
獄者距當獄者也者管子君臣下篇云治斧鉞者不敢讓刑尹注云攘猶拒也讓攘拒距字並通
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案先鄭訓攘為
距距亦猶卻也然則二鄭訓本略同特先鄭說未明後鄭更申其義耳實謂後鄭不從先鄭似非
云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過止也賈疏云有人見欺犯訟向官所訟之而過止不
使去也云玄謂攘猶卻也者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與卻義相成公羊僖四年何注亦云攘卻也

官司者若云官文書迫攝而不受則既在官矣案賈說甚誤莊氏糾之是也鄭上注說斬殺戮兼
吏民言之則鄭謂攘獄過訟亦通吏民而言可知卻獄不受者謂小吏及府史胥徒阻人之來獄
者不受達其陳告之辭也漢書淮南王賜傳云故劾謁者衛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為非是卻
其獄與此生卻獄事異而義實同蓋此經所云攘獄過訟皆阻止獄訟之事以獄本複合眾訟其
大訟小故獄言攘訟言過實則攘與過義略同也獄訟大小之異詳大司寇疏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擒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卑而誅之民之
好為

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疏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疏司
力正即大司徒鄉八刑亂民之刑也云作言語而不信者者即大司徒鄉八刑違言之刑大幸注
云造作也云以告而誅之者亦告之司寇而罪之也注云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諛誕此三者亦
刑所禁也者釋文云謾本或作慢案士師八成擒邦令注云稱詐以有為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
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

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

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

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

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

居之矯也國語周語云其刑矯誣章注云以詐用法曰橋加誅無辜曰誣漢書宣帝紀頴注云謾誑言也慢謾字通賈疏云侵陵釋經似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橋誑犯禁者也謾誑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誑謂浮謾虛誕也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者謂本不正而挾勢力之強以自申得正者也今案正當讀為征言恃強力以相爭取管子君臣下篇云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漢書游俠傳云力政爭強顏注云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周書度訓篇云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正征政聲類並同鄭未得其義漢書五行志注釋力政為以力相征討又引或說以力為政相攻伐並專據諸侯為說此經力正則通於庶民其義甚廣也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疏凡國聚眾庶者即布志其聚出入有所使疏凡邦之大事合眾庶是

也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者與司厲司隸為官聯也司牧謂監察之禁殺戮注云司猶察也方言云監牧察也史記酷吏傳云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司牧猶云牧司矣注云奚隸

女奴男奴也者奚為女奴隸為男奴也賈疏云按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室是男女同坐為奴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為奚五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女奴男奴案奚詳天

官斂官疏云其聚出入有所使者謂其官長之使令或羣聚而出入也蜀石經作其聚出入者有所役也亦通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疏脩治國中九經九緯之塗及

環涂野涂以達於甸稍縣都與司險為官聯也注云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賈疏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人治之野廬氏直巡行不通之處使人治之使無

陷絕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者大司馬云方千里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也賈疏云

廬之屬賓客所宿及豎止疏此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者與遣人司險為官聯也賈疏云者也并共飲食樹為蕃蔽疏此經所云王為賓客在道須得供丞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

野謂百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賈疏云宿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宿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晝

止之處詒讓案楚辭初放王注云晝止宿市以上有室館則可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三者也云井

路室中有候館則廬惟可晝止宿市以上有室館則可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三者也云井

共飲食樹為蕃蔽者以宿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以爲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爲蕃

離屏蔽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千步而井周書大聚篇云闢闕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

舍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立鄙食若有賓客則令

以守路此野廬氏掌遠道路則樹中亦兼有表道之事不徒爲廬舍之蕃蔽也若有賓客則令

守涂地之人聚樓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

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疏有相翔者則誅之者舊本並說則字今據唐石經乾隆石經宋大

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注云眾庶民遷守國者也明

涂地旁民亦有受役於官更迭徼守之法此人即掌固之眾庶也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

居民平時既受守涂地之役賓客至因令給事客舍供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者

相翔昌翔並疊韻連語觀禮注釋箱爲相翔待事之處相翔或作相羊亦作相伴楚辭離騷馳道

遙以相羊王注云道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相羊翔翔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

伴猶徘徊也又馮衍傳注云相伴猶道遙也此相翔亦謂徘徊觀望伺開爲盜竊者賈疏謂昌狂

翔翔失之鄭司農云聚樓之聚擊樓以宿衛之也者賈疏云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樓無行夜故使

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樓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聚樓令守

徐地之人民爲之則即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樓異詳宮正擊壺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

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者凡昌翔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爲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

也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轅轅抵闌疏之凡道路

擊互者鼓而行之者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擊車轄相擊也从車从毆設亦擊周禮曰舟與擊互者

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軌之途也轄擊摩車而相過轄擊即所謂擊也丁晏云穀梁昭八年傳御

擊者不得入范甯集解擊挂也釋文擊劉兆云絰也本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

者賈疏云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云擊互者案互當與脩閭氏注障互說

阮元云釋文作環轅云本亦作轅同按轅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有環轅故改從車旁也孔廣

治斜谷耶閣坻與耶同故劉昌宗音坻都禮反耶當作坻說文肩部秦謂陵坂曰陔段玉裁云釋

文坻字徐之爾反則字作坻音為正徐邈本非云舟有坻柱之屬者賈疏云按禹貢導河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孔安國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

西號之界是底柱為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鄙注云砥柱山名

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

柱者蓋乃開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

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架出勢連襄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案鄙所引

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辟辟行人亦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者賈疏云謂

使以次序之者序舊本並誤敍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為其迫隘不能

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為依次序行之令其先至者先過後至者不得爭越也凡有節

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注云辟辟行人者圍

人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與上為賓客聚禮同亦使道所出廬宿旁民為之

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車若左成三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是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

疏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者即士師五禁之野禁也注云皆為防姦也者橫行徑踰不由正路

戰車篇云設革橫馭賈疏云不要東西為橫南北為縱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云徑

踰射邪越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注云徑步邪越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

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趨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毛詩鄭

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躐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

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周外通則姦通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晏子春

秋內篇襟上云晏子為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徑

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侯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侯於正道也衛有亂季羔逃之志郭門門者曰

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蹊季羔曰君子不隧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資不踰

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案惠說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名若今次金

是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即此注射邪越疾之義

疏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名若今次金

兼有大賓客朝覲會同之事互詳大司寇疏注云比校治道者名若宰夫注云比校次之名謂

之帶郭注云中主覆者故名幘也左哀二十五年傳衛大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此大巾疑即蒙覆之巾然絕蒙之義未詳此與持兵杖者邦之有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也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疏注邦之有大師者舊本並批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司馬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聞

詩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莫晚也注節用彼文即司寤氏所云晨行宵行之類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聞者賈疏云內賊謂賊在內起反聞謂外賊密來規探聞

候國家反彼論說案反聞即環人之謀賊詳彼疏

蜡氏掌除骹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向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也疏注引曲禮曰

瀆者舊本說上曰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瀆釋文作瀆云又作瀆案曲禮本作瀆鄭注云瀆謂相讎汚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瀆也賈疏云彼謂四足之獸相漸瀆而有疫死此瀆

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骹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為瀆而又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既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其為傳寫錯互無疑賈曲

為之說非也云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瀆者蜀石經瀆作骹誤管子度地篇云春不收枯骨朽脊則夏旱至矣亦以脊為骹段玉裁云骹與瀆同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

年傳大瘠禮記注引作大瀆漢書瘠作瘠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齒過禮即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瘠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齒過禮即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

為眡先鄭云眡讀為瀆玉篇少部瘠病也獸死也義與特同云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向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鑑校於胔下增一齒字云月

令曰或從肉是也阮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骹禮記音義云齒亦作骹此疏引彼注云

文曰或從內是也請元字司此引月會本有作影

肉腐曰可證此作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案段阮校是也月令孔疏引此注亦重
詩字竊疑上引曲禮文宜繫於此當云立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瀆下乃接引月令之文蓋後鄭

欲破先鄭脊瀆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瀆之不為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為瀆以證今書作
之是也然月令疏引此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詩亦當從阮校作瀆序官注引月令亦

作瀆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皆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骼有肉曰皆亦
同鄭義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揜骼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骼有肉曰皆亦

鄭而義則與後鄭同晏子春秋諫下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詩所謂肉
腐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瀆而謂禽獸骨者明瀆不得為死人骨而

則得兼人及禽獸骨亦以見今書作瀆之義尤完備也說文骨部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
云鳥獸殘骨曰醜醜可惡也則專以醜為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

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

司園所收教罷民也凶服衰經也此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
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歲惡也此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

內而言云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郊野通四郊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詳大司馬疏賈
疏云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

大據言也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饋之主主累也者劉石經如作若惟作爲宋大字本如亦作若
案惟作爲與宮人及士虞禮注同似勝今本賈疏云毛詩云絜蠲為饋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

同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云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訓馬蠲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為
與此注為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訓絜蠲之本義訓馬蠲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為

蠲從益聲益聲與圭聲古音同在支佳部蠲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尚書多方釋文
皆曰蠲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為饋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蠲

恐亦是三家詩有作蠲者耳孔賈在唐初韓詩尚存於兩吉圭皆未質言韓詩而宋董道詩故乃
以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案段說是也圭絜匠人注義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之為言潔

也圭珪字同云刑者黜之屬者賈疏云之屬中含有宮則也云任人司園所收教罷民也者賈疏云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園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服衰經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要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藏惡也者釋文云歲今本多作穢案蜀石經亦作穢說文艸部云穢無也穢即歲之俗阮元云鄭用歲字考工記注云粵地塗泥多草穢又函人注無歲也皆可證詒讓案凡大祭祀大師賓客等事貴絜清人復餘萃此不蠲等皆人所藏惡故除禁之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榻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

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榻欲令其疏道若有死於

令埋而置榻焉者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不當錯出埋即籬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埋唐蜀石經

及各本並誤詳斃人疏此恤道殣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尙或墮之毛傳云墮路冢也

埋而置榻即為路冢矣云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者任器詳牛人司隸疏官謂官府所治處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也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云其人其家人也者謂死者

之家也鄭司農云榻欲令其識取之者漢書酷吏傳尹賞獲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內穴中

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榻著其姓名顏注云榻杖也祿杖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此埋而置榻亦

謂以木為村書其日月塚於所埋之地欲其有所辨識待其人來可取之也云今時榻藥是也者詳

職金疏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者謂小吏主地治有部界者漢書百官公卿表

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畜夫游徼潛夫論愛日篇云刑法之理釋亭

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時鄉亭小吏掌凡國之醜禁禁謂孟春掩疏注云禁謂孟春掩

即為有部界吏故此以為況也

前疏詳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音義引三蒼云奔謂穿地為壘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陷阱者以其可陷禽獸故謂之陷阱中

庸云驅而納諸吾獲陷阱之中是也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

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國語魯語鳥獸成設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

阱則深為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

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倣真訓曰走獸擠腳蓋設

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文選檄

吳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為柞鄂云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害

人也者春為阱獲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收成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魯人往來恐誤入其

中或遭陷害故杜塞之也引書柴誓曰汝乃獲斂乃阱者今書作費誓說文米部云柴惡米也周

書有柴誓史記魯世家集解索隱引書亦並作柴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柴誓至衛包

乃安改為費誓是也又敎今書作杜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斂阱今書作宰說文支部云斂閉也

讀若杜斂塞也案斂杜字通費誓孔疏引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宰或設獲其中以遮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者豎罟石經及宋本並作豎案豎正字豎俗字玉篇豎部云

之為苑澤之沈者沈澁之段字詳大宗伯疏此申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為官聯也注云

豎或作豎此謂山為禽獸自然之居澤為魚鱉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殺尤多故特禁之鄭司

晨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者說文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

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囿山之燕者也蓋唯君得因山為苑囿其民間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為藩垣
遮格取之若苑囿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鼈
魚鱉鱉孕別之時罔罾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
木有芑魚毒神農本艸經艸部云芑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即芑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釋
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鳩故不作鳩作沈也案據賈
說則唐時別本沈字蓋有作鳩者論難通故賈疏之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

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
疏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者謂禁人沐浴荷
及入水捕魚蟹不時

一端賈疏云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弩云及入水捕魚蟹不時者此與散人等入川衡澤虞為官
時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蟹之時詳啟人

龍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渴川澤毋漚陂池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罾又
云魚禁鯉鰠所謂取魚蟹之禁荀子王制篇云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蟹優多而百姓有

餘用幾酒苛察沽買過
疏云幾酒者賈疏云酒亦水之類故也注云苛察沽買過多者釋文
也

語曰酤酒不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
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民間魯匡妄說不足據

然雖民間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察而詰之云及非時者賈疏云時謂若酒誥惟祀
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疏謹酒者說文言部云謹慎也謂戒

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曰有政有事無夷酒疏救民使謹慎於飲酒晏子春秋諫
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以適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

羣樂者周觴三獻過之者誅此即謹酒之事注云使民節用酒也者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
也引書酒誥者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亦作

彝與今書同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

上文合飲時乃飲也案 **禁川游者** 備波洋卒 **疏** 禁川游者者說文水部云汙浮行水上也重文

賈釋蓋本鄭書注義 **子大孝** 洋云舟而不游也管子桓言篇云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之也 **疏** 泗汙或从囚聲案游即汙之借字大戴禮記曾

司寤氏掌夜時 夜時謂夜也 **疏** 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為官也 **疏** 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為官也 **疏** 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為官也

人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昧日出隅中為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即夜時也云若今甲乙至戊

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戊並誤戊今據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

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帥內戶外數五止 **以**

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帥內戶外數五止 **以**

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微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唯呼備火案王說是也 **以**

星分夜以詔夜十夜禁 夜士主行夜微候 **疏** 以星分夜者謂察中星以定夜之早晚也 **疏** 以星分夜者謂察中星以定夜之早晚也

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有種黍菽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

也 **疏** 謂行夜擊稷是也微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候之屬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左右都候各一人

六百石本注云主劔戟士微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干注與鄭同依鄭 **禦晨行者禁宵**

行者夜遊者 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 **疏** 禦晨行者禁宵 **疏** 禦晨行者禁宵

賈疏云謂在道中禮志云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妻若

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者晨夜之時或有姦人為寇害恐行者遭之又防有姦謀害公家事以晨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者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廣雅釋詁云禦止也是禦訓禁亦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但遏止之不令行而已不治以法禁則有刑法也云晨先明也者爾雅釋詁云晨早也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為民田時者重文晨或省晨部云晨早昧爽也經典通借晨字晨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高注云朏明將明也旦明乎旦左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且而戰僖五年孔疏云晨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據此則晨先於旦是將明未明之時賈疏引三光考靈運云日入三刻為昏不盡三刻為明蓋夜漏盡則為旦不盡三刻則為晨故淮南書晨明在旦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釋天云晨伸也且而日光復伸見也蓋晨與旦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宵定昏也者說文夕部云宵夜也又日部云昏日冥也士昏禮日錄云日入三商為昏三商即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天文訓云至於虞淵是為黃昏至於蒙谷是為定昏案鄭即本淮南書說詩鄭風定之方中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定正也宵在黃昏之後日入三刻正昏之時故謂之定昏引書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鄭引之者證此宵為定昏與尚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者左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無夜中此字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夜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為夜則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也其公羊經傳上夜字不作昔而隕字別作實非鄭所據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燹明燭其明水

燹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氣也明燹明燭以夫遂取燹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燹謂以明水滄滌黍稷也明燹明燭以夫遂取鑿取明水於月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夫遂陽遂也者即內則之金燧攻金之工以金錫半鑄之者也說文金部云鑿陽鑿也淮南子天文訓云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高

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釋慧琳一切

經音義又引許慎注云錄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論衡率性篇云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

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古今注云陽燧以銅爲之形如

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案遂考工記攻金之工經注及華氏注並作燧鳥氏注又作

隨內則亦作燧錄正字遂隨並段借字錄即鐵之省燧則燧之俗燧爲燧火與陽燧義別也陽燧

形制注無其說崔云形如鏡近是御覽用部引魏名臣奏高堂隆說亦同古陽燧蓋用筆鏡故

鳥氏注云燧在鼓中望而生光有似夫燧高氏云金杯無緣者考工記燧之形非宜用杯也依光理

鏡回光則光綫聚於弧心故可以取火於日矣云鑿鏡屬者考工記燧注云鑿亦鏡也廣雅釋

器云鑿謂之鏡御覽引高堂隆云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並銅作鏡名曰陰燧之鏡與鄭

說同說文金部云鑿火盆也一日鑿請可以取明水於月案許書前一義即凌人之冰燧後一義

即此及考工記之鑿燧燧之變體郊特牲注云明水司烜以陰燧所取於月之水也賈大司寇疏

及士昏禮疏引此經亦並云陰燧疑皆以義增之非鄭賈經本多一字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者此亦以漢時方言爲說淮南子天文訓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

實既非光氣所生又月繞地映日成景原其光體亦非積水承月得水於理難通但明水配齊古

祭祀所通用必非虛妄竊意取明水止是用鑿承露溼潤蒸騰遇冷成露月夜澄朗更無風雲露

下尤多因謂取水於月以配明火大哈得水亦同茲理斯由古人測天未精沿習弗察固不得以

此序鄭之誤解矣又案依許淮南注說則方諸為圓鏡而抱朴子云水出於方諸方諸而水不

方也此與唐司宰方覺制同亦不知古制然否云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聚氣也者釋明

水火之義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聚著此水也此注與彼義異

而訓明為絜則同六明燭以照陳者賈疏云謂祭日之且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

以為玄酒者明經於共明燭之外別云共明水也賈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

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

室亦謂明水為玄酒也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夫燧取火於日高注云夫讀大

夫之夫少儀加夫禘與鬯焉注云夫禘躬衣也夫發聲此陽遂謂之夫遂亦是發聲與鬯衣謂之

夫禘同云明案謂以明水滌滌案盛黍稷者明案舊本並誤作明盥今依蜀石經正釋文出經明

齋為案甸師注云盥盛祭祀所用穀也凡經盥盛字鄭並讀為案詳甸師小宗伯疏詩小雅甫田

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云器實曰齊鄭箋云絜齊豐盛波譯文云齊本又作盥案

詩齊明即此明盥倒文以協韻又士虞禮祝辭亦有明齊注云今文曰明案王引之謂即此經之

明盥其說甚塢蓋齊案字並通也滌者內則注云秦人澠曰滌說文水部云浸也凡祭祀以

明水滌滌案盛而後炊饗之所以示絜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案豐盛明盥即絜案也賈

疏云滌謂滌滌滌謂

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

為明

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者與闈人宮正宮人為官職也闈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

其與闈人設之其庭燎至朝寢之中蓋共與宮正宮人專設之宮正云凡邦之事闈宮中朝中則

燦以照之若堂室則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
謂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
燦以木鐸脩火

與司權為官縣也國中謂城郭中火禁亦士師國禁之一端廛里緜密做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
以木鐸徇戒之凡文事奮木鐸以警眾詳小宰疏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者季春出火司權文

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案彼掌王宮火禁尤嚴謹故
一歲兩脩此官掌國中火禁則唯中春火星出時一脩其事略同也云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

燥者用火之處若陶冶之屬備風燥謂因天時以戒做備火災也墨子號令篇云軍旅脩火禁
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即備火之禁令也

邦若屋誅則為明竊焉
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家也立謂屋讀為其刑劓之劓劓誅謂所殺
家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

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竊若今揭頭疏軍旅脩火禁者亦士師軍禁之一端軍壘所居
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竊則罪人夜葬與疏尤以備火為重墨子號令篇云諸竄必為屏火

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
注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家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

謂夷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用商鞅連相坐之法也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
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云三夫為屋一家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者釋屋誅為夷三族之意

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攷夫屋義同三夫為屋據司馬法文一家田為一夫者一夫受田百畝九
夫為井即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詳小司徒疏云立謂屋讀為其刑

劓之劓者破先鄭夷三族之義讀為今本並誤作讀如今依蜀石經校正此易其字非疑其音也
賈疏云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劓鄭義以為鍊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

道屋中刑之與此同案賈醢人疏引鄭義以為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劓鄭所傳費氏易實
用釋文曰渥鄭作劓音屋賈云鄭義以為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劓鄭所傳費氏易實

作劓故此注周禮易屋為劓釋劓為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說文易用孟氏故不收劓字今本
讀為作讀如誤惠士奇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劓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

詒讓案呂祖謙古易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虞作劇重刑也京謂刑在頓為劇案九家京虞易字
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
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案詳掌囚疏云明蓋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削木為杙明
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讞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揭詳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
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舉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竇
者殺人壘其尸而揭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壘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師古云揭杙也何並
斷王林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家舍使奴劊寺門鼓此即揭頭明書其
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既葬而揭著梟名立於其地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
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揭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揭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
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竇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竇皆謂葬穿墳也
鄭以經云明竇則是葬時所揭明使此官為之兼以煇為明也賈疏云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
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曾釗云荀子禮
論篇曰刑餘罪人之法也不
得盡行以昏殮古之法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孔子曰富疏掌執鞭以趨辟者鞭所以威人眾有不辟者則
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疏以鞭敲之穀梁成五年傳晉伯尊遇鞏者不辟
使車右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者夾王車為衛與旅賁氏為官轡苟
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按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殺官六字並當為八則夾道八人皆
下士也其說較賈為長詳殺官疏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者前馬而趨禦行人使辟王及諸侯

之車無有干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波官辟於朝此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
若今卒辟車之爲也者蜀石經今下有時字宋大字本同惠棟云續漢書輿服志云大使車立乘
駕駟從伍百璆弩十二人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
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
職我亦爲之引證執鞭爲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
如得爲市民朝士爲中士此官是下士皆賤者也

殺誓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

前門所誓果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
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

效諫之義也車轅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
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贊大司徒大司馬諸官之誓衆亦與彼爲官也云誓僕右曰殺
誓馭曰車轅者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通右與馭

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案此僕馭之別鄭注無釋注
雖引甘誓誓左右馭之文以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爲乘車之人與僕實不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

爲大僕然彼職贊鼓注意謂大僕與王同車說殊不靖而彼職別有王出入則自右馭而前驅之
文又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即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校人臧僕注云僕馭

五路之僕是也馭則謂馭夫馭馭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殺
馭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轅以警之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鷩咸駕

彼注云僕戎僕及馭夫也彼僕兼有馭夫者僕對文別散文則通也大馭說犯轅之禮云及祭
酌僕賈彼疏以僕爲大馭其說甚塢而此疏乃以僕爲大僕而以馭爲五馭失之僕亦謂之僕夫

許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
扑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案此誓大夫曰鞭

史曰墨者王引之云此經不足據鄭說刑不上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官職也而不言

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

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

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案二史字皆當為事古文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史省聲蓋古文事

徐錯曰此則聖字不省也古文之變脫去上半則為史矣詩士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事

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為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

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為文小事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

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事

不信者殺此即大事殺小事墨之證案王說是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為誓大事小事

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譌誤說者遂不得其解矣注云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者

聽誓之時眾皆分列為行誓者欲令眾徧聞之故趨於行前也云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

所誓也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而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為之大言使眾

今依蜀石經正郊特性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轅謂車裂也者說
文車部云轅車裂人也釋名釋喪制云車裂曰轅轅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轅車裂一作軫
史記禮策傳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鬚冠子王鉄簡曰書百姓者軫以狗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轅
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轅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
轅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舉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轅之不獨軫君之賊矣云師樂師
也者賈疏云師是樂師大師替人之長也詒讓案此師疑亦兼眾樂官言之左襄十四年傳衛獻
公鞭師曹三百師曹即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
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為釋蜀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
於君也者史記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索隱云關通也此不關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玄謂大夫
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賈疏云欲見受命出征相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
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
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
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
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
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左奈何宜禪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詒讓案此誓
大夫誓師皆謂常事當關而有不關者也故罪止於鞭若非常大事如
漢律所謂矯詔害者則當在士師八成橋邦令之條豈徒鞭挾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樓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追逐寇也胥讀為得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疏掌比國中宿互樓者者賈疏云互
巨當為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樓謂行夜擊樓也疏謂行馬所以為遮障宿者所守衛
樓者謂宿復擊樓持更也莊存與云野廬氏主野脩閭氏主國中粥養也注云國中城中也者司士注
同謂王城方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粥養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

莊子德充符篇云天醫者天食也此國粥與莊子天醫義略同云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者賈疏云謂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為羨卒者案賈說未析注云游養謂閒游無常職而養於國者蜀石經

作醫養疑依疏改不足據鄭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經云比其追胥故以國粥為羨卒也但羨卒不得盡養於國審繹鄭意蓋謂簡擇丁壯以備守

者微給以稍食故謂之國粥以其在六軍之外故謂之羨卒非六鄉七萬五千家一人外凡可在盜賊也云故書互為巨者司會注同又掌舍榷極注云故書極為柎此互為巨與彼極為柎正相

或亦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國有城溝家有柎柎柎非非常之械疑即量入之門渠掌固之樹渠柎渠

聲類同亦即墨子備梯篇之梯謂伐木為藩落也此西漢經師古讀古義與二鄭不同也鄭司農

亦如之先鄭注云令宿衛王宮此宿互榷亦與彼同但彼謂宮中直宿之人此謂國中諸官

障互禁止人者也互為行馬即掌舍之榷榷也說文阜部云障隔也惠士奇云謂之互者說文互

者即司寤氏所謂夜士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皆為其 徑禁

之韓非子愛臣篇云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即禁車以兵革趨行之

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文

馬部云馳大驅也騁直馳也 注云皆為其惑眾者二者形跡詭異使眾惑感故禁之也曲禮云

入國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商人也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令者令其閭內

屬 **疏** 那有故則令守其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有障互

夫令守小故則此官令守二官為官辦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恐有姦非則

命各遺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詞也注云令者令其閭

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國中城郭廛里蓋亦以五家為聯但置設官

吏依鄉法或依遂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胥里宰以咳之賈疏謂此官兼主六鄉六遂殆誤設官

矣鄭信 **冥氏掌設弧張** 所以肩緇禽獸 **疏** 謂之學學覆車也郭注云今之鬪車也有兩轆中施弓以

捕鳥詩王風釋文引韓詩云張羅於車上曰置案此注張上疑衍弧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網

羅之屬並為機軸張施之故即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張謂羅羅是也轉人注云弧

木弓也則是機弩之類弧與網羅不必並設一處此設弧張與下為阱獲文相對弧張阱獲各為

二物注并釋之似微誤賈疏謂張弓以取猛獸似亦誤合為一物也云所以肩緇禽獸者莊子胘

篋釋文引崔謨云肩關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緇緇李注云緇繫也與胥通惠士奇云羣

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緇中鳥下來則捨其腳緇當作緇省為緇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

之所羈結者即此莊子外物曰蹄者所以在兔釋文兔胥也又云兔踈係其腳故曰蹄案惠說是

也說文網部云緇網也一日緇也糸部云緇網也文選上林賦羈要李注引聲類云羈係取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胥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緇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 **為阱獲以攻猛獸以**

靈鼓 之 **疏** 靈鼓六面鼓 **疏** 云為阱獲以攻猛獸者與獸人服不氏為官聯也阱獲詳雍氏疏

釋文作毆即古文驅字也唐蜀石經皆作毆嘉靖本作毆並誤詳射鳥氏疏王注云靈鼓六面鼓

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憑之故以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嘉
草故鄭未開神農本草經云白藜荷主中蠱干寶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藜荷根往往驗藜荷
或謂嘉草登類本草引宗稼荆楚歲時記亦以嘉草為藜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荷聲類
相近詩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茄漢書揚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
云荷亦茄字是其例也干說不為無徵至證類本草引陳藏器說謂苦亦為嘉草則肌說不足據
云攻之謂燻之者廣韻二十文云燻燻同案燻俗字蜀石經作熏近是剪氏經注亦並作熏宋以
來版本並從釋文作燻今姑仍之鄭以剪氏除蠱物以莽草熏之故知此攻亦即熏謂焚而取其
煙以熏之也鄭司農云禴除也者神仕杜注同先鄭言此者以別於六祈之禴也知攻說非而
禴禴非者翦氏除蠱物云以攻禴攻之此文例與彼攻非即攻禴之攻則知此禴非
即禴禴之禴矣云玄謂此禴讀如潰雍之潰者明音亦與六祈之禴異也神仕注亦同
凡毘

蠱則令之比之使爲之又校次之**疏**凡毘毘者毘依宋蜀大字本及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毘唐石

法爲之又校次之者令依攻毘之口**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

聯也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者說文虫部云蟄臧也臧俗作藏又熊部云熊獸似豕山

居冬蟄罷如熊黃白文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熊羆約貉貍則穴若蟄而案小正而當爲余

熊羆約貉皆所謂蟄獸也云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蟄

穴不可攻故必以其所食之物燒於穴外誘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蟄

唯云燒食物**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疏**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者珍異謂可共膳羞者與賈人

謂熊羆之皮革及熊羆之等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拑之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網中鳥來下則拑其腳

疏

掌攻猛鳥者與射鳥鷹隼之屬者爾雅釋鳥云鷹鵠鳩隼詳司常疏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申之健鷩之鳥亦稱

也云各以其物為媒而拑之者賈疏云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鵠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注云猛鳥鷹隼之屬者爾雅釋鳥云鷹鵠鳩隼詳司常疏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申之健鷩之鳥亦稱

猛鳥以其性健鷩善搏擊故攻之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網中鳥來下則拑其腳者謂即以所食之鳥物為媒以誘之也文選潘岳射雉賦雉媒徐爰注謂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彼以同類鳥為媒與此猛鳥之媒異而義同說文手部云拑偏引也漢書敘傳顏注云

拑偏持其足也緇縵之借字即爾雅釋器郭注所謂施罽以捕鳥也詳冥氏疏以時獻其羽翮

疏

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人共車飾及旌旗之用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

疏

掌攻草木及林麓者與山虞林衡為官職也賈疏云此柞氏與蘿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

蘿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注云林人所養者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林亦兼竹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為自生

之木非人所養也賈疏云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擬種殖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云山足曰麓者地官敘官注同夏日至令刊

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刊剝互言耳皆謂所去之地之皮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則使其肄不生

疏

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賈疏云謂五月夏至之日為之也謂先刊剝以去其皮乃水之云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賈疏云謂十一月冬至之日為之也謂剝去其皮乃水此文

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陽木冬剝陰木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

案夏日至冬日亦謂二至之月賈謂正在二至之日非也詳大司樂疏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所去之地之皮者說文刀部云刊剝也剝裂也又斤部云斫擊也謂擊去木近根處之皮書禹

賈隨山刊木為孔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亦剝之剝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
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水之則使其辯不生者謂以水絕其萌

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

則其土疏注云化猶生也者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云謂時以種穀也者謂伐去其
和美疏木即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經時作將亦通伐草木為田以種穀所謂苗也爾雅釋

地云田一歲曰蕃詩小雅采芣孔疏引孫炎云蕃始於殺其草木也然審審此與雍氏兩經化字
似當與草人士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木以糞土使肥四官亦相與為官也鄭訓為生

疑未得其義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變亦化也變其水火猶
言以水火變之下雍氏文可證賈疏云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漬之前冬日

剝陰木以水之者至後春以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疏注云除木有時疏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於氏政令所
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也

以取政令者除木有時疏注云除木有時疏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於氏政令所
時如上冬夏者也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書萌作薺

當為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為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夷之以鉤鎌疏春始生而
追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合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剝之疏萌之者此

統一時言之秋同云夏日至而夷之者此謂建午之月也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至而
耜之者亦謂建子之月也賈疏云此雍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注

云故書萌作薺杜子春云薺當為萌者徐養原云萌薺一聲之轉說文民部民眾萌也萌而無識
也遂人注云變民言此異外內也此猶猶情無知兒也蓋萌即此字情薺同音故萌轉為薺宋世

萃云薺當為夢說文艸部薺灌淪讀若萌爾雅釋草其萌確淪即夢灌淪字案宋說亦通云謂耕
反其萌牙者說文艸部萌草芽也月令云孟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云句屈

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苗此反其萌芽以土蒙覆其上使不復生爾雅釋地

與杜齊謂之錢鑽草初生之者以茲其斫生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部云

斫也齊謂之錢鑽草初生之者以茲其斫生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部云

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脩是也茲其即鎡鎡詳遂大夫疏云夷之以鉤鑿迫地也

言云刈地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鐮或謂之鐮或謂之鐮或謂之鐮或謂之鐮或謂之鐮

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治區田法云區中草生莠之區閒草以利刻刻之若以鋤鋤苗長不

耘之者以鋤鋤比地刈其草矣鄭云追地之猶汜云此地刈其草也云若今取莠矣者說文艸

部云莠乾芻漢書溝洫志民莠牧其中顏注云莠乾草也凡取芻莠亦迫地莠之故鄭舉以為

云含實曰繩莠其繩則實不成孰者釋文云繩音孕月令孔疏引皇侃讀同惠棟云繩當為繩字

篇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銷奔注云繩古孕字大玄訓首曰繩其膏人一月而膏繩與繩同

也繩亦與繩義略同云相之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為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王注云繩魚之懷任

詰云刻滅也案相即未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相廣五寸謂未頭金冬時地凍故以相附測凍

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述注亦作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阮元謂測即毛詩周頌畷畷長相傳云

疑鄭意或謂凍土堅澀難發當以利相測試刻之又疑作側者義亦可通釋名釋委容云側偏也

附側凍土刻之猶上注云迫地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葉除田草注云寒謂季冬大寒之時

莫枯草也即此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莠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

測刻凍土之事

以熱湯是其疏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上梓氏

也鄭意此官殺草春萌秋芟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土肥立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薤

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與鄭義同稻人凡稼澤夏以水珍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為

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夷秋芟之明年乃稼彼注蓋亦

謂夏未行水之前先有芟至秋水涸之後復芟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芟之文正同云月令季

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

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為釋蓋兩文義同故

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時殺草之政月令掌凡殺草之政令

止著季夏薙草故云是其一時著之也疏掌凡殺草之政令

碧蔭氏掌覆天鳥之巢疏覆猶毀也天鳥惡疏掌覆天鳥之巢者說文集部云鳥在木上曰

覆巢彼注云覆敗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覆天鳥之巢者將以絕其類云天鳥

惡鳴之鳥若鴞鴞者天祿之借字經典通借妖為之此經既祿保章氏妖祥字對作妖後庭氏天

鳥字御覽引馬本亦作妖疑此當與彼同說文虫部云衣服歌音艸木之怪謂之禩禽獸蟲蟻之

怪謂之蜚統言之禩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大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故去之晏子襍下篇

景公曰有鴞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鴞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鴞一名

鴞與鸛異一名鴞瞻印云為鸛為鴞是也俗說以為鴞即土鸞非也又引陸璣疏云鴞犬如班鳩

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鴞鳥是也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鴞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

域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楚人謂之服此鴞即服也據以方書十日之號十

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鴞鴞是一鳥賈疏以為二鳥疑非互詳掌畜疏

有一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版方

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蠶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

及百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版牘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者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

又云辰主月續漢書律曆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錄正子丑以名月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說云月謂從娥至荼者賈疏云彼爾雅釋天文正月

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寤四月為余五月為畢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塗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為陬十二月為塗今注作娥荼二字是假

借耳云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即二十八宿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說二十八宿云石氏

簿讀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方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故始角終軫賈疏云右旋數之是也案亦詳馮相氏疏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不可知也

晏子春秋禮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騫禱號築新室為置白茅夜用事而鴉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

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榮所名莽當為蠹其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云攻之據所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熏之蠹去

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木鬱則為蠹高注云蠹蝸食木之蟲也云蠹魚亦是也者蠹舊本誤蠹今據宋本及明注流本正玉篇蝸部云蠹白魚也爾雅釋蟲云蠹

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炳魚本草經云衣魚一名白魚一名蟬鄭意蠹物種類多白魚亦其一也云攻榮所名者大祝六祈四曰榮五曰攻此攻榮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謂以

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者蜀石經此注首有今用以殺魚山海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魚郭璞云凡二十二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錄

山... 有... 名... 之... 非... 五... 此... 首... 用... 以... 辨...

之然足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艸有毒主風殺蟲魚一名莽一名春草生上谷山谷及宛
句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開處處皆有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即死莽草字亦作茺

爾雅釋草云蒨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
也惠士奇云山海經中山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葢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

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為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爾雅葢春草注云一名芒草
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詒讓案莽葢

芒並一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二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即釋艸之葢皆草也本艸之莽
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芒草皆木也云故書蓋為囊杜子春云變當為蓋者釋文云囊本或作囊

蜀石經亦作囊王引之云作囊者是也囊蓋古同聲故蓋論為囊說文蓋作囊從虫囊聲地官掌
染草注囊蘆釋文囊音託又音妬妬與囊同音是其證也凡庶盡之事庶除毒盡者盡盡之

若囊與盡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凡庶盡之事類或薰以莽草則去
疏凡庶盡之事者蜀石經凡上有掌字案此與庶氏為官聯也注云庶除毒盡者與庶氏

義同賈疏云翦氏主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盡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云
蠹蠹之類者以其同為蠹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為蠹殺之飛亦為蠹杜注云皿器也器

受蟲害者為蠹殺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蠹彼蠹即是蠹與此毒蠹異也云或薰以莽草則去者
者以庶氏攻蠹雖用嘉草此莽草殺蠹也

或亦可以歐蠹故使翦氏兼掌除蠹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

故書蜃為晨鄭司農云疏注云洒灑也者隸僕注同洒灑之借字云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
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中者者謂除宮廟官府諸牆屋有蟲豸者經唯云除牆屋知為除蟲

豸者以云攻之毒之明指蟲豸而言賈疏云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藏逃之類有此二者云蜃
大蛤也者鼈人注同左傳成二年杜注云蜃炭燒蛤為炭云擣其炭以坳之則走者鄭意經以蜃

炭攻之亦用其灰灰即掌蠶注所謂又灰是也經不云灰者與下句互文見義也說文土部云坳塵也掌蠶注謂蠶炭可以禦濕蓋兼可以殺蟲故擣其炭為灰以被牆屋而攻之則蟲豸畏其氣而走避也云淳之以澀之則死者鍾氏注云淳沃也謂以所擣蠶炭之灰沃水以灑牆屋蟲豸遇之則死也云故書蠶為晨鄭司農云晨當為蠶書亦或為蠶者晨聲類同先鄭據左傳有蠶炭故定從蠶徐養原云說文品部晨房星為民田時者从品辰聲或省作晨史記律書曰辰者言萬物之賑也賑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一震賑通作蠶故借晨為蠶

其狸蟲 狸蟲屬肌 疏 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文昌部云隙壁際孔也韓非子亡微篇云牆之

主除之 注云狸蟲屬肌 疏 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文昌部云隙壁際孔也韓非子亡微篇云牆之

蠶之借字 詳蠶人疏說文虫部云蠶蟲也廣雅釋蟲云負蠶也飛蠶飛蠶也御覽昆蟲部引說

文云蠶蠶鼠婦也塵即蠶之變體本艸經云塵蠶一名地蠶一名土蠶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

牆壁下土中溼處證類本艸引陶注云形扁扁如蠶故名土蠶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又引唐

本艸注云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小似蠶無甲但有鱗也肌

者蠶釋文作求云本或作蠶說文虫部云蠶多足蟲也重文蠶或从虫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

云務求謂之蠶蠶關西呼蠶為蠶蠶又淮南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蠶者貴之高注云曹布蠶

以傳蜡蠶瘡則愈肢蠶蜡蠶並即肌蠶一聲之轉肌蠶即今蓑衣蟲亦名蠶蠶廣雅釋蟲云蠶蠶

蠲氏掌去毒毘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杜鞠鞠不華者齋魯之閒謂毘為蠲毘取

電毘者敘官先鄭注云書或為掌去毘此注不出者以互見於彼略之云焚牡鞠者鞠唐石經

初刻作鞠後磨改作鞠各本同嚴可均云說文鞠治牆也爾雅鞠治牆郭云今之秋華菊說文又

有鞠字日精也郭注菊字假借爾雅菊蓮麥說文同石經初刻作鞠者漢碑但有鞠字菊从鞠聲

論別給讓案說文艸部云菊日精也以秋華夏小正云九月祭陶字亦作鞠神農本艸經草部云菊一名日精然則古所謂秋華之艸者即日菊其正字當作菊經典作鞠鞠者皆良借字郭

以鞠為即秋華菊之本字夫之此杜鞠不華者亦即日菊之別種正字亦當作鞠或作鞠者亦用借字也注云杜鞠鞠不華者賈疏云此則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是化也云齊

魯之閒謂龜為蠃者詳敘官疏云龜也者說文龜部云龜也梓人注云脰為龜屬雅釋魚龜屬鱉屬在者龜郭注云龜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鳴本艸陶注云龜大而青背

者俗名土鳴其鳴甚壯據郭陶說則歌即所謂土鳴蓋龜類之最大者云蠃與歌以其煙被

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疏以其煙被之者賈疏云上文云焚杜

即電即之屬有聲者與壺涿氏水蟲異注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合煙

西行被之水者壺石經作被水上無之字疑今本衍楚辭招魂玉注云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蟻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

炮土之鼓瓦鼓也疏掌除水蟲者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乃命壺涿驅水蟲李注引此經亦

焚石投之使騰去疏作蟲疑所見本異云以炮土之鼓毆之者毆依宋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

正唐蜀石經並誤毆詳冥氏疏注云水蟲狐蟻之屬者蟻一名短狐水中毒蟲也詳敘官疏云

故誓炮作泡者炮聲類同云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者臧庸云杜讀

炮為苞字从艸鄭讀炮為炮字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始讀从火

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字當改作泡無疑案臧說是也段玉裁說同又燔之炮之下毛居正岳珂

古經苞裏字多用從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為炮徐養原云
 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邵與炮土
 相合云炮土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
 故曰壺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
 若欲殺其神則以

牝禱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禱為枯枯榆木名書或為禱又云五

貫當為疏
則以杜禱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此蓋古方術家所傳歐殺水神之法說文象部云象

通稱故象齒司尊彝人注謂之象骨杜禱為木忍入水不得沈故必貫象齒而沈之必用杜禱
 象齒者其義未詳賈疏云以禱為餘穿孔以象牙從禱貫之為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為陵所

謂深谷為陵是也注云神謂水神龍罔象者國語魯語仲尼曰水之怪曰龍罔象草注云龍神
 獸也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淮南子汜論訓水生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也廣雅釋天云水

神謂之罔為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
 索縛則可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詭誕不足信沐腫亦未聞云故書禱為禱午為五香釋文云梓本

或作禱元云疑當作本或作梓與梓一字也若作禱則故書禱為禱矣詒讓案禱梓形近午
 五音近故互易也釋文別本疑當作禱與禱梓形並相近阮說亦通全附存之云杜子春云梓當

為禱禱讀為枯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為禱者字之誤也禱讀為枯者易其字也禱音
 姑必改梓為禱而後讀禱為枯者禱與梓形相近枯與禱音相同也枯是姑榆木爾雅之無姑音

雅之母借也禱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基明此正如小師小史帝當為奠奠讀為定也徐養原云
 說文無禱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為言枯也巫成文云暴虐不姑姑與辜通易大過

之九二云枯楊生美鄭讀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詒讓案爾雅釋木云無
 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莢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急就篇顏

注云蕪蕪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禱榆其莢圓厚藝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有枯榆有耶榆耶榆
 無莢牡無母禱枯姑音並相近云書或為禱者禱與禱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杜禱

木未聞也云又云五貫當為午貫者段玉裁云五易為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一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又則尤一縱一橫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又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七年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午是其證杜鄭改字取通俗易明耳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

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射弓與矢也

部御覽兵部引作妖鳥又引馬融注云國中妖鳥鸚鵡惡聲之鳥也蓋馬本作妖與既禋保章氏妖祥字同妖即禘之借字並詳著蒺氏疏賈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去之注

云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鳥獸畫鳴者其形易見不為怪異若夜來鳴呼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尤駭人為怪害故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二獸皆喜夜鳴為怪

者御覽引馬注云獸虎狼嗥鳴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射弓與矢也

日月食禮詳鼓人疏云立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食為救之何陰侵陽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云於日食則射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者明當射其勝者以救

之也會子問及穀梁莊十五年傳說救日食並有兵亦詳鼓人疏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伐鼓則北面射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鄭亦本馬說也

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謔誦訓者大陰之弓救

之救日用枉矢則救疏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者亦當夜射之經象上文省也蓋月以恆矢可知也

見其身直開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幸之類是也云者或明於宋大廟禧
誦誦者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誦誦舊本並作出令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誦云
木亦作出案左襄三十年傳文作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誦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
禮引此作誦誦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誦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
又云鳥鳴于毫社如曰禧禧以彼是神聲與鳥聲別故引以為證云大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
日之矢與者御覽兵部引馬注云枉矢名也觀禮注云月者太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
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陰之弓是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五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
救日可知案枉矢詳司弓矢疏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五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
此文見弓矢之名欲使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
宋大字本並作以此亦以互文推之賈疏云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矢之下故
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庫
矢以其庫矢弩所用故也

銜枚氏掌司驪察驪謹者為其聒**疏**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者亦訓司為察也司驪注云驪

謹也凡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驪**令主**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驪

謂之禁與靖氏為官驪也**注云令主祭祀者賈疏云國之大祭祀****軍旅田役令銜枚**為其

誤以相**疏**晉語云襲侵密聲白虎通義誅伐篇云人銜枚馬繯勒為襲依此經義則銜枚為軍法

之常不必襲侵矣田役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

令篇云翬謹賊眾其**禁昭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為其惑眾相**疏**禁

呼於于國中者禁下檀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呼經例當作噉此疑誤改從今字
疏于唐蜀石經並誤於今據宋附釋音本嘉靖本正下同此司國城內道途開闢之禁也云行歌
哭于國中者禁下檀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呼經例當作噉此疑誤改從今字
喪者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綱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
哭也雷威將任車歌於車下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潘王
而不用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明哭國者斷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
墨子號令篇曰無敢歌哭於軍中者則其舉射言惟軍中則然奔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
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注云為其感眾相感動者謂哭呼歎
嗚及歌哭皆足以感眾而歎嗚歌哭又易相感動故禁之也云嗚吟也者釋名釋語云嗚舒也
氣憤懣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文選陸士衡赴洛道中詩李注引韓詩章句云吟歎辭也又蘇子
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
是嗚吟並歎憤發舒之聲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其其杖咸
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
疏注云咸讀為

古咸與雷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雷漢書天文志閒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械篋也又二部云
函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函謂之械咸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
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者此謂唯其函以藏杖不共杖也賈疏云下二文云授杖此經惟言共
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杖之時其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
拄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詒讓案儀禮經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
於朝見君揖杖鄭彼注云朝當為國揖當為去大傳又云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九十者杖而
朝見君建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
十者不去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

將軍**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司兵司戈盾授兵同時授之三官為官聯也凡軍旅之杖蓋用杖鉞受廣雅釋器云受杖也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有司皆執受戈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

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者吏謂軍吏即經有爵者卒謂六軍七萬五千人吏有大

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為扶持之助也云將軍杖鉞者明將軍所杖又別於眾軍吏大司馬注云鉞所以為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

天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今鉞柄亦長五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秦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是將軍杖鉞之事也語讓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亦云

王左杖黃鉞則大**共王之齒杖**今時亦命之為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注云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者廣雅釋詁云齒年也此王所賜老者之杖校王

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案王杖續漢志作玉杖御覽玉部引同並誤惠士奇引論

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盧呂說鄭云今時亦命之為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盧呂說

是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立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即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即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周禮正義卷七十終

周禮正義卷七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儀者以下大戴禮記謂

事篇文並略同儀彼作義案義儀古今字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總為賓禮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

其目有八此官通掌之亦與彼為官也賈疏云天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

始為本言儀據威儀為先云以親諸侯者與大宗伯親邦國義同亦兼王以禮親諸侯與諸侯以

禮自相親二者言之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者說文貝部云寶所敬也此以為朝覲諸侯之

尊稱詩周頌臣工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鄭駁

云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賈疏云對要服以外為

小賓下文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云大客謂其孤卿者說文戶部云客寄也此以為

聘覲諸臣之尊稱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聘禮記亦以大國之卿為大客賈疏云謂還是大賓下

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幣聽其辭者謂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

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

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為客但據大聘略舉尊者而言也此

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此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則令野脩

道委積賓亦名客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名賓是賓客通也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觀以此邦國之功夏

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六

此其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

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

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置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

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設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

謀秋以禮覲諸侯北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同慮疏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者此謂大賓之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禮也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謨大戴記

也謀謨謀義同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者對大宗伯春見曰朝等以諸侯見王為文也云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者書舜典云三年考績鄭意經圖比陳協四者訓義雖不同而為考

校者侯功績之言則一考績詳小行人疏云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與之圖事以觀其能爾雅釋詁云圖謀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注同春為歲始故與諸侯圖

謀一歲行事之可否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者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小行人云合諸侯秋獻功故秋覲即以此次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者肆師注云陳列也爾雅

釋詁云謨謀也說文言部云謨謀謀也謂陳列諸侯之謀議而定其是非云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者大史注云協合也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

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者即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是也六服朝歲即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時分來鄭依賈馬說

謂一服之內各分四方一方之中又四分之以四時更遞而來歲終前一服徧六歲而六服徧也賈疏謂六服皆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則是有慮方俱一服徧六歲而六服徧也

宗伯疏云時會即時見也者據大宗伯文云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者大宗伯注義同即司儀所云是也云禁謂九伐之法

者司馬法仁本蓋云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嘗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置之野荒民散則剽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

禽獸行則滅之與大司馬九伐文同故鄭據以為釋案穀梁僖九年傳說齊桓公會葵丘之會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告子篇說葵丘之會

五命文尤詳此亦時會發禁命事之事然則禁不必專屬九伐之法鄭舉其大者言之耳云殷同
即殷見也者亦據大宗伯文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者據後文此據常法也云若不巡守則殷同殷
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明殷同與時會禮不異也大宗伯注義亦同云政謂邦國之九法者
亦據大司馬文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者大宗伯注義亦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
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等是也九伐者彼
又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當之之等是也引司馬法者亦當在逸篇中此經云夏宗
以陳天下之謨彼云陳同謀者亦以謨為謀與大戴記同又彼云時會施同政殷宗發同禁與此
經發禁屬時會施政屬殷同賈疏述司馬法亦作殷同足證其誤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親
也殷見之名不宜與夏朝同賈疏述司馬法亦作殷同足證其誤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親

以除邦國之慝
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親
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臣使來者為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

謂一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疏大容之儀也云殷親以除邦
聘禮來煩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疏大容之儀也云殷親以除邦

國之慝者朝事作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案眺即覲之段字貳蓋貳之誤慝或聲近字通結好除慝
並詳典瑞疏注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侯之大夫

以時接見乎天子是也鄭以此非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以大宗伯唯云時聘曰問殷親曰視而
無問問以下四者之文又時聘與問皆曰問明不得與下四者同為王聘諸侯之事也穀梁隱

九年范注以此二事與下文三歲徧覲案依范劉說則此覲通駭下文存覲省三事義亦得通王昭
者徧問天下諸侯即下文三歲徧覲案依范劉說則此覲通駭下文存覲省三事義亦得通王昭

禹鄭得黃度方苞林喬蔭蔣康黃以周說並同賈疏云言亦上諸侯也是以王見諸侯之
臣使來者為文此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相見故云時聘曰問殷親曰視以見王為文此

有好惡之事故以王下見為文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亦諸侯云時會也云
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大宗伯注義亦同有事即有征伐之事知使大夫來者鄭王制注

云小聘使大夫孔疏云按聘禮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為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易祓時聘亦當使卿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在將聘於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

印段往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游吉以為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且緩印段之事謂段少卿也王吏不討他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

大夫之銜命霸王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案易說是也蓋諸侯於天子大小聘皆當使卿聘禮所言乃侯國自相聘之禮不可以推之天子也方苞亦云左傳晉鞏朔獻

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云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親上並有王字阮元云上注云上六事者

以王見諸侯為文又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常有詒讓案此家上天子有事為文則無王字亦通今不據增鄭以經云結好故知惟結其恩好

無論政禁之事禮而遣之即下待聘使之禮是也賈疏謂諸侯使大夫來亦有兵至助王討逆失之云天子無事則已者明此時聘為天子有事諸侯不敢自安故遣使來問或有徵發之命其無

事則不問大宗伯注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是也云殷觀謂一服朝之歲也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

殷眾也案亦詳大宗伯疏云惡猶惡也者晉師注云惡惡也又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惡注云惡姦偽之惡也云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

以除其惡行者賈疏云以其言除邦國之惡大司馬九法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既言除惡明亦命以政禁者也 閒問以讒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

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論諸侯之

志者論言語論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論凶 疏云閒問以論諸侯之志者賈疏禮之用禮論禮也補諸侯者若春秋演淵之會謀歸宋財 疏云此經天子諸侯之法即

下文云王之所以撫邦國以下是也云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者交大戴記作教字通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者說文喜部云喜樂也有嘉喜之事則使賀慶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云重其幣帛以賀

其禍而弔其凶賈疏云案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之故也云致論以補諸侯之幾者大戴記論作會字亦通哉作炎古今字賈疏云宗伯凶禮有五此唯言弔禮者行人唯主弔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也隱元年宰桓來歸惠公仲子之贈服氏云桓天子宰夫是宰夫主贈賙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者賈疏云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王制孔疏云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之義周禮說問以論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亦據此經及許君說以難之鍾文烝云時聘是諸侯聘天子開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上之於下諸侯無聘分異禮殊黃以周云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覲聘何注公羊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於凡聘也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案黃說是也通言之問亦得為聘折言之則天子於諸侯止有小聘無大聘公穀家說據大聘而言與此經義不相妨也云問者開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者賈疏云按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煨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九歲屬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開歲之事故鄭云之屬以包之云論諸侯之志者論言語論書名其類也者亦據下文掌交注云論告曉也云交或往或來者或往或來舊本作或來或往誤今從蜀石經及宋本注疏本乙謂王祭歸賑於諸侯諸侯祭亦歸賑於諸侯待其臣也左昭十九年傳子產曰孔張為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天子之於諸侯蓋與諸侯待其臣同或受或歸所交也賈疏云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賑不言賑者對文則賑為祭社稷肉桃苑亦歸於王也按宗伯云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此言賑不言賑者對文則賑為祭社稷肉膳為祭宗廟肉散文則祭宗廟肉亦得稱賑以其同盛於器也詳大宗伯疏俞樾云交當為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偽效鳥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歸賑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助也大戴記朝事篇作致論凶禮之弔禮論禮也者賈疏云按宗伯云以禮禮哀國敗此災亦云贊

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稱禱也詒讓案鄭知兼有弔禮者以大宗伯凶禮又有以弔禮哀禍哉此云補裁明當兼有弔禮也云補諸侯裁者若春秋遺淵之會謀歸宋財者襄三十年經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陳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遺淵宗灾故左以九儀辨諸傳云為宋灾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是也以同是補裁之事故引以為證

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疏以九儀辨

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者大戴記辨作別古字通此以下別邦國君臣爵命之差亦與大宗伯為官聯也凡制寶禮其儀以尊卑為此九等大戴記又說朝覲之禮云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

輅建其旌旆施其樊纓從其武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義儀字同云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者大戴記作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義亦略同注云九儀謂命者五公

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者命者五謂五命以上諸侯之命也爵者四謂四命以下諸臣之爵也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此九儀與彼同但彼通該王臣及諸侯此則專據

侯國君臣既無王臣而子男之士不命是又在彼九命之外兩經義微有不同故此注不據彼為釋也小行人義同賈疏云下文有五等諸侯次有孤執皮帛次諸侯之卿下其君二等次有大夫

士亦如之是列五等四命等爵故鄭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詒讓案大宰注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若然公侯伯子男亦爵而此云命者以禮籍等衰威依

命數言爵則數不顯故據命而言孤卿大夫士亦有命而必云爵者掌客注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君用命臣用爵之義也上公之禮執桓圭

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宰其朝位賓

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

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

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宰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

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

纁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

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

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纁五就貳車

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

之禮纁藉以五采章衣版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游其屬垂者也焚纁馬飾也以纁飾

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犬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

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

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裸作果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裸讀為

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樂也出入五積為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前胡下

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也職也

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禮事相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瓊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瓊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詒去也每積有

半禮米采芻薪凡

疏

法上公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揅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迎待之數不同者皆降殺

以下並典命所謂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為節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

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

者名也據鄭說則贊大行乃先秦此經佚說之最古者縹作藻者古今字也並詳典瑞疏賈疏云

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瑞案皮弁乃王常朝之服非朝服也

五等諸侯朝親並當冕服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袞冕服也云建常九章者

大戴禮作旒即旒之俗依典命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旒而存依命數是上公當建旒而九旒轉人

云龍旒九旒即謂此也云武車九乘者賈疏云按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已同曰

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含於館乘墨車龍旒以朝彼據觀禮

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今此春夏受贊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

行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獨有樊纓九就之等以

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但武車所飾無文在朝享祿饗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

乘黃以周云大行人建常九旒數句文在朝享祿饗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

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

士與又曲禮疏云諸侯自行介各從如其命數據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云廟中將幣三享者此五等諸侯所同也賈疏云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苞金鶚並謂將幣即授玉其說甚瑋司儀諸侯相聘之禮凡言將幣者皆指授玉與享別是其證也凡朝親宗遇受摯受享皆於廟諸侯皆乘車服褲冕天子皆服袞冕無迎賓法親禮所云朝其通禮也自鄭曲禮注誤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與秋冬一受之於廟不同故此注亦以廟中將幣並為三享之事而謂朝禮不見實非經義賈疏亦承其誤謂行朝禮於朝則皮弁服而冕服九章以下別為行三享於廟之事又謂春夏受摯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等王制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命車王乘車迎天門行朝禮則天子諸侯皆別服朝服此即賈行朝服皮弁之說而又小異二說並與親禮不合詳大宗伯疏云王禮再裸而酢者賈疏云已下至三勞見王禮上公之禮此與下為目則自此以下皆王禮耳大宗伯代王裸賓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裸賓裸訖賓以玉爵酢王是再裸而酢也云饗禮九獻者賈疏云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享大牢以飲賓設凡而不倚齋盈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醉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案依賈說則饗獻無裸今攷饗禮最盛兼食燕當與祭禮相擬以司尊彝大祭九獻約之疑大宗伯攝王初裸又攝后亞裸後王與后又以次各三獻而後止賓食九舉食後酌爵又各一獻眾賓長又一獻是為九獻其七獻五獻亦皆有一裸可以例推賈謂無裸非也詳後又國語晉語云文公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章注云九獻上公之享禮案享饗字通彼以上公九獻為周禮亦足證此經義云食禮九舉者賈疏云亦享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詒讓案掌客說諸侯相朝饗食燕三者備有此經但有饗食之數而燕無文說禮云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大戴記說天子待諸侯之禮云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借字彼文與掌客上公之禮正同明侯伯亦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亦一饗一食一燕皆與彼同燕禮襲之於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下積積三積並放此云三問者牽牲布之於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下積積三積並放此云三問者

此與勞亦不如命數而以三為節也若侯伯子男亦以減一為差次與命數異賈疏云按司儀諸公相為賓云生國五禮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注云開闔則問行追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三勞者賈疏云小行人逆勞於畿按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或可遠郊勞使世子為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左傳隱十年孔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胡培翬云昭五年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又遣啟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為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尊者其勞遠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秦孔胡說是也黃以周說同賈疏引伏傳天子郊勞之法以說此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至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童子迎五十里之郊矣說與伏同據班說則世子迎乃詣近郊勞鄭觀禮注謂大行人郊勞則乘從伏說也孝經注非鄭君手定故有世子郊迎之說賈觀禮疏謂彼非周禮而此疏乃謂周禮亦然與經注並違迕亦非也又依聘禮郊勞使卿則天子郊勞來朝諸侯似亦宜使卿不當使大行人對禮注說未瑯詳小行人疏云諸侯之禮執信七寸繅藉七寸者諸侯七命故皆以七為節也賈疏云餘文云諸侯者兼五等而此諸侯惟據單侯也其禮皆降上公二等又自摺者以下亦皆降殺云冕服七章者謂鷩冕服也云建常七旒者亦建龍旒而七旒也云介七人禮七牢者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鄭彼注以為專指侯伯之禮是也左僖十五年傳說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此侯伯七牢之見於傳者云立當前疾者疾當為侯之譌說文車部引又作軌並詳後疏謂立位在車東與轡頸東西相當也云再問再勞者遠郊勞近郊勞也問亦同云諸伯執躬圭者伯命圭文與諸侯異而度七寸

也云再開再勝者遠如勢近然勢也問亦同云諸伯執綬圭者伯命圭文與諸侯異而度七寸

則同云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者以命取同也云諸子執綬璧五寸纁藉五就者諸子五命故皆以五為節也云冕服五章者謂毳冕服也云建常五旒者亦建龍旒而五旒也云立當車衡者立位在車東與前衡東西相當也云壹問壹勞者唯近郊勞也問同云諸男執蒲璧者男命璧文與諸子異而度五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者亦命數同也注云纁藉以五采章衣服者版舊

本並作板案板即版之俗對石經作版與釋文合今從之典瑞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章衣而畫之案此版即所謂木為中幹也纁藉詳典瑞疏賈疏云按聘禮記云公侯伯三

采朱白若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而言五采者此注合三采二采而言五非得有五采也云若奠玉則以藉之者親禮幣時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又記云奠圭於

纁上注云謂釋於地也又聘禮注云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凡執玉時並兼藉纁執之將拜則奠於地圭仍在纁上所以備失墜示慎重也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者謂五冕之

服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以其首皆服冕其服通謂之冕服別於首著弁冠所服之衣為弁服冠服也云

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者並詳司服疏云常旌旗也者謂五旗之總名也以日月為常為司常九旗之首司勳謂之王之大常非諸侯所得建依司常諸

侯建旂而此五等諸侯皆云建常旂散文通稱國語吳語有白常白旗赤常赤旗玄常玄旗是其證也云旂其屬幟垂也者釋文出屬其幟蓋誤到巾車注云正幅為幟旂則屬焉幟即幟之

俗對石經亦作縵云樊纓馬飾也以前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者巾車注云樊讀如纓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此注不云樊讀如纓者文不具後注訓就

為成詩齊風猗嗟箋云成猶備也是成備義同每處五采備為一就如此者九是為九就五等諸侯就數有增減備采則同七就五就義並放此互詳巾車典絲疏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貳副

也者小宰注同凡王以下乘車之副通謂之貳車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王象路之副也此經公以下貳車有九乘七乘五乘三等之差少儀云貳車者諸侯七乘彼五等數同與此經不合故鄭

注以為殷制云介輔已行禮者也者已謂賓也士冠禮據者請期鄭注云據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據在客曰介又少儀注云介賓之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謂輔助賓行禮者也云禮大禮

饗餼也者對食為小禮也外饗注云致禮於客莫益於饗故知此禮主饗餼言也云三牲備為一

牢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者大門外謂臯門外

也朝者指臯門外之廷而言其地與小司寇三詢之外朝南北正相直故通謂之朝位別於下將

幣三享等行於廟中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北面而立注云凡賓即朝中道而

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

北面立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下車南面立故有賓主朝位也賈疏云約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

立位陳介之所江永云掌訝云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所謂朝位賓主

之開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云王始立大門內者賈疏云亦約聘禮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賓

陳攢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者賈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

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立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

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按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賦小國之君則諸

侯於天子交擯交擯是敵禮也案觀禮云喬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喬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擯

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擯賈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

三人皆宗伯為上擯賈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

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言案黃
說是也賈前疏及齊僕疏並謂此迎賓為朝後在廟行三享之時即依熊安生說與崔靈恩義異
亦引此經朝位步數為釋不云朝宗有朝遇無是鄭意通四時朝覲凡授玉皆無車迎享皆有車
迎也熊賈之義雖較崔為長然於鄭指實未盡合也金鵬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
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
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隆冬待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
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畜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
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
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鄭乃專以覲為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
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
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安得謂先朝後
享乎且受摯受享必同日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
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禮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
行享之時侯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
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竊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其後行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
儀言朝覲宗也饗食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
為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閒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黃以
周云朝覲木無車迎法而此云賓主之閒若千步者兼明朝之交摯傳辭其立位同耳鄭注亦據
享而言疏家以此為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更誤又云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
容之故經謂之賓朝覲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案
金黃說足糾鄭賈諸說之誤但依鄭說則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依熊賈說則春夏朝無
迎賓享有迎賓秋冬朝享並無依崔孔說則春夏廟享並迎賓於義無疑依聘禮諸侯待異國之臣聘
迎賓饗食有之眾說差異以經攷之朝享不當有迎賓於義無疑依聘禮諸侯待異國之臣聘

後行享亦止據者出請主國之君不出迎則天子待諸侯朝後行享天子不出迎可知竊謂此經

蓋侯氏入朝乘車至臯門外而下車遂陳擯介侯氏門西北面立公則當車輿介九人在公之北

東面以次陳列而北大宗伯為止擯立於臯門外闔東西面承擯等四人以次陳列而南未擯當

公之末介所謂公九十步者即公與上擯南北邪相去之步數也下文諸侯卿大夫禮降殺之等

鄭亦以朝位賓主之閒為釋聘禮賓至朝旅擯彼注亦云公之使者七十步等然則陳擯介之步

數即朝位之步數可知矣其一在朝享之後王禮賓時則王車迎之位也蓋朝享皆所以明君臣

之分宜無迎法至朝享既畢而禮諸侯則待以不純日故備賓主之禮而有迎法聘禮享後禮賓

主國之君亦出迎司儀諸公相賓擯亦如將幣幣有車逆即其比例以聘禮約之蓋諸侯享畢而出

大門更陳擯介傳辭擯者請禮賓賓禮辭聽命嗇夫入告天子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其時公則

立常車軹如將幣交擯時所立之處王則立當車軹當將幣交擯時上擯所立之處王與公南北

邪相去亦九十步其陳擯介亦如將幣時但上擯立王之南位較前略從耳若然將幣王不出迎

則幣與上擯為賓主禮賓王出迎則賓與王為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

為車逆之節彼云朝親宗遇即指禮賓而言以將幣與禮賓同日盥食則不同日故備言之禮

賓與饗食同為修賓主之禮故並有迎賓迎賓不惟饗食也至禮之通例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

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君於己臣則無迎法故聘禮天子不迎賓止於大門內而天子待諸侯乃

校公差後故以意補之修木爲與前後四面材之通解王所立既在車軌後則空專據後修爲節
考工記總敘注亦云軫與後橫木也案軻人注云軻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此
車後軫坐前衡之全度也今王立當後軾上公當車軻正直車隧之中前於後軾二尺二寸也侯
伯當前侯與軌相切前於軾二尺二寸強也子男當前衡直軻前端則前於後軾一丈矣此並就
車前後約分此數節其進退差度不必正均也又案公食大夫注謂賓至大門外下行車還立於
西方賈彼疏謂立於西方鄉外據賈說則還車外鄉軻衡內外前後亦互易若然車立處蓋亦視
廟之尊卑爲遠近故子男立近外而步數則少公立在前而步數則多與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
謂文王廟也賈疏云此約觀禮觀在文王廟故觀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受舍受次于文王
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故知王受觀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案鄭
意當如賈說聘禮說諸侯受聘於廟云不與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
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鄭蓋
以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觀亦當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
受命文先於武故凡行禮皆在文王廟今考祧廟散文通稱聘禮既不必正指二祧而文武世室
亦與祧不同若云上尊則文王之尊不得逾后稷鄭說殆不甚塙金鶚謂天子受觀當在大祖后
稷廟此與諸侯受朝聘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爲長也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者春人注云饗
禮兼燕與食國語魯語云饗養上賓案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惟饗最盛大司樂及仲尼
燕魯坊記並謂之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
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
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案五詳酒正疏云問問不恙也者說文口部云問訊也心部云恙
也司儀注說問君問大夫之辭皆云不恙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
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之世艸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故俗稱勞問者云
無恙非爲病也案應說不經不足據也此據朝賓來時在道有問禮其去時則無又問禮輕當殺
於勞覲禮聘皆無文蓋略之也云勞謂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勤也以賓方在道路故殺
其遠來之苦倦以慰勞之亦來有去無也云皆有禮以幣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勞以幣覲禮使

人以璧幣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案璧帛通謂之幣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幣鄭注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然則勞諸侯用璧無束帛與聘禮勞使以束帛異賈云璧則兼幣失

段之云故書此注有誤字當云車軹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馭注云軹謂兩軹也少儀注者

三享三獻也者牛人注云享獻也以此軹別於與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之軹案段說近是云

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張惠言據聘禮注難賈云鄭於事畢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為一事畢

之辭也云禴讀為灌者先鄭意宗廟之禴為灌祭故字从示作禴賓客字並為禴與先鄭及許異故此職

注先鄭皆作灌後鄭皆作禴分別甚明而小宰凡祭祀贊禴將之事注則云禴之言灌也於賓客

雅釋詁云酬酢侑報也者酢正字當為說文酉部云酌客酌主人也酢醑也經典多以酢為酌爾

玉爵注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酌爵是也又案左傳莊十八年云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有償

公昨侑王引之謂昨即酢之段借字爾雅昨侑同訓命侑即命醉也其說甚精蓋凡朝享後之受

禮與饗公侯伯皆得與王相酢侑號公晉侯謙不敢當盛禮故必王命之乃酢左傳所云與此經

不當以舉樂為舉詳膳夫疏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為之不舉不舉者皆謂去盛饌

以兼樂以其被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案後鄭破先鄭說九舉七舉五舉為舉牲體則不兼舉樂賈

說非後鄭意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者饋釋文作饋云本又作饋石經亦作饋盧文昭云饋字是說文饋餉也又吳人謂祭曰餽詒讓案後注積亦有牢禮此但云芻米者積以芻米為主

也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杜地者賈疏云謂若轉人轉深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惠士奇云前疾疾當作侯論語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孔疏

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侯引周禮作前侯云軾前也考工記軾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正俗本傳誤久矣又案說文侯引周禮作前侯云軾前也考工記軾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

注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為胡以其在軾前故曰前侯古音侯讀為胡水經汾水注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

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為胡甲故前侯注為前胡段玉裁云說文車部引周禮立當前軾前軾者前乎軾也亦以在軾衡之中為節蓋故書作侯杜衛賈容有不得侯字之說易為軾者而許從之惟

司農得其說不易字所謂其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借案憲校致胡同胡牛頤之下垂者軾前之軾上穹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借案憲校致胡同胡牛頤之下垂者

惇說並同鄭珍亦謂侯即喉胡即轉人之頸說皆精覈蓋說文肉部云胡牛頤垂也口部云喉咽也頤與喉同在頸乘車曲轉出軾前者亦通謂之頸頸曲中隆起兩端下垂後端當軾前端持

衛此謂侯遠於衡則專謂頸後端與前軾之木正相切之處也凡車駕時侯距地三尺有三寸舍車則侯正檣柱於地若獸垂頤故云前胡下垂杜地者此與說文胡為牛頤垂之訓正合凡乘車

曲軾與大車直轅異先鄭云轅者散文通也至說文引作前軾則由所據本異抑或經師異讀皆未可定軾為輿下三面材前胡雖適當軾前然輿轉異材前軾之義不可通於前侯也云玄謂三

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者唯舊本並作惟今據蜀石經正與觀禮合此皆觀禮文彼文三作四鄭注云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

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織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

帛致之案觀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饗章文彼注謂禘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覲三享與彼同凌廷堪云觀禮注說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

馬即親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車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覲庭實云馬覲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於禮器云大享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有皮馬然仍有案凌氏謂禮器大饗即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有皮馬然仍有龜諸珍異之禮後文之六貢即朝覲之享獻周書王會所云方物即會同之享必無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盡通於朝享耳五詳後疏引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者事舊本並作士禮據蜀石經正此亦大戴禮記朝事篇文引之者證庭實惟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覲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冕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云不嫌有等也者朝在路門外正君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差等相迎之法故云朝於朝之文故謂將幣即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將幣為享實則將幣即受玉乃朝覲之正禮與三享為二四時常朝並受摯於廟經云將幣未嘗不言朝也鄭說失之詳前及大宗伯疏又此經冕服九章建常九旒及摯介人數朝位賓主之閒步數亦並朝禮賈謂唯言享不言朝亦非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者司儀注云禮謂以鬱鬯禮之也謂朝享禮畢王禮諸侯聘禮聘享禮畢主國之君以醴禮賓也郊特牲云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禮之也又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司儀注謂即朝禮畢賓然則五等諸侯自相朝朝禮畢王無禮侯氏之事者蓋文不具引鬱鬯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彼賓客祿事即指此上公再裸等而載果注云載為也果讀為禘代王祿賓客以鬱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此宗伯攝酌圭瓊而禘之事又內宰贊后之事云凡賓客之祿獻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來朝與為賓客者祿之禮亞王而禮賓此而后亞王禮賓之事知亦宗伯攝者祭統載祭大廟之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2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禮云君執圭瓊璜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

饌也諸寅亮胡培章黃以周並謂每一飯一食舉又據此經差之謂卿大夫當三舉其說是也特牲三飯而侑牲體唯舉正者少牢七飯而侑則舉春幹幣矣諸侯以上飯數尤多或備舉春幹幣

數無文依此推之蓋公初飯九亦九食舉侯伯初飯七亦七食舉子男初飯五亦五食舉其加飯

子男八於差次似疏謂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若然則諸侯加飯之數當上公四侯伯六

謂去入謂來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又云遂行如入之積彼注云出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是聘使入出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出入之積則三

伯入出總四積子男入出總三積左傳二十八人傳說晉文公朝王云出入三覲杜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此出入文例與彼正同可以互證賈疏謂不謂從來訖去共五積若

儀疏云每積有五積及其說則是上公有十積侯伯有八積子男有六積與經注義並不合非也詳司積之陳數詳掌客疏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為三等者以依命數為差故也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

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命此以君者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其兼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

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疏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

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眾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

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觀也然則

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觀也然則

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觀也然則

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觀也然則

請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天子或可有私覲結其思好但無文耳云出入三積不問
壹勞者此明積勞數與小國君同不問則降也勞亦謂近郊勞賈疏云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
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云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何獨
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卒禮卿
亦五視小國晉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膳醢醢百甕米百宮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
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案賈以聘禮致饗籩多於此
抵小國之君之數故謂孤有再重受禮蓋謂以聘使受禮則如聘禮以特見再受禮則如宰客所
云竊謂孤既為聘使自當如聘禮所謂小國之君者不必關致禮之米禾薪芻等經偶未別白
言之耳恐不當如賈所說也云朝位當車前者亦降於小國君也孤禮王當無車迎此謂大門外
陳摺介時孤下車立於車前之東邪距車衡當閉數尺不正當衡前也云以酒禮之者王既受幣
及享畢乃以齊酒禮孤孤亦不醉王也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者以孤無特來見法故知奉
君命來聘也聘謂大聘使卿孤即家卿也鄭意小聘使大夫非孤所使云孤尊既聘享更自
以其尊見執束帛而已者摯舊本並作贊釋文云摯本又作贊蜀石經與釋文同今據正贊即摯
之俗詳大宗伯疏豈疏云若行正聘則執瓊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
直行公使執豈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
以其贊見執皮帛而已案賈述注亦作束帛而疏云皮帛者兼取其摯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
請覲彼注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凡因使而來不得自以其摯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
聘享正禮既畢仍得自以其摯見是私覲之外別有此特見之禮故鄭志荅趙商云非私覲也云
豹皮表之為飾者賈疏云宗伯注云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贊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
君言次之也者說文糸部云繼續也謂亞次繼續其後小國之君即子男也典命說諸侯之適子
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抵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
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然則孤次子男者亦謂見子男禮畢後孤乃見其位則自在卿大夫之列
不與子男同位也蓋孤雖貴亦是諸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次子男後同而位則異云朝聘之禮

每一國畢乃前者謂先見之國事畢次國乃前明孤繼小國之君亦謂小國之君禮畢而後孤前
 也其會同之禮則眾國同見與此禮異云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者於舊本並作于
 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則諸侯行交擯者使介傳於王諸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詒讓案此孤衣
 子男禮五介王三擯並以次列之但不傳辭凡王於來朝諸侯則交擯於來聘孤卿以下則旅擯
 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此不交擯即旅擯也詳司儀疏云親自對擯者也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
 疏云則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
 約之當亦擯者出請事之時賓出次直屬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相去五十步上介在賓
 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
 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王也云廟中無相
 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者謂介雖入廟而不相禮也賈疏云案聘禮賓行
 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
 西上不相擯者也案賈亦據聘禮注義司儀說諸公之臣相聘幣之禮亦及廟唯君相入然則
 孤特見王孤相不與孤俱入但絕行在後王相則隨王入也云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者以酒正
 五齊尊於三酒嫌經云酒是三酒故釋之坊記云醴酒在室是醴齊亦通稱酒也賈疏云案聘禮
 禮賓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而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云和之不用鬱
 禮耳者對前五等諸侯裸醴用鬱鬱此禮孤用醴則不和鬱亦不用相鬱也云其他謂貳車及介牢
 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裸醴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裸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不醉子男
 者也若然子男用鬱醴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裸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不醉子男
 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依命數其臣介
 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為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
 之有加蓮式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貳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
 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蓮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以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
 也案孔說是也士冠禮注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孔即本於彼左昭元年杜注云朝聘之制大

國之卿五與此經及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此亦以君

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尊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者賈疏云各下其君二等則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

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三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

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賈疏云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

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

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介與步數則無士也注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者亦上孤

而言謂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士則為介云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者以二者皆

不依命數也此亦謂旅擯時有陳介及朝位賓主之閒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鶚云公執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

前則與孤立處同唯賓主之閒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鶚云公執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

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閒言之云其餘則自以其爵者謂瑞摯車服等各依

其爵之命數不視其君之禮為降殺之差也云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

之聘之數也者鄭彼注亦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以上文朝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

重以為侯伯卿大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

聘之數也聘禮注義同賈疏云大夫下卿二等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為介三介彼侯伯

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

一介一十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大夫見矣故不言之也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覲秋或遇冬禮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嬪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立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立纁絲績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

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者此辨六服諸侯見王遠近疏數之法也依此經則侯服比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

朝十二年六服從王巡守此蓋周之正法而經傳言朝覲年數舛異特甚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左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是依左氏為說也然左傳又有

十二年四朝之說昭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歲聘三年而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

一巡守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

相朝同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

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四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

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按春秋文十二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

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

般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諸侯
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
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禮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
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
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天子之法
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
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
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
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則分諸侯爲六部部
用其義也孫經世云朝禮虞時蓋分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則分諸侯爲六部部
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以四歲者合之巡守之歲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
言是也自各部計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期卽一朝期固無
可疑也周以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或六或三或二或一大行人所云是也要服視
視虞加密案孫氏參合堯典王制之義近是攻公羊桓元年何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
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徐疏云五年
一朝虞傳文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明禮儀也此及孔氏
引孝經注並與王制說同又國語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一朝備文德明禮儀也此及孔氏
制爲說據徐彥引書傳則伏生固以五年一朝釋羣后四朝足證孫氏謂王制爲唐虞法之說孔
引鄭駁異義說以五年一朝爲春秋以後霸主之制而謂十二年一朝之法與各經並不合鄭亦
不能定其爲何制左傳疏強爲之說謂周公成王時自有此二法復謂大行人歲壹見者是遺使
貢物非親朝又以大宗伯時見曰會卽再朝而會殷見曰同卽再會而盟並鑿空皮傳不可依據
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僞孔傳云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此又勦左昭
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
 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盜約舉男衛二
 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
 服朝會年數言之與此經義得通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
 故不別貢幣也大宰歲常貢此依服數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彼此物數不類也詒
 讓案此六貢皆因朝而貢蓋於將幣三享後獻之亦以玉致之故大宰謂之玉獻三享謂正禮貢
 獻為加禮故覲禮無文詳大宰疏注云要服蠻服也者職方氏九服之制自衛服以前文並與
 此同惟此要服彼作蠻服大司馬九畿亦作蠻服故特釋之書禹貢亦云要服自衛服以前文並與
 文教國語周語云蠻夷要服草注云蠻蠻折夷夷圻也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要者要
 結好信而服從也又謂此經以蠻服為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為甸服皆為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
 去王城三千里也兩面并之為相距方七千里者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面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
 三千五百里也兩面并之為相距方七千里者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面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
 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
 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六歲一見
 案彼據距王城一面言之故以侯服為在千里之內餘義並與此經合周畿服之制詳大司馬疏
 云公侯伯子男封焉者賈疏云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
 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
 之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
 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畔故云覲鄭荅
 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
 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者謂四方諸侯六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
 據王城南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案賈述馬義與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馬說
 不同未知孰是經云見者並以諸侯見王為文大宗伯四時朝覲並云見義與此同王制疏謂此
 經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非也依鄭此注義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蓋謂四方之中每一方

各別四分之四時迭來與質所述馬說亦本不異韓奕疏引賈逵說謂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
故分越四時助祭趨趣字通此注即本賈伯義蓋賈馬鄭三君說正同賈疏謂鄭不同馬義非
也互詳大宗伯疏云祀貢犧牲之屬者大宰九貢祀貢先鄭注亦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後鄭與
彼義同云故書煢作頻者徐養原云大宰煢貢故書作寶此煢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為一義又
案類即漢字說文有頻無煢類煢聲同故借類為煢王引之云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
煢物煢亦當讀為寶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寶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即寶
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類并閭顏注曰仁類賓根也類字或作寶說文曰類水屋人所寶附
是類與寶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類物為煢物以為煢物婦人所為物後鄭因以絲案當
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類物即大宰之貢乎案王說是也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煢物婦人所
為物也者從今書作煢釋之謂女工所作帶繡諸物也大宰九貢煢貢先鄭從故者作寶貢釋之
與此義異彼注為長引爾雅曰煢婦也者釋詁文證婦人所為名煢物之義云云謂煢物絲案也
者增成先鄭義大宰煢貢注義亦同云器物尊彝之屬者賈疏云按大宰云器貢先鄭以為宗廟
之器後鄭見之以為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為尊彝解之屬與彼先鄭同
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含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為尊彝解之知因朝得貢成
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
宴尊以魯盥王責之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要二焉於
是乎以喪寶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案後鄭此注與大宰注異此注為長大宰九貢
器貢亦是成器賈說不足據云材物八材也者大宰九職云百工飭化八材先鄭注以八材為珠
象玉石木金革羽九貢材貢後鄭注云蠶絲括柏篠篋也專據木材者彼注以珠入游貢石入器
貢金入貨貢與此注不同也云服物玄纁纁者大宰九貢服貢注云服物纁紵也此云玄纁
纁者禹貢荊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織纁故增之云貨物龜貝也者大宰九貢
貨貢注云貨貢金玉龜貝也上注八材已有金玉故不復數諸貢物並詳大宰疏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

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祭公又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韋注云大
舉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此荒服父死子立有來見
之禮之證云各以其所貴寶為準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者謂不得如九州之內五等諸侯執
圭璧為瑞也左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是執
行人六瑞六幣之等不達於蕃國故王制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
玉帛則是惟為中國耳即此義也云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者據小行人有小客是蕃國
之臣知蕃國之君為小賓也云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者國語周穆王將征
犬戎祭公諫交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韋注云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
白狼白鹿犬戎所貢引之者證禽獸亦得為貴寶云其餘則周書王會備馬者王會周書第五十
九篇記成王會諸侯獻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所貢貴寶若稷慎大廩穢人前兒之類名數甚多故不備引此九州之外所獻貴寶即懷方氏所
謂致遠物也與上云服有貢異然通而言之亦得謂之貢國語魯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
百蠻使各以其方前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
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是夷狄獻物亦得稱貢之證

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

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覲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

所謂開闢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開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
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
官也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書或為叶辭命玄謂胥讀為諧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
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
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管樂前也史大史小
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

銓衡也法入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皆謂廣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曆論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遠數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疏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此並以王下撫邦國為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者大戴記存作在覲作眺聲義並同以下至十一歲達瑞節等並卿大夫奉王命開歲而一行者

也云成牢禮者謂平均待賓客之牢禮即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牢禮之禮是也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者此為王親行至邦國之事凡王不巡守乃有殷國殷國與巡守不並行此經兩舉

之者明或巡守或殷國惟王所行無定法也十二歲一巡守者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案古書多言五歲一巡守者乃虞制故書堯典云五歲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

一巡守鄭彼注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白虎通義巡守篇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也過五年為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

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並據虞制與此經年數異公羊隱八年何注以五年巡守說周制誤也王制孔疏又引鄭志荅孫皓謂夏殷六年一巡守未知謬否注云

無猶安也者說文手部云撫安也撫即撫之隸變云存覲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對巡守為子親至侯國也親亦與前殷覲為諸侯使臣於王異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爾雅釋詁云在存省

視察也又云親視也廣雅釋詁云省視也三者訓義略同隨事立名耳云所謂開問也者謂三者通為開問以其皆開歲一舉也賈疏云即上文云開問以論諸侯之志者也云歲者巡守之明歲

以為始也者王十二年六服朝貢既更迭而徧巡守殷國之事又畢故於次年更端復始也其新王即位則當以元年為始公羊閏二年何注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合君數大宗伯注說一服

朝亦以元年為始是也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自五歲之後遂開歲徧省也者賈疏云但經一歲與三歲五歲云存覲省至七歲九歲十一歲不言者以五歲已言省義可知故直見

其新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摯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者此謂行人召侯國之象胥摯史來至王國則於王宮內為次舍聚而教習言語辭命

書名聲音之等也漢書食貨志說孟春行人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方言劉歆與揚雄書亦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僅謠歌戲道入即行人也彼雖非七歲九歲省邦國

時事然亦行人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協聲音之一端矣方苞孔廣森並謂象胥替史皆王官使
至其國而屬諭之不聚於天子之宮亦通云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者段玉裁校改叶為汁阮元
云釋文亦作叶又春官大史注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案段阮校是也詳後鄭司農云象胥
譯官也者說文言部云譯傳譯四夷之言者象胥云學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
說焉是譯官也云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書或為叶辭命者蜀石經或為上有亦字段玉裁校改叶
當為汁為汁當為叶云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為皆當作讀為聲類皆同也司農必易汁為叶
易詞為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徐養原云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謂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
从簡簡猶理辜也簡理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然二字故書叶詞命原未嘗誤杜子春注大
史曰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蓋漢時詞辭已通用司農意在賤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
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案段後說是也凡注例云書或為某者或本之字多與所讀之字正合此注
則為協之借字義甚疏遠儻故書本作叶鄭讀為汁則是舍義近之叶而就義遠之汁例不可
云書或為叶辭命明故書作汁詞先鄭讀為叶辭也至叶汁二字聲類雖同而叶即協之重文汁
通足知其誤協大戴禮記朝事篇作計王引之謂亦汁字之誤云玄謂得讀為計者天官敘官注
同段玉裁云說文言部曰謂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讀為評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秋官序官注
不言讀為齋而此言方曰狄韃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欲蜀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
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欲蜀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
本並作嗜慾嘉靖本上方者欲下仍作慾蜀石經二字並作欲今據正案者即嗜之戛字慾則欲
之俗體也鄭以王制分方立名此總名為象故引彼文而釋之並詳序官疏云此官正為象者周
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者越上蜀石經有南字名字舊本並挽今據
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此注並與蜀石經同通言語者通達異方言語之
謂御覽四夷部引尚書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
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言此者明四方之中獨取南方名官之意彼實象胥注云周之德先致南方
是也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謂訓有才知天官敘官注義亦同云辭命六辭之命也者大祝
六辭一曰祠二曰命先鄭彼注云祠當為辭謂辭命也命諭語所謂為命禕諶草創之後鄭云一

曰祠者交接之辭此注蓋謂辭命即大祝之二曰命以其為六辭之一故曰辭命與彼一曰祠讀為辭者不相涉也云替樂師也者春官敘官注云凡樂之歌必使替朦為焉命其質知者以為大史小師此替亦象大師小師等而言與樂師來替專據替朦者小異必屬替者將以聽聲音也義同引聘禮曰百名以上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引之者證書字古曰名也云至十一歲又徧省焉者承上注九歲省後開一歲至十考工記又徧省而脩達瑞節等五事也云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云量豆區釜也者釜謂之一歲則又徧省而脩達瑞節等五事也云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云量豆區釜也者釜謂之銓文選徧淵碑文李注引章昭漢書注云銓稱鍾案銓即權也合方氏同其數器注亦釋為權衡凡五權五量五度通為數器此及合方氏並以度量與數器分舉故知數器惟據銓衡言也云法八法也則八則也者法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據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云達同成脩皆謂齋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脩治也說文門部云同合會也下又訓成為平四者訓義小異同為齊等之言齋法式行至謂王使齋審法式至諸侯國考校齊等之賈疏云經瑞節度量畢禮數器下至法則等八者皆天子法式之等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圓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則齊等之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云平其僭踰者也者僭踰若左哀六年傳吳徵魯百牢之類賈疏云若牢禮云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依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得僭上故云平其僭踰也云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者謂周禮與虞制同如春巡守東岳則東方諸侯總會餘三時三方亦然不必如朝觀法每方各分趣四時也云書曰遂親東后是也者堯典文僞孔本入舜典彼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至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彼云肆觀東后此引肆作遂者肆遂義同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曆志後漢書肅宗紀白虎通義巡守篇公羊隱八年傳何注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書亦並作遂石經作肆疑依孔書改公羊徐疏引鄭書注云東后東方之諸侯

也案書說四時巡守之法王制說亦略同依鄭此注義則周天子巡守亦分四時各至當方之岳以朝諸侯歲終而徧書僞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僞孔傳云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說亦與鄭同又書說四時巡守者以四仲之月周制當亦然依通典吉禮引鄭書注義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白虎通義巡守篇亦云守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即鄭說所本舜典僞孔傳則謂夏自東岳至南岳歷四時徧四岳然後歸二義不同而皆有難通未知孰是至通典又引崔氏三禮義宗亦申鄭說而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則為時尤疏闊不足據也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此亦誤以殷國與殷見為一大宗伯注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蓋殷同即在王都故仍六服分為四方每方又分四部四時分來如平時朝覲法也賈疏云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也金鶚云諸侯朝覲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至謂殷國亦分時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於外以待諸侯或既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况殷國必不在畿內乎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亦詳職方氏疏凡

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王事以王之來也詩云莫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疏凡諸侯之

前會同朝覲宗遇之事云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者大司馬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云辨別也別尊卑之位此官與彼為官聯也賈疏云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等謂尊卑之等

謂冕服旌旗武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牢禮饗燕黃膳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釋文云賓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案賈釋賓為賓敬蓋讀賓如字與劉陸讀異非也小行人云大容則擯

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鄭注亦以擯釋賓與此經可互證擯作賓者用借字也詳

大宗伯疏又觀禮郊勞注說諸侯入王先鄭注云入王朝於王也此王事亦謂入王之事詳彼
疏引詩云莫敢不來王者商頌殷武篇文鄭彼箋云世見曰王又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者毛居正
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寫誤作孟子案毛校是也孔繼汾
黃丕烈說同今所傳孟子外書四篇其孝經篇有此語蓋即采此注偽
作不足據左傳義詳小行人疏引此二者證諸侯朝王謂之王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

侯之禮 詔相左右 疏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
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莊存與云吉禮則射人詔相之注云詔相左右導助教告其禮也
詔云詔相導左右助勵也說文言部云詔告也此詔相諸侯之禮亦謂左右導助教告其禮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
言則以東 疏 注云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小司徒云大事謂戎事也此謂
帛如享禮 要服以內侯國被兵寇使臣以事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
此官所掌者為大客可知云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也者贊俗字前注及大宗伯注並作摯
常據正各本並誤摯幣亦謂玉帛皮馬之屬以崇敬者所以敬事天子也其邦國相告亦然左哀

七年傳云魯師入邾邾茅夷鴻以東帛乘車自請救於吳是邦國兵寇告急亦用幣之事云受之
以其事入告王也者明諸侯使臣不得親告王必由大行人以達故大行人既受其幣又聽其辭
乃以其來告之事入告於王也左襄二十一年傳云繁盈過於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事亦略
同引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彼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春秋臧孫辰告

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皆是也引之者證彼云有言即此聽
其辭彼云束帛即此受其幣也賈疏云彼雖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引為證也 凡諸

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
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

就脩之鄭司農說設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設聘禮也

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目問聘朝三事大戴記似西漢禮

家誤讀抑或傳寫為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己是小國朝大國己是

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侯皆言相為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

方嶽相聘者是以前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云歲相問也設相聘也者

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

設相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

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三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問朝

再朝而會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孔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

六年再朝也又昭三年傳說晉文襄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國語魯語亦謂先王制諸侯五年一朝

相朝此並謂五年一朝也三者之文列互不合文十五年孔疏為之說云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

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闕大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

疏凡諸侯之邦交者謂侯國君

臣交接往來之事大戴禮記

就脩之鄭司農說設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設聘禮也

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目問聘朝三事大戴記似西漢禮

家誤讀抑或傳寫為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己是小國朝大國己是

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侯皆言相為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

方嶽相聘者是以前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云歲相問也設相聘也者

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

設相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

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三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問朝

再朝而會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孔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

六年再朝也又昭三年傳說晉文襄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國語魯語亦謂先王制諸侯五年一朝

相朝此並謂五年一朝也三者之文列互不合文十五年孔疏為之說云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

所云多後世權時更變之法與此經周公致太平之初制勢固不能盡合而邦交疏數亦自有禮
 酌變通之道必謂非父死子立即不可相朝是亦膠固之論矣注云小聘曰問者賈疏云聘禮
 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大夫卿小聘使大夫也詒讓案聘禮鄭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
 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據鄭說則聘問散文亦通故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聘問也曲禮
 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即所謂小聘也然則問使大夫亦得曰聘矣云中聘也者爾
 雅釋詁文掌客注亦同中者謂中閒開關與中年中歲義異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者賈疏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閒久無事及殷朝者來
 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
 歲之義也案詠玩注意蓋謂殷聘與掌客殷膳義同殷者皆中閒開關之謂自閒歲以上通得謂
 之殷不論年數多少其至數者亦必以閒歲為限耳王制所云則是諸侯聘天子法鄭所不取賈
 井引之非也久無事者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鄭彼注云事謂盟會之屬是也殷朝者及義頗
 難解賈亦無釋竊意鄭蓋謂有殷聘亦有殷朝朝不必限以世凡春秋非新君即位而相朝者皆
 殷朝也此殷聘實含兩義一則中閒久無事而相聘一則中閒遇有小國之君來殷朝者大國君
 不報朝則亦聘以報之故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至大宗伯職殷見曰同殷覲曰視
 鄭彼注云殷猶眾也與此注訓為中異則此注殷朝與彼不相涉也云父死子立曰世者國策秦
 策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案此世相朝與前蕃國世一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限實
 則非繼世亦有相朝之法也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證世相朝之義賈疏云按文元
 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立聘謂已卿往聘他卿來聘已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已
 是小國已往朝大國小國聘焉已是大國使聘小國論讓案左襄元年傳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
 聘也彼據它國來朝聘即位之君言故云小朝大聘此注據即位之君朝聘它國言故云大朝小
 聘與左傳文異而旨同又案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否春秋公羊說云
 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
 未踰年以本尊護不子也又嘉禮引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

非禮也故譏魯宣公又引鄭駁亦謂服閒無王事不得出朝會又左傳文元年孔疏引何休左氏
齊育以為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
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依鄭請說蓋諸侯即位未除喪得使卿出聘不得相朝會是則世相
朝必俟三年喪畢也又左傳文十五年疏云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為賓或彼
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鄭子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是彼
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是彼
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儀行為
天子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儀行為
天子故曰朝聘之禮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
之益脩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
德以尊天子鄭蓋兼取彼二文穀梁隱十一年傳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
天子也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注度尊天子書劍禮儀部引白
虎通云諸侯相聘為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遠鄰國也往朝聘之問天子無恙注度得無變
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也義並略同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朝聘必先就
有道之國而與脩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之事也云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
禮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昭公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
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
差遠耳禮則同故引為證也案據賈引服說與鄭此注同杜注訓殷為盛與鄭服異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